

刊新作劇

品小京東

著士女隱廬

行印局書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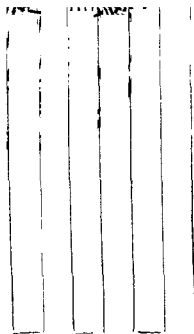
母教

售價 0.60

創 作 新 刊

東 京 小 品

廬 隱 女 士 遺 著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付排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版



東京小品
實價肆角伍分

作者 廬隱女士遺著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貴陽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北新書局

代 序

憶 廬 隱

回憶是件多麼神祕的事！我每想一手將它掩去，說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又何必作繭自縛，抓着已逝生命的片段拚命的回想，發癡的細嚼，而得着的只是一陣緊壓，一股辛酸，和一腔熱淚，但它却像巨靈般的閃到我的頭上，陰影立刻罩着我，使我想逃也不能；於是人生的悲劇一幕幕的映在我眼前了。

廬隱！廬隱！誰又能料到，料到這陡然的天災使我們生死契闊了呢？這一切這一切使我何能相信，何能相信是人生應演的一幕，是你我結合的歸宿呢？我振起精神，咬着牙說這並非上帝的意旨，他偉大者決不是這樣安排的，但我縱對自己說了千萬遍，而我的隱又到那裏去了呢？這悲哀使我相信，因為太令人痛心了；却又使我懷疑，因為好像是不應當有的。就在這若信若疑，若有若無，若生若死中，我流淚，有時連淚都無法流，祇得臆造一座天堂，指着說這便是她去了的地方。我真不知從清晨到黃昏想了些什麼。有人說我瘋了，但我不承認；因為如果我真瘋了，又怎能這樣晝夜不停呆呆的傷心，明知這是亘古難挽的劫難，終身洗不掉的傷痕。如果說我不曾瘋，那似乎又不

對；因我確失了常態，變成另一人了。這一切這一切除了我自己知道，旁人那能體會得萬一。廬隱！廬隱！我多叫你幾聲，祇叫出了我的酸淚，此外是已往的回憶一齊兜上心頭。我在這世上抖顫的立着，坐着睡着，任憑朋友的安慰，自己的狂放，終擺不掉這毒蛇似的一螫。

幻想是不可靠的，理想更是曇花一現，我們原來是要互相提攜共同走盡這淒慘荒涼的人生之道，我們本未料到死神這般早臨，它一掌推翻我們心心相印的希冀，一脚踢碎我們美麗的夢境。唉！我們太會幻想白晝做夢了，所以這打擊令人傷心得厲害。不過假若我們沒有豐富的幻想，我們這幾年來的甜蜜從今早已幻滅，就靠這點過份的希

冀，我們才嘗到人生的意味。這次的厄難，我這脆弱的心頭擔受不起，但也得勉強撐捋下來，同時你臨終時的一顆多感的心自然使得我這次的永訣更是無窮的淒涼無限的傷心。

去了！去了！你永遠去了！一切美麗的生活，高超的企盼都如晚霞般的去了！去了！果真去了，留下這個易於感傷徬徨無歸的我和失了母愛一在天南一在地北的兩女。啊，廬隱！你何嘗就願這樣去的，你如真有靈，也必是個淒慘的鬼，半夜裏在荒郊和着森冷的晚風長嘯吐出你的哀音。

前幾日，在北地的女兒來信，勸我不必再想念你了；我感謝她體貼我的好意，但不禁哽咽起來，她又問我近來好否；我回答她說我們

除了戀想那位慈悲的母親，那一個不是好的？啊，這種滋味，恐怕你這飽經憂患深知愁味的廬隱也未必能體會出來。

生與死原來祇是一線之差，在這一點差別裏，我們就感到嚴重的心情，在這兩大界域間芸芸衆生過着熙攘的生活。我也是衆生之一，如一隻小蟲早晨從地隙裏爬出，當正午人們忙着工作時，我也忙着我的生活，等夕陽斜照樹梢，我又鑽進地隙裏，孤另另的將疲勞的四肢長躺在冷硬的土上，蘇了口氣，細細回味自己的遭遇。這槁木死灰的生命早知其必有幻化的一天，然而一想到自己的責任和你在病中的叮嚀，我又丟不掉這點殘生，仍在人叢中蠢動。

我的生活弄成了一條狹道，漆黑黑無光亮，我順着它走去，走到

更遠的地方，遠到人跡罕至。這種生的壓迫好似有千鈞之重，古人說久生之苦，確非虛語！人固然畏死，但久生亦何有樂趣。我的隱，我就此把這口氣斷了，飄入黑沉沉的世界，與你暢談此次變故的經過使你得到些安慰，好不好？但上帝不要我死，偏偏保着我這口氣。我便想到他爲何定要你去，但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想起楊駱白 (Robert Young) 說的一句話：「上帝所愛的人都死得早，」心中這才寬舒了些。

深夜，秋風在窗邊呻吟。寒蛩在階前嘆息，你的影子悄然而來；當我顧到世俗的希望時，你的影子又悄然而去了。我反復思索，不信你就這樣完了，因爲你來世間，來得匆匆，去也匆匆。曼殊大師所謂「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盡時花已空，」而今我更知其中滋味，不時反

復吟詠。

夢中我曾一度在天堂裏看見你，你仍對我溫存，只不如昔日那般世俗。原來你已渡過了人間，超越了塵寰，給我以永恆的偉大和不朽的生命。永恆的偉大！不朽的生命！呵，這些又是幻影，你們別再來誘惑我，使我感到幻滅的惆悵辛酸的難過。

廬隱！我的確有些矛盾了，一面儘沉溺在過去的傷感中，一面又感到已往的甜蜜——這不得不說是回憶這魔鬼的法術，使我一陣冷一陣熱，終日在昏沉裏過去；使我忽而悲從中來，忽而如未經世故的孩子狂笑起來。的確這是反常，這是神經變態，這是世紀末的象徵。我是一個狂人，狂到任何事物都得嘗點滋味；於是我的生活變成奔放

的，而這生命的小船在狂風暴雨中失去了它的舵，它的帆，東飄西蕩，隨波逐流，誰能預料它將碰着什麼樣的礁不？——沉淪，沉淪海底，永無復生之日，去聽海吼，看青葱的荇藻，與白骨沙礫爲伍。

這是你給我的生活，給我的結束，不論你本心是否如此，但這是實情，不論你與世脫離的一瞬間如何勸我努力——這種努力正如醉漢揮着拳頭與空虛鬥武。我埋頭努力，埋頭揮拳，自以爲得着滿懷的戰勝品，其實等我抬頭一看，毫無所獲。你勸我努力，隱，這勸法可以蒙蔽一般高傲的聰明人，於我却不適合。難道你不知我對生命的真相和人間的事業的見解嗎？難道你怕我過於憂傷，而用這「努力」兩字將我的全部希望寄託着這樣消磨了我的一生嗎？難道你會深知努力的結

果，也想使我得到同樣的收穫嗎？這些這些我全懷疑，欺人的大言，騙不了我。

不能努力，就這句話！你縱說得如何動聽如何眩爛，但我這雙又大又圓的眼睛直望透一切的後背，顯出逼真的現象，廬隱，你當我是個世上虛榮所能動心的人嗎？不過我何嘗不知你的用意，無奈我的寄託是在我倆共同的精神上，這精神一旦渙散，我的一切也渙散了，還有什麼能維繫我的興趣呢？

回憶不斷的襲來。我想到我倆的初識，北方的春天，如荼如火的風光，樹枝上成纒的紅和紫，鳥鳴嚶嚶。呵，真夠留戀了。更有那西山景色，北海的微波，圓明的古蹟，頤和的水榭。黃昏池畔絮語，

深夜促膝談心；明月下攜手共徘徊，高崗上仰臥細數那數不盡的星。何況我顛沛流離，憂患頻仍，寄居寓所，病中懨懨一息，你那顆拂照溫暖的心，熱烘烘貼着我的疆體。這瞬間的追憶不時掠過我的心上，如利刃般將我割成無數的塊。

難忘的是蓬萊的秋色，翠微的山峯，森森的松柏，一流澗水環繞我們的茅廬，院中的桂花吐出醉人的芳馨，蓆地上成堆的書卷，我們痛吟古人的名作，細談我們的情書，明窗淨几，各自抒寫心胸，發為燦爛的文章。夜深矣，一輪明月當空，我吟出「冷月葬詩魂」的句子，你當時說我在人間過於纖巧，也許不是壽徵，生怕永別。你便偎着我的腮說「你滿意我不？」我不會明白答覆，只說我遙想故國，感到惆

恨。唉，廬隱，你怕我的詩魂將葬於冷月中，而今我則依然，你呢，却已變爲異物了。

你記得西子湖畔的情景，那些快意的散步，酒家的沉醉，輕舟溜過殘橋，靈隱的鐘聲，玉泉的觀魚，九溪的跋涉，十八澗的迂曲。你更記得我們的窮困，幾至食不飽衣不煖，然而我們未曾詛咒生命，甘願度這種精神愉快的日子。嚴冬的大雪，紛紛飄下，一切都在冷靜中，湖上遊人寥落，黛色的山峯被濃霧所遮，但我們破陋的屋內有的是春光。爐裏添了煤，熊熊的火焰照着我倆的臉，顯出沉默的微笑。

海上的繁華打不破我們的美夢。外界勢力愈大，我們的精神愈團結。這時你的生活確很忙，我也很忙；我們沒有以前那樣瀟灑。這三

年來有的是甜有的是苦，有的是無味有的是刺激；可是我們心裏有一盞愛的明燈，任狂風怒號；這盞燈是不滅的。

誰說不滅？而今它自己滅了！一個極平常的病使你竟至不起。

唉，我的隱，你竟至不起，不回頭的扔下了我們。當你那夜略感痛時，我正在書齋裏爲生活而忙，心雖亂如麻，但只要你的痛稍殺，我又閉上門獨自去工作了。這夜我在樓下蜷臥在一張沙發上，時時聽到樓上你發出的呻吟，我馬上起來，顛着脚尖走到你的門邊窺看動靜。站了一晌，等你稍安後，我又到樓下蜷臥着。這樣一夜不曾瞌上眼，天亮了，我走到你的床沿，問你好些了嗎？你點點頭，那種蒼白的臉色使我難過，只好坐下來安慰你。可是三四小時後，你的痛有加無

已，在昏忙中我答應你的要求，囑醫生施了一下手術，以爲這樣就平安無事了，誰知滔天大禍卽在眼前？

此後四個整夜我不斷被你的呻吟攪得睡不着，眼看天上發黑，跟着夜闌人靜，不久聽見路人的足音，看見東方湧上朝陽。我雖刻刻守候着，無奈你的病狀日重一日，在一個黃昏，我決意另尋良醫。從醫生的眼睛裏我看見一個黑影逼近我，但我仍抱一綫希望，將你送到他的醫院去。在診察的時間，他表示驚駭和無能爲力的神態，後來說你的子宮破了。我的兩腿一軟，再也站不起。我的眼裏湧出淚來，央求他爲你設法，他說非開刀不可，并且百分之九十五是無望的。

慌忙中我們將你送到另一醫院，當你躺在手術室的床上，我牽着

大的女兒寶寶輕輕走到你身邊，各人和你吻了一下，我再也忍不住這一股淚了，立刻轉身，生怕你看出我臉上的絕望。離開手術室，我和寶寶坐在底層樓客廳的沙發上，我渾身發抖，為你禱告，我問寶寶信不信上帝，她回答說信。我又問她：「像媽媽這種人上帝是不是愛的？是不是賜福的？是不是應當早死的，寶寶？」

大約經過兩小時，壁上的鐘正指着半夜兩點，我聽見樓梯上有腳步聲，便衝上前去探問消息。那幾位施手術的醫生說幸而不曾就這樣斷了氣。這真是個好消息，使我發狂。我到病房去看你，你向我略略表示認識的神氣，看見你太衰弱太昏迷了，我便溜到樓下去，又緊緊的抱着寶寶。但你那清脆的「我要喝水」的呼聲繼續傳到我耳裏，真是

摧傷了我的心肝啊！

最後我願將我的血獻給你，但醫生說我的神經有些變態，護士說我每隔數分鐘就問你有無寒熱，這些全表示我已不能自主了。於是出高價尋了個女人將她的血注射進你的病體，果然大有起色，但在一個美麗的春天早晨，你要看你的兩個女兒，我知不妙，我們的緣分似乎已到了止境。我仍極力鎮靜的安慰你，又替你講人生的意義這類大題目，希望你心裏舒適些，縱然死，也死的比較和平。

你的氣喘使我難過到了極點，我跪在床頭又爲你虔心祈禱，我的淚無從壓抑，只好立起來走到窗邊向外呆望，幻想一位羽衣翩跹的道士飄然而來，從囊中探出一粒丸藥投在你的嘴裏給了你一份新生命，

驀然間，我聽見「唯建，你在看什麼？」的聲音，我回答「看窗外的景色。」話還不曾說完，喉嚨已感梗塞，便借故有事要出去。不久你又叫護士要我進屋——呵，這真是最後一面了。你嘆氣時，雙臂抱着我的頸子，一面抽氣：一面說道，「寶寶，你好好跟着李先生——以後不再叫李先生，應當叫爸爸！因因，你長大大好好孝順父親！唯建，我們的緣份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帶走？」天哪！這就是永別了嗎？

唉，廬隱，我的印象你帶走了；我呢，何嘗沒有把你的聲音，容貌和靈魂珍藏在心裏。用宗教儀式和心情，將你靜靜的放在地下，在墳前我想以後還是出家罷，便倒在碑前流我未盡的淚。曼殊大師的

「袈裟和淚伏碑前」似乎正爲我寫的啊！

你悄悄的躺在地下，頭下有白楊蕭蕭，碑旁有蟲聲啾啾，這是死還是睡？或是化成一顆露珠，一隻飛螢？但無論你變作什麼，我總相信你有永生。廬隱，你知愁腸百轉中的我實在無力支持，請從天上灑下一點生之勇氣，只要我還在，能保着這副靈魂，這副靈魂未散，仍有一種感情，一縷心思，在這感情與心思中我永遠記着你。

我的話說不完，我的心變成一流小溪，潺潺不息的往東流着，等到流入大海，它就要沉默了，正如你會說過，「沉默比什麼都偉大，」在此沉默中我們互相契合。

日月星辰照耀着，春夏秋冬轉遞着，我望着時間發癡，於無可奈

何中收住我這哀音罷。

李唯建。十月廿六日上海

目次

代序……………一

第一輯 小品

東京小品

- 一 咖啡店……………一
- 二 廟會……………七
- 三 鄰居……………一五
- 四 沐浴……………二三
- 五 櫻花樹頭……………二九
- 六 那個怯弱的女人……………四五

七 柳島之一瞥	七一
八 井之頭公園	六四
九 烈士夫人	九〇
異國秋思	二七
給我的小鳥兒們	二五
第二輯 小說	
秋光中的西湖	二五
跳舞場歸來	二七
人生的夢的一幕	二七
水災	二八

飄泊的女兒	一九七
擱淺的人們	二二一
補襪子	二三五

第三輯 雜文

丁玲之死	二三一
災還不夠	二三五
屈伸自如	二三九
監守自盜	二四三
愧	二四七

夏的歌頌	二五一
戀愛不是遊戲	二五五
花瓶時代	二五九
我願秋常駐人間	二六三
男人和女人	二六七
代三百萬災民請命	二七一
今後婦女的出路	二七五
著作家應有的修養	二八一
吹牛的妙用	二九三

東京小品

一 咖啡店

橙黃色的火雲包籠着繁鬧的東京市，烈炎飛騰似的太陽，從早晨到黃昏，一直光顧着我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經，彷彿是林叢裏的飛螢；喜歡憂鬱的青蔥，怕那太厲害的陽光，只要太陽來統領了世界，我就變成了冬令的蟄蟲，了無生氣。這時只有煩躁疲弱無聊佔據了我的全意識界；永不見如春波般的靈感蕩漾，……呵！壓迫下的呻

吟，不時打破木然的沉悶。

有時勉強振作，拿一本小說在地蓆上睡下，打算潛心讀兩行，但是看不到幾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的合攏了。這樣昏昏沉沉挨到黃昏，太陽似乎已經使盡了威風，漸漸的偃旗息鼓回去，海風也湊趣般吹了來，我的麻木的靈魂，陡然驚覺了，『呵！好一個苦悶的時間，好像換過了一個世紀！』在自嘆自傷的聲音裏，我從地蓆上爬了起來，走到樓下自來水管前，把頭臉用冷水沖洗以後，一層遮住心靈的雲霧遂向蒼茫的暮色飛去，眼前現出鮮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閉的雲海也慢慢掀起波浪，於是過去的印象，和未來的幻影，便一種種的在心幕上開映起來。

忽然一陣非常刺耳的東洋音樂不住的送來耳邊，使聽神經起了一陣痙攣。唉！這是多麼奇異的音調，不像幽谷裏多靈韻的風聲，不像叢林裏清脆婉轉的鳴鳥之聲，也不像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聲……而只是爲衣食而奮鬥的勞苦掙扎之聲。雖然有時聲帶顫動得非常婉妙，使街上的行人不知不覺停止了脚步，但這只是好奇，也許還含着些不自然的壓迫，發出無告的呻吟，使那些久受生之困厄的人們同樣的嘆息。

這奇異的聲音正是從我隔壁的咖啡店裏一個粉面朱唇的女郎櫻口裏發出來的。那所咖啡店是一座狹小的日本式樓房改造成的，在三四天以前！我就看見一張紅紙的廣告貼在牆上，上面寫着本咖啡店

擇日開張，從那天起，有時看見泥水匠人來洗刷門面，幾個年青精壯的男人佈置壁飾和桌椅，一直忙到今天早晨，果然開張了。當我才起來，推開玻璃窗向下看的時候，就見這所咖啡店的門口，兩旁放着兩張紅白夾色紙糊的三角架子，上面各支着一個滿綴紙花的華麗的花圈，在門楣上斜插着一枝姿勢活潑鮮紅色的楓樹，沿牆根列着幾種松柏和桂花的盆栽，右邊臨街的窗子垂着淡紅色的窗帘，襯着那深咖啡色的牆，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鮮明豔麗。

在那兩個花圈的下端，各綴着一張彩色的廣告紙，上面除寫着本店即日開張，歡迎主顧以外，還有一條寫着『本店用女招待』字樣，——我看到這裏，不禁回想到西長安街一帶的飯館門口那些紅綠紙寫

的僱用女招待的廣告了。呵！原來東方的女兒都有招徠主顧的神通！

我正出神的想着，忽聽見叮叮噹噹的響聲，不免尋聲看去，只見街心有兩個年青的日本男人，身上披着紅紅綠綠彷彿袈裟式的半臂，頭上頂着像是涼傘似的一個圓東西，手裏拿着鏡鉞；像戲臺上的小丑一般，在街心連敲帶唱，扭扭捏捏，怪樣難描，原來這就是活動的廣告。

他們雖然這樣辛苦經營，然而從清晨到中午還不見一個顧客光臨，門前除却他們自己作出熱鬧聲外，其餘依然是冷清清的。

黃昏到了，美麗的陽光斜映在咖啡店的牆隅，淡紅色的窗帘被晚涼的海風吹得飄了起來，隱約可見房裏有三個年青的女人盤膝跪在地

席上，對着一面大菱花鏡，細細的擦臉，塗粉，畫眉，點胭脂，然後袒開前胸，又厚厚的塗了一層白粉，遠遠看過去真是『膚如凝脂，頰如蟾蜍』，然而近看時就不免有石灰牆和泥塑美人之感了。其中有一個是梳着兩條辮子的，比較最年輕也最漂亮，在打扮頭臉之後，換了一身藕合色的衣服，腰裏拴一條橙黃色白花的腰帶，背上駝着一個包袱似的東西，然後款擺着柳條似的腰肢，慢慢下樓來，站在咖啡店門口，向着來往的行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施其外交手段。果然沒有經過多久，就進去兩個穿和服木屐的男人。從此冷清清的咖啡店裏驟然笙簫並奏，笑語雜作起來。有時那個穿藕合色衣服的鶯兒唱着時髦的愛情曲兒，燈紅酒綠，直鬧到深夜兀自不散。而我呢，一

雙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簡直分不開來，也顧不得看個水落石出。總而言之，想錢的錢到手，賞心的開了心，圓滿因果，如是而已，只應合十念一聲『善哉！』好了，何必神經過敏，發些牢騷，自討苦趣呢！

二 廟會

正是秋雨之後，天空的雨點雖然停了，而陰雲兀自密佈太虛。夜晚時的西方的天，被東京市內的萬家燈火照得起了一層烏灰的絳紅色。晚飯後，我們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這時地上的雨水還不曾乾，我們各人都換上破舊的皮鞋，拿着雨傘，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聳入雲的松林裏。林木中間有一座土地廟，平常

時都是很清靜的閉着山門，今夜却見廟門大開，門口掛着兩盞大紙燈籠。上面寫着幾個藍色的字——天主社，——廟裏面燈火照耀如同白晝，正殿上搭起一個簡單的戲台，有幾個戴着假面具穿着彩衣的男人

那面具有的像龜精鼈怪，有的像判官小鬼，大約有四五個人，忽坐忽立，指手畫脚的在那裏扮演，可惜我們語言不通，始終不明白他們演的是什麼戲文。看來看去，總感不到什麼趣味，於是又到別處去隨喜。在一間日本式的房子前，圍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柵欄，裏面設着個神龕，供奉的大約就是土地爺了。可是我找了許久，也沒找見土地爺的法身，只有一個圓形銅製的牌子懸在中間，那上面似乎還刻着幾個字，離得遠，我也認不出是否寫着本土土地神位，——反正是

一位神明的象徵罷了。在那佛龕前面正中的地方懸着一個旛旗似的東西，飄帶低低下垂。我們正在仔細揣摩賞鑑的時候，只見一位年紀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到神龕面前，將那旛旗似的飄帶用力扯動，使那上面的銅鈴發出零丁之聲，然後從錢袋裏掏出一個銅錢——不知是十錢的還是五錢的，只見他便向佛龕內一甩，頓時發出鏗鏘的聲響，他合掌向神前三擊之後，閉眼凝神，躬身膜拜，約過一分鐘，又合掌連擊三聲，這才慢步離開神龕，心安意得的走去了。

自從這位老者走後，接二連三來了許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還有尚在娘懷抱裏的嬰孩也跟着母親向神前祈禱求福，凡來頂禮的人都向佛龕中捨錢佈施。還有一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女人，身上

穿着白色的圍裙，手中捧着一個木質的飯屨，滿滿裝着白米，向神座前貢獻。禮畢，那位道袍禿頂的執事僧將飯屨接過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滿面欣慰的退出。

我們看了這些善男信女禮佛的神氣，不由得也滿心緊張起來，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們的權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羣，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山開路，見廟燒香，便可獲福無窮了。不然，自己勞苦得來的銀錢柴米，怎麼便肯輕易雙手奉給僧道享受呢？神祕的宇宙！不可解釋的人心！

我正在發呆思量的時候，不提防同來的建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聲，出竅的魂靈兒這才復了原位，我便問道：『怎麼？』

建含笑道：『你在想什麼？好像進了夢境，莫非神經病發作了嗎？』我被他說得也好笑起來，便一同離開神龕到後面去觀光。嚇！那地方更是非常熱鬧，有許多倩裝豔服，然而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裏購買零食的也有，吃冰激凌的也有。其中還有幾個西裝的少女，脚上穿着長統絲襪和皮鞋，——據說這是日本的新女性，也在人叢裏擠來擠去，說不定是來參禮的，還是也和我們一樣來看熱鬧的。總之，這個小小的土地廟裏，在這個時候是包羅萬象的。不過倘使佛有眼睛，瞧見我滿臉狐疑，一定要瞪我幾眼吧。

迷信——具有偉大的威權，尤其是當一個人在倒霉不得意的時候，或者在心靈失却依據徘徊歧路的時候，神明便成人心的主宰了。

我有時也曾經歷過這種無歸宿而想像歸宿的滋味，然而這在我只像電光一瞥，不能堅持久遠的。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童年的時候——我在北平一個教會學校讀書，那一個秋天，正遇着耶穌教徒的復興會，期間是一來復。在這一來復中，每日三次大祈禱，將平日所作虧心欺人的罪惡向耶穌基督懺悔，如是，以前的一切罪惡便從此洗滌盡淨，那怕你是個殺人放火的強盜，只要能悔罪便可得救，雖然是苦了倒霉釘在十字架的耶穌，然而那是上帝的旨意，叫他來捨身救世的，這是耶穌的光榮，人們的福音。——這種無私的教理，當時很能打動我弱小的人心弦，我覺得耶穌太偉大了，而且法力無邊，凡是人類的困苦艱難，只要求

他，便一切都好了。所以當我被他們強迫的跪在禮拜堂裏向上帝祈禱時，我是無情無緒的正要到夢鄉去逛逛，恰巧我們的校長朱老太太顛顛巍巍走到我面前也一同跪下，并且撫着我的肩說：『呵！可憐的小羊，上帝正是我們的牧羊人，你快些到他的面前去罷，他是仁愛的偉大的呵！』我聽了她那熱烈誠摯的聲音，竟莫明其妙的怕起來了，好像受了催眠術，覺得真有這麼一個上帝，在睜着眼睛看我呢，于是我就在那些因懺悔而痛哭的人們的哭聲中流下淚來了。朱老太太更緊緊的把我摟在懷裏說道：『不要傷心，上帝是愛你的。只要你虔心的相信他，他無時無刻不在你的左右……』最後她又問我：『你信上帝嗎？……好像相信我口袋中有一塊手巾嗎？』我簡直不懂這話的意

思，不過這時我的心有些空虛，想到母親因為我太頑皮送我到這個學校來寄宿，自然她是不喜歡我的，倘使有個上帝愛我也不錯，于是就回答道：『朱校長，我願意相信上帝在我旁邊。』她聽了我肯皈依上帝，簡直喜歡得跳了起來，一面笑着，一面擦着眼淚……從此我便成了耶穌教徒了。不過那年以後，我便離開那個學校，起初還是滿心不忘上帝，又過了幾年，我腦中上帝的印象便和童年的天真一同失去了。最後我成了個無神論者了。

但是在今晚這樣熱鬧的廟會中，虔誠信心的善男信女使我不知不覺生出無限的感慨，同時又勾起既往迷信上帝的一段事實，覺得大千世界的無量衆生，都只是些怯弱可憐的不能自造命運的生物罷了。

在我們回來時，路上依然不少往廟會裏去的人，不知不覺又連想到故國的土地廟了，唉！……

三 鄰居

別了，繁華的鬧市！當我們離開我們從前的住室門口的時候，恰是早晨七點鐘。那耀眼的朝陽正照在電車綫上，發出燦爛的金光，使人想像到不可忍受的悶熱。而我們是搭上市外的電車，馳向那屋舍漸稀的郊野去；漸漸看見陂陀起伏的山上，林木蔥蘢，綠影婆娑，叢竹上滿綴着清晨的露珠，兀自向人閃動。一陣陣的野花香撲到臉上來，使人心神爽快。經過三十分鐘，便到我們的目的地。

在許多整飭的矮牆裏，幾株姣豔的玫瑰迎風嫵娜，經過這一帶碧綠的矮牆南折，便看見那一座鬱鬱葱葱的松柏林，穿過樹林，就是那些小巧精潔的日本式的房屋掩映於萬綠叢中。微風吹拂，樹影摩盪，明窗淨几間，帘幔低垂，一種幽深靜默的趣味，頓使人忘記這正是炎威猶存的殘夏呢。

我們沿着鵝卵石纒成的馬路前進，走約百餘步，便見斜刺裏有一條窄窄的草徑，兩旁長滿了紅蓼白荻和狗尾草，草葉上朝露未乾，沾衣皆濕。草底鳴蟲唧唧，清脆可聽。草徑盡頭一帶竹籬，上面攀緣着牽牛蔦蘿，繁花如錦，清香醉人。就在竹籬內，有一所小小精舍，便是我們的新家了。淡黃色木質的牆壁門窗和米黃色的地蓆，都是織塵

不染。我們將很簡單的傢具稍稍佈置以後，便很安然的坐下談天。似乎一個月以來奔波匆忙的心身，此刻才算是安定了。

但我們是怎麼的沒有受過操持家務的訓練呵！雖是一個很簡單的廚房，而在我這一切生疏的人看來，真夠嚴重了。怎樣煮飯——一碗米應放多少水，煮肉應當放些什麼澆料呵！一切都不懂，只好憑想像力一件件的去嘗試。這其中最大的難題是到後院井邊去提水，老大的鉛桶，滿滿一桶水真夠累人的。我正在提着那亮晶晶發光的水桶不知所措的時候，忽見鄰院門口走來一個身軀胖大，滿面和氣的日本女人，——那正是我們頭一次拜訪的鄰居胖太太——我們不知道她姓什麼，可是我們贈送她這個綽號，總是很合式的吧。

她走到我們面前，向我們咕哩咕嚕說了幾句日本話，我們是又聾又啞的外國人，簡直一句也不懂，只有瞪着眼向她呆笑。後來她接過我手裏的水桶，到井邊滿滿的汲了一桶水，放在我們的新廚房裏。她看見我們那些新買來的鍋呀、碗呀、上面都微微沾了一點灰塵，她便自動的替我們一件一件洗乾淨了，又一件件安置得妥妥貼貼，然後她鞠着躬說聲サセラナラ（再見）走了。

據說這位和氣的鄰居，對中國人特別有感情，她曾經幫中國人作過六七年的事，并且，她曾嫁過一個中國男人，……不過人們談到她的歷史的時候，都帶着一種猜度的神氣，自然這似乎是一個比較神祕的人兒呢，但無論如何，她是我們的好鄰居呵！

她自從認識我們以後，沒事便時常過來串門。她來的時候，多半是先到廚房，遇見一堆用過的鍋碗放在地板上，或水桶裏的水完了，她就不用吩咐的替我們洗碗打水。有時她還拿着些泡菜，辣椒粉之類零星物件送給我們。這種出乎我們意外的熱誠，不禁使我有些赧然。

當我沒有到日本以前，在天津大阪公司買船票時，爲了一張八扣的優待券，——那是由北平日本公使館發出來的，——同那個留着

小鬍子的賣票員搗了許久的麻煩。最後還是拏到天津日本領事館的公函，他們這才照辦了。而買票後找錢的時候，只不過一角錢，那位含着狡獪面像的賣票員竟讓我們等了半點多鐘。當時我曾賭氣犧牲這一角錢，頭也不回的離開那裏。他們這才似乎有些過不去，連忙喊住我

們，從桌子的抽屜裏拿出一角錢給我們。這樣尖酸刻薄的行爲，無處不表現島國細民的小氣。真給我一個永世不會忘記的壞印象。

及至我們上了長城丸（日本船名）時，那兩個日本茶房也似乎帶着些欺侮人的神氣。比如開飯的時候，他們總先給日本人開，然後才輪到中國人。至於那些同渡的日本人，有幾個男人嘴臉之間時時表現着夜郎自大的氣概，——自然也由於我國人太不爭氣的緣故。——那些日本女人呢，個個對於男人低首下心，柔順如一隻小羊。這雖然惹不起我們對她們的憤慨，却使我們有些傷心，『世界上最沒有个性的女性呵，你們爲什麼情願作男子的奴隸和傀儡呢！』我不禁大聲的喊着，可惜她們不懂我的話，大約以爲我是個瘋子吧。

總之我對於日本人從來沒有好感，豺狼虎豹怎樣凶狠惡毒，你們是想像得出來的，而我也同樣的想像那些日本人呢。

但是不久我便到了東京，並且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了。我就覺得我太沒出息——心眼兒太窄狹，日本人——在我們中國橫行的日本人，當然有些可恨，然而在東京我曾遇見過極和藹忠誠的日本人，他們對我們客氣，有禮貌，而且極熱心的幫忙，的確的，他們對待一個異國人，實在比我們更有理智更富於同情些。至於作生意的人，無論大小買賣，都是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現在又遇到我們的鄰居胖太太，那種慈和忠實的行為，更使我慚愧我的小心眼了。

我們的可愛的鄰居，每天當我們煮飯的時候，她就出現在我們的

廚房門口。

『奧サン（太太）要水嗎？』柔和而熟習的聲音每次都激動我對她的感愧。她是怎樣無私的人兒呢！有一天晚上，我從街上回來，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綢衫，因為時間已晏，忙着煮飯，也顧不得換衣服，同時又怕弄髒了綢衫，我就找了一塊白包袱權作圍裙，胡亂的紮在身上，當然這是有些不舒服的。正在這時候，我們的鄰居來了。她見了我這種怪樣，連忙跑到她自己房裏，拿出一件她穿着過於窄小的白圍裙送給我，她說：『我現在胖了，不能穿這圍裙，送給你很好。』她說時，就親自替我穿上，前後端詳了一陣，含笑學着中國話道：『很好！很好！』

她胖大的身影，穿過遮住前面房屋的樹叢，漸漸的看不見了。而我手裏拿着炒菜的灼子，竟怔怔的如同失了魂。唉！我接受了她的禮物，竟忘記向她道謝，只因我接受了她的比衣服更可寶貴的仁愛，將我驚嚇住了；我深自懺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類除了一部分爲利慾所沈溺的以外，都有着豐富的同情和純潔的友誼，人類的大部分畢竟是可愛的呵！

我們的鄰居，她再也想不到她在一些瑣碎的小事中給了我偌大的啓示吧。願以我的至誠向她祝福！

四 沐浴

說到人，有時真是個怪神祕的動物，總喜歡遮遮掩掩，不大願意露真相；尤其是女人，無時無刻不戴假面具，不管老少肥瘠，臉上需要脂粉的塗抹，身上需要衣服的裝扮，所以要想賞鑑人體美，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藝術團體，因為畫圖需要模特兒，不但要化錢，而且還找不到好的，——多半是些貧窮的婦女，看白花花的洋錢面上，才不惜向人間現示色相，而她們那種不自然的姿勢和被物質壓迫的苦相，常常給看的人一種惡感，什麼人體美，簡直是怪肉麻的醜像。

至於那些上流社會的小姐太太們，若是要想從她們裏面發見人體美，只有從細紗軟綢中隱約的曲綫裏去想像了。在西洋有時還可以

看見半裸體的舞女，然而那個也還有些人工的裝點，說不上赤裸裸的。至於我們禮教森嚴的中國，那就更不用提了。明明是曲綫豐富的女人身體，而束腰紮胸，把個人弄得成了泥塑木雕的偶像了。所以我從來也不曾夢想賞鑑各式各樣的人體美。

但是，當我來到東京的第二天，那是正是炎熱的盛夏，全身被汗水沸濕，加之在船上悶上好幾天，這時要是不洗澡，簡直不能忍受下去。然而說到洗澡，不由得我蹙起雙眉，爲難起來。

洗澡，本是平常已極的事情，何至於如此嚴重？然而日本人的習慣有些別致。男人女人對於身體的祕密性簡直沒有。在大街上，可以看見穿着極薄極短的衫褲的男人和赤足的女人。有時從玻璃窗內可以

看見赤身露體的女人，若無其事似的，向街上過路的人們注視。

他們的洗澡堂，男女都在一處，雖然當中有一堵板壁隔斷了，然而許多女人脫得赤條條的在一個湯池裏沐浴，這在我却真是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的經驗。這不能算不是一個大難關吧。

『去洗澡吧，天氣真熱！』我首先焦急着這麼提議。好吧，拿了澡布，大家預備走的時候，我不得又躊躇起來。

『呵，陳先生，難道日本就沒有單間的洗澡房嗎？』我向領導我們的陳先生問了。

『有，可是必須到大旅館去開個房間，那裏有西式盆湯，不過每次總要三四元呢。』

『三四元！』我驚奇的喊着，『這除非是資本家，我們那裏洗得起。算了，還是去洗公共浴吧。』

陳先生在我決定去向以後，便用安慰似的口吻向我道：『不要緊的，我們初來時也覺着不慣，現在也好了。而且非常便宜，每人只用五分錢。』

我們一路談着，沒有多遠就到了。他們進了左邊門的男湯池去。我呢，也只得推開女湯池這邊的門，呵，真是奇觀，十幾個女人，都是絲不掛的在屋裏。我一面脫鞋，一面躊躇，但是既到了這裏，又不能作唐明皇光着眼看楊太真沐浴，只得勉強脫了上身的衣服，然後慢慢的脫襯裙襪子，……先後總費了五分鐘，這才都脫完了。急忙拿

着一塊極大的洗澡手巾，連遮帶掩的跳進溫熱的湯池裏，深深的沈在裏面，只露出一個頭來。差不多泡了一刻鐘，這才出來，找定了一個角落，用肥皂亂擦了一遍，又跳到池子裏洗了洗。就算完事大吉。等到把衣服穿起時，我不禁噓了一口長氣，嚴緊的心脈才漸漸的舒暢了。于是悠然自得的慢慢穿襪子。同時抬眼看着那些浴罷微帶嬌慵的女人們，她們是多麼自然的，對着亮晶晶的壁鏡理髮擦臉，抹粉塗脂，這時候她們依然是一絲不掛，并且她們忽而起立，忽而坐下，忽而一條腿豎起來半跪着，各式各樣的姿勢，無不運用自如。我在旁邊竟得飽覽無餘。這時我覺得人體美有時候真值得歌頌，——那細膩的皮膚，豐美的曲綫，圓潤的足趾，無處不表現着天然的藝術。不過有幾個鷄

皮鶴髮的老太婆，滿身都是癢皺的，那還是披上一件衣服遮醜些。

我一面賞鑑，一面已將襪子穿好，總不好意思再坐着呆着。只得拿了手巾和換下來的衣服，離開這現示女人色相的地方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神經似乎有些興奮，我想到人間種種的束縛，種種的虛偽，據說這些是歷來的聖人給我們的禮賜——尤其嚴重的是男女之大防，然而日本人似乎是个例外。究竟誰是更幸福些呢？

五 櫻花樹頭

春天到了，人人都興高采烈盼望看櫻花，尤其是一个初到日本留學的青年，他們更是渴慕着名聞世界的蓬萊櫻花，那紅豔如天際火

雲，燦爛如黃昏晚霞的色澤真足使人迷戀呢。

在一個黃昏裏，那位丰姿翩翩的青年，抱着書包，懶洋洋的走向寓所，正在門口脫鞋的時候，只見那位房東西川老太婆接了出來行了一叩首的敬禮後便說道：『陳樣（日本對人之尊稱）回來了，樓上有位客人在等候你呢！』那位青年陳樣應了一聲，便匆匆跑上樓去，果見有一人坐在矮几旁翻東方雜誌呢，聽見陳樣的脚步聲便回過頭叫道：

『老陳！今天回來得怎麼這樣晚呀？』

『老張，你幾時來的？我今天因為和一個朋友打了兩盤球，所以回來遲些。有什麼事？我們有好久不見了。』

那位老張是個矮胖子，說話有點土腔，他用勁的說道：

『沒有……什麼大事，……只是……現在天氣很，——好！櫻花有的都開了，昨天一个日本朋友——提起來，你大概也認得——就是長澤一郎，他家裏有兩棵大櫻花已開得很好……他請我們明天一早到他家裏去看花，你去不？』

『哦，這麼一回事呀！那當然奉陪。』

老張跟着又嘻嘻笑道：『他家還有……很好看的漂亮姑娘呢！』

『你這個東西，真太不正經了，』老陳說。

『怎麼太不正經呀！』老張滿臉正色的說。

『得了！得了！那是人家的女眷，你開什麼玩笑，不怕長澤一郎惱你！』老陳又說。

老張露着輕薄的神色笑道：

『日本的女兒，生來就是替男人開……心的呀！在他們德川時代，那一個將軍不是把酒與女人看成兩件消遣品呢？你不要發癡了，要想替日本女人樹貞節坊，那真是太開玩笑了！』

老陳一面蹙眉一面搖頭道：『咳！這是怎麼說，老張簡直愈變愈下流了……正經的說吧，明天我們怎麼樣去法？』

老張眯着眼想了想道：『明早七點鐘我來找你同去好了。』

『好吧！』老陳道：『你今天在這裏吃晚飯吧！』

『不！』老張站起來說：『我還要……看一個朋友，……不打攪你了，明天會吧？』

『明天會！』老陳把老張送到門口回來，吃了晚飯，看了幾頁書，又寫了兩封家信就去睡了。

第二天七點鐘時，老張果然跑來了。他們穿好衣服便一同到長澤一郎家裏去，走到門口已看見兩棵大櫻花樹，高出牆頭，那上面花蕊異常稠密，現在只開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經很動人了。他們敲了兩下門，長澤一郎已迎了出來，請他們在一間六鋪蓆的客堂裏坐下。不久，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女郎托着一個花漆的茶盤裏面放着三盞新茶，中間還有一把細磁的小巧茶壺放在他們圍坐着的那張小矮几上，一面恭恭敬敬的說了一聲『諸位請用茶。』那聲音嬌柔極了，不禁使老陳擡起頭來，只見那女孩頭上盤着鬆鬆的墜馬髻，一張長圓形的臉上，安

置着一個端正小巧的鼻子，鼻樑兩旁一雙日本人特有的水秀細長的眼睛，兩片如花瓣的唇含着馴良的微笑——老陳心裏暗暗的想道：『這個女孩倒不錯，只因初次見面不好意思有什麼表示。但是老張却張大了眼睛，看着那女孩嘻嘻的笑道：『呵！這位貴孀的相貌真漂亮！』

長澤一郎道：『多謝張樣誇獎，這是我的小舍妹，今年才十四歲，年紀還小呢，她還有一個阿姊比她大四歲……』長澤一郎得意揚揚的誇說她的妹子，同時又看了陳樣一眼，向老張笑了笑。老張便向他擠眉弄眼的暗傳消息。

長澤一郎敬過茶後便站起來道：『我們可以到外面去看櫻花吧！』他們三个一同到了長澤一郎的小花園裏，那是一個頗小而佈置得

有趣的花園；有玫瑰茶花的小花畦，在花畦旁還有幾塊假山石。長澤一郎同老張走到假山後面去了，這裏只剩下老陳。他站在櫻花樹下，仰着頭向上看時，只聽見一陣推開玻璃窗的聲音，跟着樓窗旁露出一個十八九歲少女的豔影。她身上穿着一件淡綠色大花朵的和服，腰間繫了一根藕合色的帶子，背上背着一個繡花包袱，那面龐兒和適才看見的那個小女孩有些相像，但是比她更豔麗些。有一枝櫻花正伸在玻璃窗旁，那女郎便伸出纖細而白嫩的手摘了一朵半開的櫻花，放在鼻邊嗅了嗅，同時低頭向老陳嫣然一笑。這真使老陳受寵若驚，連忙低下頭裝作沒理會般。但是覺得那一霎那的印象竟一時抹不掉，不由自主的又擡起頭來，而那個撚花微笑的女孩似乎害羞了，別轉頭去

吃吃的笑，這些做作更使老陳靈魂兒飛上半天去了。不過老陳是一個很有操守的青年，而且他去年暑假才同他的愛人結婚，這一個誘惑其勢來得太凶，使老陳不敢兜攬，趕緊懸崖勒馬，離開這小危險的處所，去找老張他們。

走到假山後，正見他們兩人坐在一張長檯上，見他來了，長澤一郎連忙站起來讓坐，一面含笑說道『陳樣看過櫻花了嗎？覺得怎麼樣？』

老陳應道：『果然很美麗，尤其遠看更好，不過沒有梅花香味濃厚。』

『是的，櫻花的好看只在牠那如荼如火的富麗，再過幾天我們可

以到上野公園去看。那裏櫻花非常多，要是都開了，倒很有看頭呢。」長澤一郎非常熱烈的說着。

『那麼很好，那一天先生有工夫，我們再來相約吧。我們打攪了一早晨，現在可要告別了。』

『陳樣事情很忙吧！那麼我們再會吧！』

『再會！』老張老陳說着就離開了長澤一郎家裏。在路上的時候，老張嬉皮笑臉的向老陳說道：

『名花美人兩爭豔，到底是那一個更動心些呢？』老陳被他這一奚落不覺紅了臉道：『你滿嘴裏胡說些什麼？』

『得了！別裝腔吧！適才我們走出門的時候，還看見人家美目流

盼的在送你呢？你念過詞沒有——若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真算是爲你們寫真了。」

老陳急得連頸都紅了道：『你真是無中生有，越說越離奇，我現在還要到圖書館去，沒工夫和你鬥口，改日閑了，再同你慢慢的算帳呢！』

『好吧！改天我也正要和你談談呢，那麼這就分手——好好的當心你的桃花運！』老張狡獪的笑着往另一條路上去了。老陳就到圖書館裏看了兩點多鐘的書，在外面吃過午飯後才回到寓所，正好他的妻子的信到了，他非常高興拆開讀後，便急急的寫回信，寫到正中，忽然間停住筆，早晨那一齣劇景又浮上在心頭，但是最後他只歸罪於老張

的愛開玩笑，一切都只是偶然的值不得什麼。這麼一想，他的心才安定下來，把其餘的半封信續完，又看了些時候的書，就把這天混過去了。第二天是星期一，老早便起來到學校去，走到半路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他到學校去的那條路是要經過長澤一郎的門口的，當他走到長澤一郎家的圍牆時，那兩棵櫻花樹枝在溫暖的春風裏微微向他點頭，似乎在說『早安呵，先生！』這不禁使他站着了。正在這時候，那樓窗上又露出一張熟識的女郎笑靨來，那女郎向他微微點着頭，同時伸手折了一枝盛開的櫻花含笑的扔了下來，正掉在老陳的脚旁，老陳躊躇了一下，便檢了起來說了一聲『謝謝，』又急急的走了。隱隱還聽見女郎關玻璃窗的聲音。老陳一路走一路捉摸，這果真是偶然嗎？但是怎

麼這樣巧，有意嗎？太唐突人了。不過老張曾說過日本女人是特別馴良是特別沒有身分的，也許是有意吧？管她呢，有意也吧，無意也吧，縱使「小姑居處本無郎」，而「使君自有婦」……或者是我神經過敏，那倒冤枉了人家，不過魔由自招，我明天以後換條路走好了。

過了三四天，老張又來找他，一進門便嚷道：

『老陳！你真是紅鸞星照命呵，恭喜恭喜！』

『喂！老張，你真沒來由，我那裏又有什麼紅鸞星照命，你不知道我已經結過婚嗎？』

『自然！你結婚的時候還請我喝過喜酒，我無論如何不會把這件事忘了，可是誰叫你長得這麼漂亮，人家一定要打你的主意，再三央』

告我作个媒，你想我受人之託怎好不忠人之事呢！」

『難道您不會告訴他我已經結過婚了嗎？』老陳焦急的說。

『唉！我怎麼沒說過啊，不過人家說你們中國人有的是三房四妾，結過婚，再結一个又有什麼要緊。只要分開兩處住，不是也很好嗎？』老張說了這一番話，老陳更有些不耐煩了，便道：『老張，您這個人的思想竟是越來越落伍，這個三妻四妾的風氣還應當保持到我們這種時代來嗎？難道你還主張不要愛情的婚姻嗎？你知道愛情是要有專一的美德的啊！』

『老陳，你慢慢的，先別急得臉紅筋暴，作媒只管作，允不允還在你。其實我早就知道這事一定是碰釘子的，不過我要你相信我一向

的話——日本女人是太沒個性，沒身分的，你總以為我刻薄，就拏你這回事說吧，長澤一郎爲什麼要請你看櫻花，就是想叫你和他的妹妹見面。他很知道青年人是最易動情的，所以他讓他妹妹向你賣盡風情，要使這婚事易於成功……』

『哦！原來如此啊！怪道呢！……』

『你現在明白了吧！』老張插言道：『日本人家裏只要有女兒，他便逢人就宣傳這個女兒怎樣漂亮，怎樣賢慧，好像買賣人宣傳他的貨品一樣，惟恐銷不出去。尤其是他們覺得嫁給中國留學生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因爲留學生家裏多半有錢，而且將來回國後很容易得到相當的地位，并且中國女人也比較自由舒服。有了這些優點，他情願把女

兒給中國人作妾，而不願爲本國人的妻。所以留學生不和日本女人發生關係的可以說是很難得，而他們對於女人的貞操又根本沒有這個觀念。日本女人的性的解放在世界上可算首屈一指了，并且和她們發生關係之後，只要不生小孩，你便可以一點責任不負的走開，而那個女孩依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嫁人。其實呢，講到貞操本應男女兩方面共同遵守才公平。如像我們中國人，專責備女人的貞操而男子眠花宿柳養情婦都不足爲怪，倘使那個女孩失去處女的貞潔便終身要爲人所輕視，再休想擡頭，這種殘酷的不平等的習慣當然應當打破。不過像日本女人那樣毫沒有處女神聖的情感和尊嚴，也是太可怕的。嗚！我是來作媒的，誰知道打開話匣子便不知說到那裏去了。怎麼樣，你是

絕對否認的，是不是？」

『當然否認！那還成問題嗎？』

『那麼我的喜酒是喝不成了。好吧，讓我給他一個回話，免得人家盼望着。』

『對了！你快些去吧！』

老張走後，老陳獨自睡在地蓆上看着玻璃窗上靜默的陽光，不禁把這件出乎意料的滑稽劇從頭到尾想了一遍，心頭不免有些不痛快。女權的學說儘管像海潮般湧了起來，其實只是爲人類的歷史裝些好看的幌子，誰曾受到實惠？——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如今還只幽囚在十層的地獄裏呵！難怪社會永遠呈露着畸形的病態了！……

六 那個怯弱的女人。

我們隔壁的那所房子，已經空了六七天了。當我們每天打開窗子曬陽光時，總有意無意的往隔壁看看。有時我們并且討論到未來的鄰居，自然我們希望有中國人來住，似乎可以壯些膽子，同時也熱鬧些。

在一天的下午，我們正坐在窗前讀小說，忽見一個將近三十歲的男子經過我們的窗口，到後邊去找那位古銅色面容而身體胖大的女僕說道：

『哦！大嬸，那所房子每月要多少房租啊？』

『先生！你說是那臨街的第二家嗎？每月十六元。』

『是的，十六元，倒不貴，房主人在這裏住嗎？』

『你看那所有着綠頂白色牆的房子，便是房主人的家；不過他們現在都出去了。讓我引你去看看吧！』

那個男人同着女僕看過以後，便回去了。那女僕經過我們的窗口，我不覺好奇的問道：

『方纔租房子的那個男人是誰？日本人嗎？』

『哦！是中國人，姓柯……他們夫婦兩個……』

『他們已決定搬來嗎？』

『是的，他們明天下午就搬來了。』

我不禁向建微笑道：『是中國人多好呵？真的，從前在國內時，我不覺得中國人可愛，可是到了這裏，我真渴望多看見幾個中國人！……』

『對了！我也有這個感想；不知怎麼的他們那副輕視的狡猾的眼光，使人看了再也不會舒服。』

『但是，建，那個中國人的樣子，也不很可愛呢，尤其是他那撮起的一張嘴唇，和兩頰上的橫肉，使我有點害怕。倘使是那位溫和的陳先生搬來住，又是多麼好！建，我真覺得此地的朋友太少了，是不是？』

『不錯！我們這裏簡直沒有什麼朋友，不過慢慢的自然就會有

的，比如隔壁那家將來一定可以成爲我們的朋友！……」

「建，不知他的太太是那一種人？我希望她和我們談得來。」

「對了！不知道他的太太又是什麼樣子？不過明天下午就可以見到了。」

說到這裏，建依舊用心看他的小說；我呢，只是望着前面綠森森的叢林，幻想這未來的隣居。但是那些太沒有事實的根據了，至終也不會有一個明瞭的模型在我腦子裏。

第二天的下午，他們果然搬來了，汽車夫扛着沉重的箱籠，喘着放在地席上，發出邪許的呼聲。此外還有兩個男人說話和佈置東西的聲音。但是還不會聽見有女人的聲音，我悄悄從竹籬縫裏望過去，

只看見那個姓柯的男人，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絨布襯衫，鼻樑上架了一副羅克式的眼鏡，額前的頭髮蓬蓬的蓋到眼皮，他不時用手往上梳理，那嘴唇依然撇着，兩頰上一道道的橫肉，依然惹人害怕。

『建，奇怪，怎麼他的太太還不來呢？』我轉回房裏對建這樣說。
建正在看書，似乎不很注意我的話，只『哦』了聲道：『還沒來嗎？』

我見建的神氣是不願意我打攪他，便獨自走開了。藉口曬太陽，我便坐到窗口，正對着隔壁那面的竹籬笆。我只怔怔的盼望柯太太快來。不久，居然看見門前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穿着一件紫色地子上面有花條的短旗袍，腳上穿的是一雙黑色高跟皮鞋，剪了髮，向兩邊分梳着。身是很矮小，臉子也長得平常，不過比柯先生要算強

點。他手裏提了一個白花布的包袱，走了進來。她的影子在我眼前掠過去以後，陡然有個很強烈的印象黏在我的腦膜上，一時也抹不掉。

這便是她那雙不自然的腳峯，和她那種移動呆板直槪的步法，彷彿是一個裝着高脚走路的，木硬無生氣。這真夠使人不痛快。同時在她那臉上，近俗而簡單的表情裏，證明她只是一個平凡得可以的女人，很難引起誰對她發生什麼好感，我這時真是非常的掃興！

建，他現在放了書走過來了。他含笑說：

『隱，你在思索什麼？……隔壁的那個女人來了嗎？』

『來是來了，但是呵；……』

『但是怎麼樣？是不是樣子很難惹？還是過分的俗不可耐呢？』

我搖頭應道：『難惹倒不見得，也許還是一個老好人。然而離我的想像太遠了，我相信我永不會喜歡她的。真的！建，你相信嗎？我有一種可以自傲的本領，我能在見任人的第一面時，便已料定那人和我將來的友誼是怎樣的。我舉不出什麼了不起的理由；不過最後事實總可以證明我的直覺是對的。』

建聽了我的話，不回答什麼，只笑笑，仍回到他自己的屋子裏去了。

我的心快快的，有一點思鄉病。我想只要我能回到那些說得來的朋友面前，便滿足了。我不需要更認識什麼新朋友，鄰居與我何干？我再也不願關心這新來的一對，彷彿那房子還是空着呢！

幾天平平安安的日子過去了。大家學能各自滿意。忽然有一天，大約是星期一吧，我因為星期日去看朋友，回來很遲；半夜裏肚子疼起來，星期一早晨便沒有起床。建爲了要買些東西，到市內去了。家裏祇剩我獨自一個，靜悄悄的正是好睡。陡然一个大鬧聲，把我從夢裏驚醒，竟自出了一身冷汗。我正在心跳着呢，那鬧聲又起來了。先是砰砰的響，彷彿兩個東西在撲跌；後來就聽見一個人被捶擊的聲音，同時有女人尖銳的哭喊聲：

『噫！你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呀！這是怎樣可怕的一個暴動呢？我的心更跳得急，汗珠兒沿着兩頰流下來，全身打顫。我想，『打人……打死人了！』唉！這是多麼

嚴重的事情？然而我沒有膽量目擊這個野蠻的舉動。但隔壁女人的哭喊聲更加淒厲了。怎麼辦呢？我聽出是那個柯先生在打他矮小的妻子。不問誰是有理，但是女人總打不過男人；我不覺有些憤怒了。大聲叫道：『野蠻的東西！住手！在這裏打女人，太不顧國家體面了呀！……』但是他們的打鬧哭喊聲竟壓過我這微弱的呼喊。我正在想從被裏跳起來的時候，建正好回來了。我便叫道：『隔壁在打架，你快去看看吧！』建一面躊躇，一面自言自語道：『這算是幹什麼的呢？』我不理他，又接着催道：『你快去呀！你聽，那女人又在哭喊『打死人了！……』建被我再三催促，只得應道：『我到後面找那個女僕一同去吧！我也是奈何不了他們。』』

不久就聽見那個老女僕的聲音道：『柯樣！這是爲什麼？不能，你不能，你不可以這樣打你的太太！』捶擊的聲音停了，只有那女人嗚咽悲涼的高聲哭着。後來彷彿聽見建在勸解柯先生，……叫柯先生到外面散散步去。——他們兩人走了。那女人依然不住聲的哭。這時那女僕走到我們這邊來了，她滿面不平的道：『柯樣不對！……他的太太真可憐！……你們中國也是隨便打自己的妻子嗎？』

『不！』我含羞的說道：『這不是中國上等人能作出來的行爲，他大約是瘋子吧！』老女僕嘆息着走了。

隔壁的哭聲依然繼續着。使得我又煩躁又苦悶。掀開棉被，坐起來，披上一件大衣，把頭髮攏攏，就跑到隔壁去。只見那位柯太太睡

在四鋪地蓆的屋裏，身上蓋着一牀紅綠道的花棉被，兩淚交流的哭着。我坐在她身旁勸道：『柯太太，不要傷心了！你們夫妻間有什麼不了的事呢？』

『噫！黃樣，你不知道，我真是一個苦命的人呵！我的歷史太悲慘了，你們是寫小說的人，請你們替我寫寫。噫！我是被人騙了！』

她無頭無尾的說了這一套，我簡直如墮入五里霧中，只怔怔的望着她，後來我就問她道：

『難道你家裏沒有人嗎？怎麼他們不給你作主？』

『唉！黃樣，我家裏有父親，母親，還有哥哥嫂嫂，人是很多——』

的。不過這其中有一個緣故，就是我小的時候我父親替我定下了親；那是我們縣裏一個土財主的獨子。他有錢，又是獨子，所以他的父母不免太縱容了他，從小就不好生讀書，到大了更是吃喝嫖賭不成材料。那時候我正在中學讀書，知識一天一天開了。漸漸對於這種婚姻不滿意。到我中學畢業的時候，我就打算到外面來升學。同時我非常不滿意我的婚姻，要請求取消婚約。而我父親認為這個婚姻對於我是很幸福的，就極力反對。後來我的兩個堂房姪兒，他們都是受過新思潮洗禮的，對於我這種提議倒非常表同情。並且答應幫助我，不久他們到日本來留學，我也就隨後來了。那時日本的生活，比現在低得多，所以他們每月幫我三四十塊錢，我倒也能安心讀書。

『但是不久我的兩個姪兒都不在東京了。一個回國服務，一個到九洲進學校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在東京，那時我是住在女生宿舍裏。當我姪兒臨走的時候，他便託付了一位同鄉照應我，就是柯先生，所以我們便常常見面，並且我有什麼疑難事，總是去請教他，請他幫忙。而他也非常殷勤的照顧我。唉！黃樣！你想我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那裏有什麼經驗？那裏猜到人心是那樣險詐？……』

『在我們認識了幾個月之後，一天，他到寄宿舍來看我，並且約我到井之頭公園去玩。我想同個朋友出去逛逛公園，也是很平常的事，沒有理由拒絕人家，所以我就和他同去了。我們在井之頭公園的森林裏的長椅上坐下，那裏是非常寂靜，沒有什麼遊人來往，而柯先

生就在這種時候開始向我表示他對我的愛情。——唉！說的那些肉麻話，到現在想來，真要臉紅。但在那個時候，我純潔的童心裏是分別不出什麼的，只覺得承他這樣的熱愛，是應當有所還報的。當他要求和我接吻時，我就對他說：「我一個人跑到日本來讀書，現在學業還沒有成就，那能提到婚姻上去？即使要提到這個問題，也還要我慢慢想一想；就是你，也應當仔細思索思索。」他聽了這話，就說道：「我們認識已經半年了，我認為對你已充分了解，難道你還不了解我嗎？……」那時他仍然要求和我接吻，我說你一定要吻就吻我的手吧；而他還是堅持不肯。唉，你想我一個弱女子，怎麼強得過他，最後是被他佔了勝利。從此以後，他向我追求得更加厲害。又過了幾天，他約

我到日光去看瀑布，我就問他：「當天可以回來嗎？」他說：「可以的，」因此我毫不遲疑的便同他去了。誰知在日光玩到將近黃昏時，他還是不肯回來，看看天都快黑了，他才說：「現在已沒有火車了，我們只好在這裏過夜吧！」我當時不免埋怨他，但他却作出種種哀求可憐的樣子，並且說：「倘使我再拒絕他的愛，他立即跳下瀑布去。」唉！這些恐嚇欺騙的話，當時我都認為是愛情的保障，後來我就說：「我就算答應你，也應當經過正當的手續呵！」他于是就發表他對於婚姻制度的意見，極力毀詆婚姻制度的壞習，結局他就提議我們只要兩情相愛，隨時可以營共同生活。我就說：「倘使你將來負了我呢？」他聽了這話立即發誓賭咒，并且還要到鐵鋪裏去買兩把鋼刀，各人拏一

把，倘使將來誰背叛了愛情，就用這刀取掉誰的生命。我見這種信誓旦旦的熱烈情形，簡單不能再有所反對了。我就說：「只要你是真心愛我，那到用不着耍刀弄槍的，不必買了吧！」他說，「只要你允許了我，我就一切遵命。」

「這一夜我們就找了一家旅館住下，在那裏我們私自結了婚。我處女的尊嚴，和未來的光明，就在沈醉的一霎那中失掉了。」

「唉！黃樣……」

柯太太述說到這裏，又禁不住哭了。她嗚咽着說：「從那夜以後，我便在淚中過日子了！因為當我同他從日光回來的時候，他仍叫

我回女生寄宿舍去，我就反對他說：「那不能夠，我們既已結了婚，我就不能再回寄宿舍去過那含愧疚心的生活。」他聽了這話，就變了臉說：「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學生，雖然每月有七八十元的官費，但我還須供給我兄弟的費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免氣憤道：「柯泰南，你是個男子漢，娶了妻子能不負養活的責任嗎？當時求婚的時候，你不是說我以後的一切事都由你負責嗎？」他被我問得無言可答，便擎起帽子走了，一去三四天不回來；後來由他的朋友出來調停，才約定在他沒有畢業的時期，我們的家庭經濟由兩方彼此分擔——在那時節我姪兒還每月寄錢來，所以我也就應允了。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便組織了家庭。唉！這只是變形的人間地獄呵，在我們私

自結婚的三個月後，我家裏知道這事，就寫信給我，叫我和柯泰南非履行結婚的手續不可。同時又寄了一筆款作爲結婚時的費用；由我的姪兒親自來和柯辦交涉。柯被迫無法，才勉強行過結婚禮。在這事發生以後，他對我更壞了。先是罵，後來便打起來了。噫！我頭一個小孩怎麼死的呵？就是因爲在我懷孕八個月的時候，他把我打掉了的。現在我又已懷孕兩個月了，他又是這樣將我毒打。你看我手臂上的傷痕！』

柯太太說到這裏，果然將那紫紅的手臂伸給我看。我禁不住一陣心酸，也陪她哭起來。而她還在繼續的說道：『唉！還有多少的苦楚，我實在沒心腸細說。你們看了今天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到的。』

總之，柯泰南的心太毒，到現在我才明白了，他并不是真心想同我結婚，只不過拏我要娶罷了！」

『既是這樣，你何以不自己想辦法呢？』我這樣對她說了。

她哭道：『可憐我自己一個錢也沒有！』

我就更進一步的對她說道：『你是不是真覺得這種生活再不能維持下去？』

他說，『你想他這種狠毒，我又怎麼能和他相處到老？』

『那麼，我可要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了，』我說，『你既是在國內受過相當的教育，自謀生計當然也不是絕對不可能，你就應當爲了你自己身的幸福，和中國女權的前途，具絕大的勇氣，和這惡魔的環境奮

鬥，乾脆找個出路。」

她似乎被我的話感動了，她說：「是的，我也這樣想過，我還有
一個堂房的姊姊，她在京都，我想明天先到京都去，然後再和柯泰南
慢慢的說話！」

我握住她的手道：「對了！你這個辦法很好！在現在的時代，一
個受教育有自活能力的女人，再去忍受從前那種無可奈何的侮辱，那
真太沒出息了。我想你也不是沒有思想的女人，縱使離婚又有什麼關
係？倘使你是決定了，有什麼用着我幫忙的地方，我當盡力！……」
說到這裏，建和柯泰南由外面散步回來了。我不便再說下去，就
告辭走了。

這一天下午，我看見柯太太獨自出去了，直到夜深才回來。第二天我趁柯泰南不在家時，走過去看她，果然看見地蓆上擺着細好的行李和箱籠，我就問道：『你吃了飯嗎？』

她說：『吃過了，早晨剩的一碗粥，我隨便吃了幾口。唉！氣得我也不想吃什麼！』

『我說：你也用不着自己戕賊身體，好好的實行你的主張便了。你幾時走？』

她正伏在棹上寫行李上的小牌子，聽見我問她，便抬頭答道：『我打算明天乘早車走！』

『你有路費嗎？』我問她。

『有了，從這裏到京都用不了多少錢，我身上還有十來塊錢。』

『希望你此後好好努力自己的事業，開闢一個新前途，并希望我們能常通消息。』我對她說到這裏，只見有一個男人來找她，——那是柯秦南的朋友，他聽見他們夫妻決裂，特來慰問的。我知道再在那裏不便，就辭了回來。

第二天我同建去看一個朋友，回來的時候，已經下午七點了。走過隔壁房子的門外，忽聽有四五個人在談話，而那個綑好了行李，決定今早到京都去的柯太太，也還是談話會中之一員。我不免低聲對建說，『奇怪，她今天怎麼又不走了？』

建說：『一定他們又講和了！』

『我可不能相信有這樣的事！并不是兩個小孩子吵一頓嘴，隔了會兒又好！』我反對建的話。但是建冷笑道：『女孩兒有什麼膽量？有什麼獨立性？并且說實在話，男人離婚再結婚還可以找到很好的女子，女人要是離婚再嫁可就難了！』

建的話何嘗不是實情，不過當時我總不服氣，我說：『從前也許是這樣，可是現在的時代不是從前的時代呵！縱使一輩子獨身，也沒有什麼關係，總強似受這種的活罪。哼！我不瞞你說，要是我，甯願給人家去當一個用人，却不甘心受他的這種凌辱而求得一碗飯吃。』

『你是一個例外；倘使她也像你這麼有志氣，也不至於被人那樣欺負了。』

『得了，不說吧！』我攔住建的話道：『我們且去聽聽他們開的什麼談判。』

似乎是柯先生的聲音，說道：『要叫我想辦法，第一種就是我們乾脆離婚。第二種就是她暫時回國去；每月生活費，由我寄日金廿元，直到她分娩兩個月以後為止。至於以後的問題，到那時後再從長計議。第三種就是仍舊維持現在的樣子，同住下去，不過有一個條件，我的經濟狀況只是如此，我不能有豐富的供給，因此她不許和我麻煩。這三種辦法隨她選一種好了。』

但是沒有聽見柯太太回答什麼，都是另外諸個男人的聲音，說

道：『離婚這種辦法，我認爲你們還不到這地步。照我的意思，還是第二種比較穩當些。因爲現在你們的感情雖不好，也許將來會好，所以暫時隔離，未嘗沒有益處，不知柯太太的意思以爲怎樣？……』

『你們既然這樣說，我就先回國好了。只是盤費至少要一百多塊錢才能到家，這要他替我籌出來。』

這是柯太太的聲音，我不禁噙了一聲。建接着說：『是不是女人沒有獨立性？她現在是讓步了，也許將來更讓一步，依舊含着苦痛生活下去呢！……』

我也不敢多說什麼了，因爲我也實在不敢相信柯太太作出非常的舉動來，我只得自己解嘲道：『管她三七二十一，真是吹縐一池春

水，干卿底事？……我們去睡了吧。」

他們的談判直到夜深才散。第二天我見着柯太太，我真有些氣不過，不免譏諷她道：『怎麼昨天沒有走成呢？柯太太，我還認爲你已到了京都呢！』她被我這麼一問，不免紅着臉說：『我已定規月底走！……』

『哦，月底走！對了，一切的事情都得慢慢的預備，是不是？』她真羞得抬不起頭來，我心想饒了她吧，這只是一個怯弱的女人罷了。

果然建的話真應驗了，已經過了兩個多月，她還依然沒走。『唉！這種女性！』我最後發出這樣嘆息了，建却含着勝利的笑。……

七 柳島之一瞥

我到東京以後，每天除了上日文課以外，其餘的時間多半化在漫遊上。并不是一定自命作家，到處採風問俗；只是爲了滿足我的好奇心，同時又因爲我最近的三四年裏，困守在舊都的灰城中，生活太單調，難得有東來的機會，來了自然要盡量的享受了。

人間有許多祕密的生活，我常抱有採取各種祕密的野心。但據我想像最祕密而且最足以引起我好奇心的，莫過於娼妓的生活。自然這是因爲我沒有逛妓女的資格，在那些慣於章臺走馬的王孫公子們看來，那又算得什麼呢？

在國內時，我就常常夢想：那一天化裝成男子，到妓館去看看她們輕顰淺笑的態度，和紙迷金醉的生活，也許可以從那裏發見些新的人生。不過，我的身材太矮小，裝男子不夠格，又因為中國社會太頑固，不幸被人們發見，不一定疑神疑鬼的加上些什麼不堪的推測。我存了這個懷懼，絕對不敢輕試。——在日本的漫遊中，我又想起這些有趣的探求來。有一天早晨，正是星期日，補習日文的先生有事不來上課，我同建坐在六舖席的書房間，秋天可愛的太陽，曬在我們微感涼意的身上；我們非常舒適的看着窗外的風景。在這個時候，那位喜歡遊逛的陸先生從後面房子裏出來，他兩手插在磨光了的斜紋布的褲袋裏，拖着木屐，走近我們書屋的窗戶外，向我們用日語問了早

安，并且說道：『今天天氣太好了，你們又打算到那裏去玩嗎？』

『對了，我們很想出去，不過這附近的幾處名勝，我們都走遍了，最好再發現些新的；陸樣，請你替我們作領導，好不好？』建回
答說。

陸樣哦了一聲，隨即仰起頭來，向那經驗豐富的腦子裏，搜尋所謂好玩的地方，而我忽然心裏一動，便提議道：『陸樣，你帶我們去看看日本娼妓生活吧！』

『好呀！』他說：『不過她們非到四點鐘以後是不作生意的，現在去太早了。』

『那不要緊，我們先到郊外散步，回來吃午飯，等到三點鐘再由

家裏出發，不就正合式了嗎？」我說。建聽見我這話，他似乎有些詫異，他不說什麼，只悄悄的瞟了我一眼。我不禁說道：「怎麼，建，你覺得我去不好嗎？」建還不會回答。而陸樣先說道：「那有什麼關係，你們寫小說的人，什麼地方都應當去看看才好。」建微笑道：「我並沒有反對什麼，她自己神經過敏了！」我們聽了這話也只好一笑算了。

午飯後，我換了一件西式的短裙和薄綢的上衣。外面罩上一件西式的夾大衣，我不願意使她們認出我是中國人。日本近代的新婦女，多半是穿西裝的。我這樣一打扮，她們絕對看不出我本來的面目。同時，陸樣也穿上他那件藍地白花點的和服，更可以混充日本人了。據陸

樣說日本上等的官妓，多半是在新宿這一帶，但她們那裏門禁森嚴，女人不容易進去。不如到柳島去。那裏雖是下等娼妓的聚合照，但要看她們生活的黑暗面，還是那裏看得逼真些。我們都同意到柳島去。我的手錶上的短針正指在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就從家裏出發，到市外電車站搭車，柳島離我們的住所很遠，我們坐了一段市外電車，到新宿又換了兩次的市內電車才到柳島。那地方似乎是東京最冷落的所在，當電車停在最後一站——柳島驛——的時候，我們便下了車。當前有一座白石的橋樑，我們經過石橋，沿着荒涼的河邊前進，遠遠看見幾根高聳雲霄的煙筒，據說那便是紗廠。在河邊接連都是些簡陋的房屋，多半是工人們的住家。那時候時間還早，工人們都不曾下

工。街上冷冷落落的只有幾個下女般的婦人，在街市上來往的走着。我雖仔細留心，但也不曾看見過一個與眾不同的女人。我們由河岸轉灣，來到一條比較熱鬧的街市，除了幾家店舖和水果攤外，我們又看見幾家門額上掛着「待合室」牌子的房屋。那些房屋的門都開着，由外面看進去，都有一面高大的穿衣鏡，但是裏面靜靜的不見人影。我不懂什麼叫作「待合室」，便去問陸樣。他說，這種「待合室」專為一般嫖客，在外面釣上了妓女之後，便邀着到那裏去開房間。我們正在談論着，忽見對面走來一個姿容妖豔的女人，臉上塗着極厚的白粉，鮮紅的嘴唇，細灣的眉梢，頭上梳的是蟠龍髻；穿着一件藕荷色繡着鳳鳥的和服，前胸袒露着，同頭項一樣的殭白，真彷彿是大理石雕刻的假

人，一些也沒有肉色的鮮活。她用手提着衣襟的下幅，姍姍的走來。陸樣忙道：『你們看，這便是妓女了。』我便問他怎麼看得出來。他說：『你們看見她用手提着衣襟嗎？她穿的是結婚時的禮服，因為她們天天要和人結婚，所以天天都要穿這種禮服，這就是她們的標幟了。』

『這倒新鮮！』我和建不約而同的這樣說了。

穿過這條街，便來到那座「龜江神社」的石牌樓前面。陸樣告訴我們這座神社是妓女們燒香的地方，同時也是她們和嫖客勾誘的場合。我們走到裏面，果見正當中有一座廟，神龕前還點着紅蠟和高香，有幾個豔裝的女人在那裏虔誠頂禮呢。廟的四面佈置成一個花園的形

式，有紫藤花架，有花池，也有石鼓形的石櫂。我們坐在石櫂上休息，見來往的行人漸漸多起來，不久工廠放哨了，工人們三五成羣從這裏走過。太陽也已下了山，天色變成淡灰，我們就到附近中國料理店吃了兩碗蕎麥麵，那時候已快七點半了。陸樣說：『正是時候了，我們去看吧。』我不知爲什麼有些膽怯起來，我說：『她們看見了我，不會和我麻煩嗎？』陸樣說：『不要緊，我們不到裏面去，只在門口看看也就夠了。』我雖不很滿意這種辦法，可是我也真沒膽子衝進去，只好照陸樣的提議作了。我們繞了好幾條街，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一共約有五六條街吧，都是一式的白木日本式的樓房，陸樣和建在前面開路，我像怕貓的老鼠般，悄悄怯怯的跟在他倆的後面。才走進那胡

同，就看見許多階級的男人，——有穿洋服的紳士，有穿和服的浪游者；還有穿制服的學生，和穿短衫的小販。人人臉上流溢着慾望的光炎，含笑的走來走去。我正不明白那些妓女都躲在什麼地方，這時我已來到第一家的門口了。那紙隔扇的木門還關着。但再一仔細看，每一個門上都有兩塊長方形的空隙處，就在那裏露出一個白石灰般的臉，和血紅的唇的女人的頭。誰能知道這時她們眼裏是射的那種光？她們門口的電燈特別的陰暗，陡然在那淡薄的光綫下，看見了她們故意作出的嬌媚和淫蕩的表情的臉；禁不住我的寒毛根豎了起來。我不相信這是所謂人間，我彷彿曾經歷過一個可怕的夢境：我覺得被兩個鬼卒牽到地獄裏來。在一處滿是膿血腥臭的院子裏，擺列着無數株

豔麗的名花，這些花的後面，都藏着一個缺鼻爛眼，全身毒瘡潰爛的女人。她們流着淚向我望着，似乎要向我訴說什麼；我嚇得閉了眼不敢抬頭。忽然那兩個鬼卒，又把我帶出這個院子！在我回頭再看時，那無數株名花不見蹤影，只有成羣男的女的骷髏，殭立在那裏。『

呀』我爲驚怕發出慘厲的呼號，建連忙回頭問道：『隱，你怎麼了？』

：快看，那個男人被她拖進去了。』這時我神志已漸清楚，果然向建手所指的那個門看去，只見一個穿西服的男人，用手摸着那空隙處露出來的臉，便聽那女人低聲喊道：『請，哥哥……洋哥哥來玩玩吧！』那個男人一笑，木門開了一條縫，一隻纖細的女人的手伸了出來，把那個男人拖了進去。於是木門關上，那個空隙處的紙簾也放

下來了，裏面的電燈也滅了。……

我們離開這條胡同，又進了第二條胡同，一片『請呵，哥哥來玩玩』的聲音，在空氣中震蕩。假使我是個男人，也許要覺得這嬌媚的呼聲裏，藏着可以滿足我慾望的快樂，因此而魂不守舍的跟着她們這聲音進去的吧。但是實際我是個女人，竟使那些嬌媚的呼聲，變了色彩。我彷彿聽見她們在哭訴她們的屈辱和悲慘的命運。自然這不過是我的神經作用。其實呢，她們是在媚笑，是在挑逗，引動男人迷蕩的心。最後她們得到所要求的代價了。男人們如夢初醒的走出那座木門，她們重新在那裏招徠第二個主顧。我們已走過五條胡同了。當我們來到第六條胡同口的時候，看見第二家門口走出一個穿短衫的小販。他

手裏提着一根白木棍，笑迷迷的，似乎還在那裏回味什麼迷人的經過似的。他走過我們身邊時，向我看了一眼，臉上露出驚詫的表情，我連忙低頭走開。但是最後我還逃不了挨罵。當我走到一個沒人照顧的半老妓女的門口時，她正伸着頭在叫『來呵！可愛的哥哥，讓我們快樂快樂吧！』一面她伸出手來要拉陸樣的衣袖。我不禁「呀」了一聲，

當然我是怕陸樣真被她拖進去，那真太沒意思了。可是她被我這一聲驚叫，也嚇了一跳，等到仔細認清我是個女人時，她竟惱羞成怒的罵起我來。好在我的日本文不好，也聽不清她到底說些什麼？我只叫建快走，我逃出了這條胡同，便問陸樣道：『她到底說些什麼？』陸樣道：『她說你是個摩登女人，不守婦女清規，也跑到這個地方來

逛，并且說你有膽子進去嗎？」這一番話，說來她還是存着忠厚呢！我當然不願怪她，不過這一來我可不敢再到裏邊去了。而陸樣和建似乎還想再看看。他們說：『沒關係，我們既來了，就要看个清楚。』可是我極力反對，他們只好隨我回來了。在歸途上，我問陸樣對於這一次漫遊的感想，他說：『當我頭一次看到這種生活時，的確心裏有些不舒服；不過看過幾次之後，也就沒有什麼了。』建他是初次看，自然沒有陸樣那種鎮靜，不過他也不像我那樣神經過敏。我從那裏回來以後，差不多一個月裏頭每一閉眼就看見那些可怕的灰白臉，聽見含着罪惡的『哥哥！來玩』的聲音。這雖然只是一瞥，但在心幕上已經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了！

八 井之頭公園

自從我們搬到市外以來，天氣漸漸冷快了。當那些將要枯黃的毛茛葉子，和白色的小野菊，一叢叢由草堆裏鑽出頭來，還有小朵的黃色紫色的野花，在涼勁的秋風中抖顫，景象是最容易勾起人們的秋思，使人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感慨。

這種心情是包含着悵惘，同時也有興奮，很難平心靜氣的躲在單調的書房裏工作。而且窗外蔚藍色的天空，和淡金色的秋陽，還有挾了桂花香的冷風，這一切都含着極強的挑撥人們心弦的力量，我們很難勉強繼續死板的工作了。吃過午飯以後，建便提議到附近吉祥寺的

公園去看楓景；在三點十分的時候，我們已到了那裏。從電車軌道繞過，就是一條石子大馬路，前面有一座高聳的木牌坊，上面寫着幾個很大的漢字：『井之頭恩賜公園。』過了牌坊，便見馬路旁樹木濃密，綠蔭沉沉，陡然有一種幽祕的意味縈纏着我們的心情，使人想像到深山古林中，一個披着黃金色柔髮赤足嬌豔而拖着絲質白色的長袍的仙女，舉着短笛在白毛如雪的羊羣中遠眺沉思。或是孤獨的詩人，抱着滿腔的詩思，徘徊於這濃綠森翠的帷幔下歌頌自然。我們自己慢步其中，簡直不能相信這僅僅是一個人間的公園而已。

走過這一帶的森林，前面露出一條鵝卵石堆成的斜坡路，旁邊植着修剪整齊的冬青樹，陣陣的青草香從風裏吹過來。我們慢慢的散着

步，只覺心神爽疎，塵慮都消。下了斜坡，陡見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日本式茶館，裏面陳設着白色的坐墊和紅漆的矮几，兩旁櫃臺上擺着水果及各種的零食。

「呵，這個地方多麼眼熟呀！」我不禁失聲喊了出來。於是潛伏於心底的印象，如蟄蟲經過春雷的震撼驚醒起來。唉，這時我簡直被那種感懷往事的情緒所激動了，我的雙眼怔住了，胸膈間充塞着悵惘，心脈緊急的搏動着，眼前分明的現出那些曾被流年蹂躪過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啣！

那一羣驕傲於幸福的少女們，正憬憧於未來的希望中，享樂於眼前的風光裏；當她將由學校畢業的那一年夏天，曾隨着她們的師長，

帶着歡樂的心情渡過日本海，來訪蓬萊的名勝。那時候恰是暮春的天氣，溫和的楊柳風，和到處花開如錦的景色，更使她們樂遊忘倦了。

當她們由上野公園看過櫻花的殘妝後，便回到東京市內，第二天清晨便乘電車到井之頭公園裏來，爲了奔走的疲倦也會到這所小茶館休息過——大家團團圍着矮几坐下，酌着日本的清茶，嚼着各式的甜點心；有幾個在高談闊論，有幾個在低歌宛轉；她們真如初出谷的雛鶯，只覺到處都是生機。的確，她們是被按在幸福之神的兩臂中，充滿了青春的愛嬌和快樂活潑的心情；這是多麼值得豔羨的人生呵！

但是，誰能相信今天在這裏低徊感嘆的我，也正是當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殘刻的流年喲！牠帶走了我的青春，牠蹂躪了我的

歡樂，而今舊地重遊，當年的幸福都變成可詛咒的回憶了！

噫！這僅僅是七年後的今天呀，這短短的七年中，我走的是什麼樣人生的路？我迎接的是那一種神明？唉！我攀援過陡峭的崖壁，我曾被隕墜於險惡的幽谷；雖是惡作劇的運命之神，牠又將我由死地救活，使我更忍受由心頭滴血的痛苦，牠要我吮乾自己的血，如像喝玫瑰酒汁般。幸福之神，牠遺棄我，正像遺棄他的仇人一樣。這時我禁不住流出辛酸的淚滴，連忙躲開這激動情感的地方，向前面野草叢中，花徑不掃的密松林裏走去。忽然聽見一陣悲惻的唏噓，我彷彿望到張着黑翅的秋神，徘徊於密葉背後；立時那些枝柯，都抖顫起來，草底下的促織和紡車兒也都淒淒切切奏着哀樂；我也禁不住全身發

冷，不敢再向前去，便在路旁的長木橈上坐了。我用凝澀的眼光，向密遮的矮樹叢隙睜視，不時看見那潺湲的碧水，經過一陣秋風後水面上湧起一層細微的波紋來，兩個少女乘着一隻小划子在波心搖着畫槳，低低的唱着歌。我看到這裏，又無端傷感起來，覺得喉頭梗塞，不知不覺嘆道：『故國不堪回首呵！』同時那北海的綠漪清波便浮現在眼前。那些攜了情侶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搖着畫槳指點眼前倩麗的秋景低語款款吧！況且又是菊茂蟹肥的時候，長安市上正不少歡樂的宴聚；這被摒棄在異國的飄泊者，當然再也沒有人想起她了。不過她却晨夕常懷着祖國，希望得些國內的好消息呢。并且她的神經又是怎樣的過敏呵，她竟會想到樹葉凋落的北平市，淒風吹着，冷雨洒着那

些窮苦無告的同胞正向陰黯的蒼穹哭號。唉！破碎紊亂的祖國呵，北海的風光能掩蓋那淒涼的氣象嗎？來今雨軒的燈紅酒綠能夠安慰憂懼的人心嗎？這一切我都深深地懷念着呵！

連環不斷的憂思佔據了我整個的心靈，眼底景色我竟無心享受了。我忙忙辭別了曾經二度拜訪過的井之頭公園。雖然如少女酡顏的楓葉，我還不曾看過，而牠所給我靈魂的禮贈已經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啣！

九 烈士夫人

異國的生涯，使我時時感到陌生和飄泊。自從遷到市外以來，陳

樣和我們隔得太遠，就連這唯一的朋友也很難有見面的機會。我同建只好終日幽囚在幾張蓆子的日本式的房屋裏讀書寫文章——當然這也是我們的本分生活，一向所企求的，還有什麼不滿足；不過人總是羣居的動物，不能長久過這種單調的生活而不感到不滿意。

在一天早飯後，我們正在那臨着草原的窗子前站着，——這一帶的風景本不壞，遠遠有滴翠的羣峯，稍近有萬株矗立的松柯，草原上雖僅僅長些蓼荻同野菊，但色彩也極鮮明，不過天天看，也感不到什麼趣味。我們正發出無聊的嘆息時，忽見，從松林後面轉出一位中年以上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白花紋的和服，拖着木屐往我們的住所的方走向來，漸漸近了，我們認出正是那位嫁給中國人的柯太太。唉！這

真彷彿是那稀有而陡然發現的空谷足音，使我們驚喜了，我同建含笑的向她點頭。

來到我們屋門口，她脫了木屐上來了，我們請她在矮几旁的墊子上坐下，她溫和的說：

『怎麼，你們住得慣嗎？』

『還好，只是太寂寞些；』我有些悵然的說。

『真的，』建接着說：『這四周都是日本人，我們和他們言語不通，很難發生什麼關係。』

柯太太似乎很了解我們的苦悶，在她沉思以後，便替我們出了以下的一條計策。她說：『我方才想起在這後面西川方裏住着一位老太

婆，她從前曾嫁給一個四川人，她對於中國人非常好，並且她會煮中國菜，也懂得幾句中國話。她原是在一個中國人家裏幫忙，現在她因身體不好，暫且在這裏休息。我可以去找她來，替你們介紹，以後有事情儘可請她幫忙。」

『那真好極了，就是又要麻煩柯太太了！』我說。

『哦，那沒有什麼，黃樣太客氣了，』柯太太一面謙遜着，一面站起來，穿了她的木屐，繞過我們的小院子，往後面那所屋裏去。我同建很高興的把坐墊放好，我又到廚房打開瓦斯管，燒上一壺開水。一切都安派好了，恰好柯太太領着那位老太婆進來，——她是一個古銅色面孔而滿嘴裝着金牙的碩胖的老女人，在那些外表上自然引不起任

何人的美感，不過當她慈和同情的眼神射在我們身上時，便不知不覺想同她親近起來。我們請她坐下，她非常謙恭伏在蓆上向我們問候。我們雖不能直接了解她的言辭，但那種態度已夠使我們清楚她的和藹與厚意了。我們請柯太太當繙譯隨意的談着。

在這一次的會見之後，我們的廚房裏和院子中便時常看見她那碩大而和藹的身影。當然，我對於煮飯洗衣服是特別的生手，所以飯鍋裏發出焦臭的氣味，和不會擻乾的衣服，從晒竿上往下流水，等一類的事情是常有的；每當這種時候，全虧了那位老太婆來解圍。

那一天上午因為忙着讀一本新買來的日語文法，煮飯的時候完全「心不在焉」，直到焦臭的氣味一陣陣衝到鼻管時，我才連忙放下書，

然而一鍋的白米飯，除了表面還有幾顆淡黃色的米粒可以辨認，其餘的簡直成了焦炭。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那位老太婆也爲着這種濃重的焦臭氣味趕了來。她不說什麼，立刻先把瓦斯管關閉，然後把飯鍋裏的飯完全傾在鉛筒裏，把鍋拿到井邊刷洗乾淨；這才從新放上來，小心的燒起來。直到我們開始吃的時候，她才含笑的走了。

我們在異國陌生的環境裏，居然遇到這樣熱腸無私的好人，使我們忘記了國籍，以及一切的不和諧，常想同她親近。她的住室只和我們隔着一個小院子。當我們來到小院子裏汲水時，便能看見她站在後窗前向我們微笑；有時她也來幫我，抬那笨重的鉛筒，有時閒了，她便請我們到她房裏去坐，於是她從櫥裏拿出各式各樣的糖食來請我們

吃，并教我們那些糖食的名辭；我們也教她些中國話。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漸漸也能各抒所懷了。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建同我都不到學校去。天氣有些陰，陣陣初秋的涼風吹動院子裏的小松樹，發出竦竦的響聲。我們覺得有些煩悶，但又不想出去，我便提議到附近點心鋪裏買些食品，請那位老太婆來吃茶；既可解悶，又應酬了她。建也贊成這個提議。

不久我們三個人已團團圍坐在地蓆上的一張小矮几旁，喝着中國的香片茶。談話的時候，我們便問到她的身世，——我們自從和她相識以來，雖然已經一个多月了，而我們還不知道她的姓名，平常只以「オバサン」（伯母之意）相稱。當這個問題發出以後，她甯靜的心不

知不覺受了撩撥，在她充滿青春餘輝的眸子中宣示了她一向深藏的祕密。

『我姓齋滕，名叫半子，』她這樣的告訴我們以後，忽然由地蓆上站了起來，一面向我鞠躬道：『請二位稍等一等，我去取些東西給你們看。』她匆匆的去了。建同我都不約而同的感到一種新奇的期待，我們互相沉默的猜想着等候她。約莫過了十分鐘她回來了，手裏拿着一個淡灰色綿綢的小包，放在我們的小茶几上。於是我們從新圍着矮几坐下，她珍重的將那綿綢包袱打開，只見裏面有許多張的照片，她先揀了一張四寸半身的照像遞給我們看，一面嘆息着道：『這是我二十三年前的小照，光陰比流水還快，唉，現在已這般老了。你們看我

那時是多麼有生機？實在的，我那時有着青春的嬌媚——雖然現在是老了！」我聽了她的話，心裏也不免充滿無限的惆悵，默然的看着她春青時的小照。我彷彿看見可怕的流光的錘子，在搗毀一切青春的藝術。現在的她和從前的她簡直相差太遠了，除了臉的輪廓還依稀保有舊時的樣子，其餘的一切都已經被流光傷害了。那照片中的她，是一個細弱的身材，明媚的眼睛，溫柔的表情，的確可以使一般青年沉醉的，我正在呆呆的癡想時，她又另遞給我一張兩人的合影；除了年青的她以外，身旁還站着一個英姿煥發的中國青年。

「這位是誰？」建很質直的問她。

「哦，那位嗎？就是我已死去的丈夫呵！」她答着話時，兩頰上露

出可怕的慘白色，同時她的眼圈紅着。我同建不敢多向她看，連忙想用別的話混過去，但是她握着我的手，悲切的說道：『唉，他是你們貴國一個可欽佩的好青年呢，他抱着絕大的志願，最後他是作了黃花崗七十二個烈士中的一個，——他死的時候僅僅二十四歲呢，也正是我們同居後的第三年……』

老太婆說到這些事上，似乎受不住悲傷回憶的壓迫。她低下頭撫着那些像片，同時又在那些像片堆裏找出一張六寸的照像遞給我們看道：『你看這個小孩怎樣？』我拏過照片一看，只見是個十五六歲的男孩，穿着學生裝，含笑的站在那裏，一雙英敏的眼眸很和那位烈士相像，因此我一點不遲疑的說道：『這就是你們的少爺嗎？』她點頭微笑。

道：『是的，他很有他父親的氣概咧。』

『他現在多大了，在什麼地方住，怎麼我們不曾見過呢？』

『唉！』她嘆了一口氣道：『他今年二十一歲了，已經進了大學，但是，』說到這裏，她的眼皮垂下來了，鼻端不住的掀動，似乎正在那裏嚙她的辛酸淚液；這使我覺得窘迫了，連忙裝作拿開水對茶，走出去了！建也明白我的用意，站起來到外面屋子裏去拿點心；過了些時，我們才從新坐下，請她喝茶，吃糖果，她向我們嘆口氣道：『我相信你們是很同情我的，所以我情願將我的歷史告訴你們：』

『我家裏的環境，一向都不很寬裕，所以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便到東京來找點職業作。後來遇到一個朋友，他介紹我在一個中國人

的家裏當使女，每月有十五塊錢的工資，同時吃飯住房子都不成問題。這是對於我很合宜的，所以就答應下來。及至到了那裏，才知道那是兩個中國學生合組的貸家，他們沒有家眷，每天到大學裏去聽講，下午才回來。事情很簡單，這更使我覺得滿意，於是就這樣答應下來。我從此每天爲他們收拾房間，煮飯洗衣服，此外有的是空閒的時間，我便自己把從前在高等學校所讀過的書溫習溫習，有時也看些雜誌，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常去請求那兩位中國學生替我解釋。他們對於我的勤勉，似乎都很爲感動，在星期日沒有什麼事情的時候，便和我談論日本的婦女問題，等等。這兩個青年中有一位姓余的，他是四川人，對我更覺親切。漸漸的我們倆人中間就發生了戀愛，不久便在東京私

自結了婚。我們自從結婚後，的確過着很甜蜜的生活；所使我們覺得美中不滿足的，就是我的家族不承認這個婚姻，因此我們只能過着祕密的結婚生活。兩年後我便懷了孕，而余君便在那一年的暑假回國。回國以後，正碰到中國革命黨預備起事的時期，他爲了愛祖國，不顧一切的加入工作，所以暑假後他就不曾回日本來。過了半年多，便接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遭難的消息，而他的噩耗也同時傳了來。唉！可憐我的小孩，也就在他死的那一個月中誕生了。唉！這個可憐的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的小孩，叫我怎樣安排？而且我的家族既不承認我和余君的婚姻，那末這個小孩簡直就算是個私生子，絕不容我把他養在身邊。我沒有辦法，恰好我的妹子和妹夫來看我，見了這種爲難，就把

孩子帶回去作爲她的孩子了。從此以後，我的孩子便姓了我妹夫的姓，與我斷絕母子關係；而我呢，仍在外面幫人家作事，不知不覺已過了二十多年，……』

『呵，原來她還是烈士夫人呢！』建悄悄的對我說。

『可不是嗎？……但她的境遇也就夠可憐了，』我說。

建和我都不免爲她嘆息，她似乎很感激我們對她的同情，緊緊握着我的手，好久才說道：『你們真好呵！』一面含笑將綢包收起告辭走了。

過了兩個月，天氣漸漸冷了，每天自己作飯洗碗夠使人麻煩的，

我便和建商議請那位烈士夫人幫幫我們。但我們經濟很窮，只能每月出一半的價錢，不知道她肯不肯就近幫幫忙，因此我便去找柯太太請她代我們接洽。

那時柯太太正坐在迴廊曬太陽，見我們來了，便讓我們也坐在那裏談話，於是我便把來意告訴她。柯太太笑了笑道：『這正太不巧，……不然的話那個老太婆爲人極忠厚，絕不會不幫你們的。不過現在她正預備嫁人，恐怕沒有工夫吧！』

『呀，嫁人嗎？』我不禁陡然的驚叫起來道：『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她現在將近五十歲的人，怎麼忽然間又想起凡來呢？』

柯太太聽了這話也不禁笑了起來，但同時又嘆了一口氣道：『自

然，她也有她的苦痛，照我看來，以爲她既已守了二十多年寡，斷不至再嫁了。不過，她從前的結婚始終是不曾公佈的，她娘家父母仍認爲她沒有結婚，並且余先生家裏她勢不能回去。而她的年紀漸漸老上來，孤孤單單一個無依無靠的人，將來死了都找不到歸宿，所以她現在決定嫁了。」

『嫁給什麼人？』建問。

『一個日本老商人，今年有五十歲吧！』

『倒也是個辦法！』建含笑的說。

他這句話不知爲什麼惹得我們全笑起來。我們談到這裏，便告辭回去。在路上恰好遇見那位烈士夫人，據說她本月就要結婚，但她臉

上依然憔悴頹敗，再也看不出將要結婚的喜悅來。

真的，人們都傳說，『她是爲了找死所而結婚呢！』呵！婦女們原來還有這種特別的苦痛！……

異國秋思

自從我們搬到郊外以來，天氣漸漸清涼了。那短籬邊牽延着的毛茛子，已露出枯黃的顏色來，白色的小野菊，一叢叢由草堆裏攢出頭來，還有小朵的黃花在涼勁的秋風中抖顫，這一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們的秋思，況且身在異國呢！低聲吟着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之句，這個小小的靈宮，是瀟灑了悵惘的情緒。

書房裏格外顯得清寂，那窗外蔚藍如碧海似的青天，和淡金色的陽光。還有挾着桂花香的陣風，都含了極強烈的，挑撥人類心弦的力

量，在這種刺激之下，我們不能繼續那死板的讀書工作了，在那一天午飯後，波便提議到附近吉祥寺去看秋景，三點多鐘我們乘了市外電車前去，——這路程太近了，我們的身體剛剛坐穩便到了。走出長甬道的車站，繞過火車軌道，就看見一座高聳的木牌坊，在橫額上有幾個漢字寫着『井之頭恩賜公園』。我們走進牌坊，便見馬路兩旁樹木蔥蘢，綠陰匝地，一種幽妙的意趣，縈繞腦際，我們怔怔的站在樹影下，好像身入深山古林了。在那枝柯掩映中，一道金黃色的柔光正蕩漾着。使我想像到一個披着金綠柔髮的仙女，正赤着足，踏着白雲，從這裏經過的情景。再向西方看，一抹彩霞，正橫在那巒翠的峯巒上，如黑點的飛鴉，穿林翻翻，我一縷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派，我要

吩咐征鴻把牠帶回故國吧！無奈牠是那樣不着迹的去了。

我們徘徊在這濃綠深翠的帷幔下，竟忘記前進了。一個身穿和服的中年男人，腳上穿着木屐，提塔提塔的來了。他向我們打量着，我們爲避免他的覷視，只好加快脚步走向前去經過這一帶森林，前面有一條鵝卵石堆成的斜坡路，兩旁種着整齊的冬青樹，只有肩膀高，一陣陣的青草香，從微風裏蕩過來，我們慢步的走着，陡覺神氣清爽，一塵不染，下了斜坡，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東洋式的茶館，裏面設了幾張小矮几和坐褥，兩旁列着櫃台，紅的蜜橘，青的蘋果，五色的雜糖，錯雜的羅列着。

『呀！好眼熟的地方！』我不禁失聲的喊了出來。於是潛藏在心底

的印象，陡然一幕幕的重映出來，唉！我的心有些抖顫了，我是被一種感懷已往的情緒所激動，我的雙眼怔住，胸膈間充塞着悲涼，心弦淒緊的搏動着。自然是回憶到那些曾被流年蹂躪過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呢！』我悄悄的獨自嘆息着。但是我目前仍然有一副逼真的圖畫在現出來……

一羣驕傲於幸福的少女們，她們孕育着玫瑰色的希望，當她們將由學校畢業的那一年，曾隨了她們德高望重的教師，帶着歡樂的心情，渡過日本海來訪蓬萊的名勝。在她們登岸的時候，正是暮春三月櫻花亂飛的天氣。那些綴錦點翠的花樹，都是使她們樂遊忘倦。她們從天色才黎明，便由東京的旅舍出發；先到上野公園看過櫻花的殘蕊

後；又換車到井之頭公園來。這時疲倦襲擊着她們，非立刻找個地點休息不可。最後她們發現了這個位置清幽的茶館；便立刻決定進去吃些東西。大家團團圍着矮檯坐下，點了兩壺龍井茶，和一些奇甜的東洋點心，她們吃着喝着，高聲談笑着，她們真像是才出谷的雛鶯；只覺眼前的東西，件件新鮮。處處都富有生趣。當然她們是被攆在幸福之神的懷抱裏了。青春的愛嬌，活潑協樂的心情，她們是多麼可豔羨的人生呢！

但是流年把一切都毀壞了！誰能相信今天在這裏低徊追懷往事的我，也正是當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殘刻的流年呵！牠帶走了人間的愛嬌，牠蹂躪了英雄的壯志，使我站在這似曾相識的樹下，只

有嘸淚，我有什麼方法，使年光倒流呢！

唉！這僅僅是九年後的今天。呀，這短短的九年中，我走的是崎嶇的世路，我攀緣過陡削的崖壁，我由死的絕谷裏逃命，使我嘗着忍受由心頭淌血的痛苦，命運要我喝乾自己的血汁，如同喝玫瑰酒一般

唉！這一切的刺心回憶，我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淚滴，連忙離開這容易激動感情的地方吧！我們便向前面野草漫徑的小路上走去，忽然聽見一陣悲側的唏噓聲，我彷彿看見張着灰色翅翼的秋神；正躲在那厚密的枝葉背後。立時那些枝葉都息息索索的顫抖起來。草底下的秋蟲，發出連續的唧唧聲，我的心感到一陣陣的淒冷；不敢向前去，找

到路旁一張長木橈子坐下。我用滯呆的眼光，向那一片陰陰森森的叢林裏睜視，當微風分開枝柯時；我望見那小河裏的潺湲碧水了。水上縐起一層波紋，一隻小划子，從波紋上溜過。兩個少女搖着槳，低聲唱着歌兒。我看到這裏，又無端感觸起來，覺得喉頭梗塞，不知不覺嘆道：

『故國不堪回首，』同時那北海的紅漪清波浮現眼前，那些手攜情侶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搖着畫槳，指點着眼前清麗秋景，低語款款吧！況且又是菊茂蟹肥時候，料想長安市上，車水馬龍，正不少歡樂的宴聚，這飄泊異國，秋思淒涼的我們當然是無人想起的。不過，我們却深深的眷懷着祖國，渴望得些好消息呢！況且我們又是神經過敏

的，揣想到樹葉凋落的北平，淒風吹着，冷雨灑着的這些窮苦的同胞，也許正向茫茫的蒼天悲訴呢！唉，破碎紊亂的祖國呵！北海的風光不能粉飾你的寒儉！今雨軒的燈紅酒綠，不能安慰憂患的人生，深深眷念着祖國的我們，這一顆因熱望而顫抖的心，最後是被秋風吹冷了。

給我的小鳥兒們

(一)

整整兩年了，我不看見你們。

世路太崎嶇，然而我相信你們仍是飛翔空中的自由鳥。在我感到生活過分的嚴重時，我就想躲在你們美麗的羽翼下，求些許時的安息。

唉！親愛的小鳥兒們——你們最歡喜我這樣的稱呼，不是嗎？當

我將要離開你們時，我曾經過慮地猜疑你們，我說：『孩子們，我要多看你們幾次，使我的腦膜上深印着你們純潔的印象，一直到我沒有知覺的那一天，……』

『先生！你不是說兩年後就回來嗎？』阿堃誠摯的望着我的臉說。

『不錯，我是這樣計劃着，不過我怕兩年後你們已不像現在的對我熱烈了。我怕失掉這人間的至寶，所以現在我要深深的藏起來。』

『哦！不會的，先生！我們永遠是一隻柔馴的小鳥兒，時常圍繞着您！』

多可愛，你們那清脆的聲音，無邪的眼睛，現在雖然離開了你們整兩年，爲了特別的原因，我不能回到你們那裏，而關於你們的一

切，我不時都能想起。

每逢在下課後，你們牽成一個大圈子，把我圍在坎心，你們跳舞、唱歌。有時我急着要走，你們便搶掉我手裏的書包，奪走我披着的大衣。阿堃最頑皮，跑出圈子，悄悄走到整容鏡前，穿上我的大衣，擎着書包，學着我走路的姿勢，一般正經地走過同學們面前，以致惹得他們大笑，而阿堃的臉上却繃得沒有一絲笑紋，這時你們有的笑得俯下身體的叫肚子疼，我却高聲的喊：『小鳥兒們不要吵！』

『是的大姐姐，我們不再吵了，可是大姐姐得告訴我們夜鶯詩人的故事！』阿堃嬌憨的央求着。而你們也附和着大姐姐講，大姐姐講，亂烘的釀成一片。呵！多可愛的小鳥兒們呀！兩年來我不曾聽見

你們清脆的歌聲了，在江南我雖也教着那一羣天真的女孩，但是她們太嬌婉，太懂事故，使我不能從她們的身上，找出你們的坦白、直爽、無愁無慮，因此我時常熱切的懷念你們。

你們所刻在我心幕上的印象太深了，在豐潤蘋果般的臉上，不只充盈了坦白的頑皮；有時誠摯感動的光波，是盎然於你們的眼裏。每當我不響的向你們每個可愛的面孔上看時，你們是那樣乖，那樣知趣的等待着，自然你們早已摸到我的脾氣，每逢這種時候，我總有些嚴重的話，要敲進你們的心門。唉！親愛的小鳥兒們，現在想來我真覺得罪過，我自己太脆弱易感，可是我有了什麼憂愁和感慨，我不願向那些老成持重的人們面前伸訴，而我只喜歡把赤裸的心弦在你們面前

彈。說起來我太自私，因為我把得定這淒音能激起你們深切的共鳴，而我忘記這是使你們受苦的。

那一天我給你們講國語，正講到一個愛國童子的故事，那時你們已經夠興奮了，而我還要更使你們興奮到流淚，我把國內政治的黑暗，揭示給你們聽；把險詐的人心在你們面前解剖，立刻我看見你們臉上的笑容淡了；舒展的眉峯慢慢攢聚起來了，你們在地板上擦鞋底

的毛病，也陡然改了，課堂裏那樣靜悄悄，我呢，莊嚴的坐在講壇上，殘忍的把你們的靈魂宰割，好像一個屠夫宰割一羣小羊般。因此每次在我把你們攪擾後，我不知不覺要紅臉，要嚙淚。唉！親愛的孩子們，我雖然對你們如是的_不仁，而你們還是那樣熱烈的信任我；愛

戴我，有時候你們遇到困難的問題，不去告訴你們親切的父母，而反來和我商量，當這種時候，竟使我又歡喜又慚愧。在這個到處瀾漫了欺詐的世界上，而你們偏是這樣天真，無邪，這怎能叫我不歡喜呢？但是自己仔細一想，像我這樣寒儉的靈魂，又有什麼修養，究能幫助你們多少？恐怕要辜負了你們的熱望，這種罪惡，比我在一切人羣中，所犯的任何罪惡都來得不容輕赦。唉！親愛的小鳥兒們呀！你們誠意的想從人間學到一切，而你們實是這世界上最高明的先生。你們有世人久已遺失的靈魂，你們有世人所絕無的純真。你們的器量胸襟，是與萬物神靈相融合的。一個乞丐，被人人所鄙視，而你們看他與天上的神祇沒有分別；便是一隻麻雀也能得你們熱烈友情的愛護。

你們是偉大的，我一生不崇拜英雄，我只崇拜你們。

但是殘忍的時光，轉變的流年，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剝蝕你們，層出不窮的人事，將如毒蛇般毀滅你們的靈魂。在你們含着甜淨的美麗上，刻了輕微的愁苦之紋，漸漸的你們便失去了純真。被快樂的神祇所摒棄。唉！親愛的小鳥兒們！你們應當怎樣抓住你們的青春！你們不願意永遠保持孩子的心嗎？但是你們無法禁止太陽的輪子，繼續不斷的轉，也不能留住你們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是你們可以辦得到的，你們永遠不要作一件使良心痛苦的事，努力親近大自然，選擇你們的朋友，於春風帶來的鳥聲中；於秋雨灑徧的田野間。一切的小生物都比久經世故的人類聰明、純潔。這樣你們才能永遠保持孩子純真的

心，永遠作隻自由翔空的鳥兒；并且可用你們大公無私的純情來拯救沈淪的人類。

親愛的小鳥兒們，願秋風帶來你們清醇的歌聲，更盼雁陣從這裏過時，給我留下些你們的消息。

我心弦的繁音，將慢慢的向你們彈；我將告訴你們在這分別的兩年中，我所經歷的一切。我更想把江南溫柔女兒的心音；彈給你們聽。再談了，我親愛的小鳥兒們！願今夜你們的美羽，飛入我的夢魂！

(一)

黃昏時你們如一羣小天使般飛到我家裏。堃和璧每人手裏捧着兩束鮮花。花束上的鳳尾草直拖到地上，堃個子太小，又怕踏了牠，因此巔起腳來走着，璧先開口說：『大姐！這是我們送你的紀念品！』

『呵！多謝！我的小鳥兒們！』我說過這話。心裏真有些酸楚，回頭看你們時，也都眼淚汪汪的注視着我，天真的孩子們！我真有些不該，使你們嫩弱的心靈上，受到離別的創傷！我笑着拉你們到房裏。把我預備好了的許多小畫片分給你們，并且每人塞了一塊糖在嘴裏，你們終竟笑了，我才算放了心。

七點多鐘，我們分坐三輛汽車，一同來到東車站，堃和璧還不會忘記那兩束花。可憐的小手臂，一定捧得發酸了吧！我叫你們把牠們

放在箱子上，你們只笑着搖頭，直到我的車票買好，上了二等車，你們才恭恭敬敬的把那兩束花放在我身旁的小桌上。這時來送行的朋友親戚竟擠滿了一屋子，你們真乖覺，連忙都退出來，只站在車窗前，兩眼灼灼的望着我。這使我無心應酬那些親戚朋友，丟下他們，跑下車來，果然不出所料，你們都團團把我圍住。可是你們并沒多話說。只在你們的神色上，把你們惜別的真情，都深印在我心上了。

不久開車的鈴聲響了。我和你們握過手，跳上車去，那車已漸漸的動起來了。

「給我們寫信！」在人聲喧鬧中，我聽見堃這樣叫着，我點頭，搖動手巾，而你們的影子遠了。車子已出了城，我只向着那兩束花出

神，好像你們都躲在花心裏，可是當我採下一朵半開的玫瑰細看時，我的幻想被驚破了。哦！我才知道從此我的眼前找不到你們，要找除非到我的心裏去。

不知不覺，車子已到了豐台站，推開窗子。漫天湧着朵朵的烏雲，那上弦的殘月，偶爾從雲隙裏向外探頭，照着荒漠的平原，顯出一種死的寂靜，我靠窗子看了半晌，覺得秋夜的風十分銳利，吹得全身發顫，連忙關上玻璃窗，躲在長椅上休息，正在有些睡意的時候，忽聽見一陣細碎的聲音，敲在窗上，抬起身子細看了，才知道已經下起雨來，這時車已到天津站了。雨越下越緊，水滴從窗子縫裏淌了下來，車廂裏滿了積水，腳不敢伸下去，只好蜷伏着不動。

在聽風聽雨的心情中我竟沉沉睡去，天亮時我醒來，知道雨還不
曾止，車窗外的天竟墨黑的向下沈，幾乎立刻就要被活埋了。唉，親
愛的孩子們！這時我真想回去，同你們在一起唱歌捉迷藏呢！

正在我煩燥極了的時候，忽然車子又停住了。伸頭向外看看正是
連山車站，我便約了同行的朋友，到飯車去吃些東西，一頓飯吃完
了，而車子還沒有開走的消息，我們正在猜疑，忽又遇見一個朋友，
從頭等車那面走來，我們談起，才知道前面女兒河的橋被大水衝壞
了，車子開不過去，據他說也許隔幾個鐘頭便可修好，因此我們只好
悶坐着等，可恨雨仍不止，便連到站台上散散步都辦不到，而且車廂
裏非常潮濕，一羣羣的蒼蠅像造反般飛飛。同時廁所裏一陣陣的臭

味，燻得令人作嘔，……而最可惱的是你們送我的那些鮮花，也都低垂了頭，憔悴的望着我。

夜裏八點了，仍然沒有開車的消息，雨呢！一陣密一陣稀的跟着，全車上的人，都無精打彩的在打盹，忽然聽見嗚嗚的汽笛聲，跟着從東北開來一輛火車，到站停住，我們以爲前面斷橋已經修好，都不禁喜形於色，熱望開車，那曉得這時忽跳上幾個鐵路的路警，和護車的兵士來，他們滿身沸得水鷄似的，一個身材高高，年紀很輕的兵自言自語的道：『他媽的，差點沒幹了，好傢伙，這羣鬍子，夠玩的，要不仗了水深，他們早追上來了，嚇唬開了幾十槍！……』

『怎麼，沒有受傷嗎？』一個胖子護車警察接着問。

『還好！沒有受傷的，唉，他媽的，我們就沒敢開鎗，也顧不得要開車的牌子，撥轉車頭就跑回來了。』那高身材的兵說。

這個沒頭沒腦的消息，多麼使人可怕，全車的人，臉上都變了顏色，這二等車上有從北戴河上來的外國女人。她們聽說鬍子，不知是什麼東西，也許她們是想到那戲台上所看見披紅鬍子的花臉了嗎？於是一陣破竹般的笑聲，打破了車廂裏的沈悶空氣。

後來經一個中國女醫生，把這鬍子的可怕告訴她們，立刻她們聳了一聳肩，繃眉頭，沈嘿了！

車上的客人們，全爲了這件事，紛紛議論，才知道適才那車輛，是從山海關開來的，車上有幾箱現款，被鬍子探聽到了，所以來搶

車，那些鬍子都在陳家屯高粱地裏埋伏着。只是這時山水大漲，高粱地上水深三尺多，這些鬍子都伏在水裏，因此走得慢，不然把車子包圍了，兩下裏就免不了要開火，那就要苦了車上的客人，所以只好掉頭跑回來了。現在這輛車也停在連山站。就是退回去都休想了，因為上一刻綏中縣也被大水沖了，因此只好都在連山過夜，連山是個小站，買東西極不方便，飯車上的飯也沒有多少了，這些事情都不免使客人們着急。

夜裏車上的電燈都熄了，所有的路警護車兵，都調到站外駐紮去了。滿車烏黑，而且窗外狂風虎吼般的吹着，睡也不能入夢，不睡却苦無法消遣，真窘極了，好容易挨到村外的鷄唱五更東方有些發白

原书缺页

現在呢，我也是苦惱的縲着眉頭。

中午到了，太陽偶爾從雲縫裏透出光來，我的朋友鐵君他忽走來說道：『恐怕這車一時開不成，吃飯睡覺都不方便，約我們到離這裏不遠的高橋鎮去，那裏他有一個朋友，在師範學校作教務主任。真的這車上太悶人，所以我就決定去了。』

到了高橋鎮，小小的幾間破爛瓦房，原來就是車站的辦公室了。走過一條骯髒的小泥路，忽見面前河水漣漪；除變成有翅膀的小天使，是沒法過去的。後來一個鄉下人，趕着一輛騾車來了，騾車你們大約都沒有看見過吧！用木頭作成轎子形的一個車廂，下面裝上兩個輪子，用一頭騾子拖着走，這種車子，是從前清朝的時候，王公大人常

坐的。可是太不舒服了，不但腳伸不直，而且時時要挨暴栗，因為車子四周圍都是硬木頭作成的，車輪也是木頭的，走在那坑陷不平的道路上，一顛一播的，使坐在車裏的人，一不小心，頭上就碰起幾個疙臍來。

那個趕車的鄉下人對我們說：『坐我的車子過去吧！』

『你拖我們到師範學校要多少錢？』我的朋友們問。

『一塊半錢吧！』車夫說。

『怎麼那麼貴？』我們說。

『先生！你不知道這路多難走呢，這樣吧，乾脆你給一塊錢好嗎！』

『好，可是你要拖得穩！』

我們把東西先放到車上，然後我坐在車廂最裏面，那兩個朋友一個坐在外面，一個坐在右車沿上，趕車的坐在左車沿，他一聲「于，得，」騾子開始前進了，走不到幾步，那積水越發深了，騾子的四條腿都淹沒在水裏，車廂歪在一邊，我的心嚇得砰砰跳，如果稍稍再歪一些，那車廂一定要翻過來扣在水裏，這是多麼險呀！

這時候車夫用蠻勁的打那騾，打得那騾子左閃右避，腳踝上淌着鮮血，真叫我不忍心，連忙禁止車夫不許打，我們想了方法，先叫一個鄉下人把兩位朋友背過河去，然後再把東西拏出來，車子輕了，騾子才用勁一跳，離開了那陷坑，我才算脫了險。

原书缺页

飯，可是我們走到所謂的大街上，原來是一條長不到十丈，闊不滿一丈的小土道，在道旁有一家飯館，也就是這鎮上唯一的大店了，我們坐下喝了一杯滿是鹹澀味兒的茶，點起菜來除了豬肉就是羊肉，我被這些肉裝滿了肚子，回來時竟胃疼起來了。

到了晚上，沒有電燈，只好點起洋蠟頭來，正想睡覺，忽聽見遠處哨子的響聲，那令人喪胆的鬚匪影子，又逼真的湧上我的心頭，這一夜我半睜着眼挨到天亮。

一天一天像囚犯坐監般的過去，也竟挨過十天了。這時忽得到有車子開回北平的消息，雖然我們不願意折回去，可是通遼甯的車正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開。沒有辦法，只好預備先回天津，從天津再乘船到

日本去吧！

夜半從夢裏醒來，半天空正下着傾盆的大雨，第二天清晨看見院子裏積了一二尺深的水，叫人到車站問今天幾點鐘有車，誰知那人回來說，軌道又被昨夜的大雨衝壞了。——我們只得把已經打好的行李再打開，苦悶的等，足足又等了三天才上了火車，一路走過營盤綏中等處，軌道都只用沙石暫墊起來的，所以車子走得像一條受了傷的蟲子一般慢。挨到山海關時，車子停下來時，前途又發生了風波，車站上人聲亂烘烘，有的說這車不往南開了。問他爲什麼不開，他支支吾吾的更叫人疑心，我們也推測不出其中的奧妙。後來隱約聽見有人在低聲的說，『關裏兵變所以今夜這車不能開。』過了半點鐘光景，我的

朋友鐵君又得了一個消息說：『兵變的事，完全是謠言，車子立刻就開了！』

果然不久車子便動起來，第二天九點鐘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幾天，又坐船到日本，……呵！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再想不到我又回到天津了吧！按理我應當再到北平和你們玩玩，不過我竟因了許多困難不能如願——而且直到今天我才得工夫，把這一段艱辛的旅途告訴你們，親愛的小鳥兒們，我想在這兩年中，你們一定都長高了，但我願你們還保持着從前那種純真的心！

原书空白页

秋光中的西湖

我像是負重的駱駝般，終日不知所謂的向前奔走着；突然心血來潮，覺得這種不能喘氣的生涯，不容再繼續了，因此便決定到西湖去，略事休息。

在匆忙中上了滬杭甬的火車；同行的有朱王二女士和建，我們相對默然的坐着，不久車身蠕蠕而動了，我不禁嘆了一口氣道：『居然離開了上海。』

『這有什麼奇怪，想去便去了！』建似乎不以我多感慨的態度爲

然。

查票的人來了，建從洋服的小袋裏掏出了四張來回票，同時還帶出一張小紙頭來，我檢起來看見上面寫着：『到杭州：第一大吃而特吃，大玩而特玩……』真滑稽，這種大計劃也值得大書而特書；我這樣說着遞給朱王二女士看，她們也不禁哈哈大笑。

車到嘉興時，天已大黑，我們肚子都有些餓了，但火車上的大菜既貴又不好吃，我便提議吃茶葉蛋，便想叫茶房去買，他好像覺得我們太吝嗇，坐二等車至少也應當吃一碗火腿炒飯，所以他冷笑道：『要到三等車裏才買得到；』說着他便一溜烟跑了。

『這傢伙真可惡！』建憤怒的說着，最後他只得自己跑到三等車去

買了來；吃茶葉蛋我是拿手，一口氣吃了四個半，還覺得肚子裏空無所有，不過當我伸手拿第五個蛋時，被建一把奪了去一面滿怒道：『你這個人真不懂事，吃那麼許多，等些時又要鬧胃痛了。』

這一來只好嚙一口唾沫算了。王女士却向我笑道：『看你個子很瘦小，吃起東西來到很兇！』其實我只能吃茶葉蛋，別的東西倒不可一概而論呢！——我很想這樣辯護，但一轉念，到底覺得無謂，所以也只有淡淡的一笑，算是我默認了。

車子進杭州城站時，已經十一點半了，街上的店舖多半都關了門，幾盞黯淡的電燈，放出微弱的黃光來，但從火車上下來的人，却吵成一片擠成一堆，此外還有那些客棧的招攬生意的茶房，把我們圍

得水洩不通，不知化了多少力氣，才打出重圍叫了黃包車到湖濱去。

車子走過那石砌的馬路時，一些熟習的記憶浮上我的觀念界來，一年前我同建曾在这幽秀的湖山中作過寓公，轉眼之間早又是一年多了，人事只管不停的變化，而湖山呢，依然如故，清澈的湖波，和籠霧的峯巒似笑我奔波無謂吧！

我們本決意住清泰第二旅館，但是到那裏一間，已經沒有房間了，只好到湖濱旅館去。

深夜時我獨自憑着望湖的碧欄，看夜幕沉沉中的西湖，天上堆疊着不少的雨雲，星點像怕羞的女郎，躑躅於流雲間，其光隱約可辨。十二點敲過許久了，我才回到房裏睡下。

晨光從白色的窗幔中射進來，我連忙叫醒建，同時我披了大衣開了房門，一陣沁肌透骨的秋風，從桐葉梢頭穿過，颯颯的響聲中落下了幾片枯葉，天空高曠清碧，昨夜的雨雲早已躲得無形無蹤了，秋光中的西湖，是那樣的冷靜，幽默，湖上的青山，如同深紐的玉色，桂花的殘香，充溢於清晨的氣流中，這時我忘記我是一隻駱駝，我身上負有人生的重担。我這時是一隻紫燕，我翱翔在清隆的天空中，我聽見神祇的讚美歌，我覺到靈魂的所在地，……這樣的，被釋放不知多少時候，總之我覺得被釋放的那一霎那，我是從靈宮的深處流出最驚喜的淚滴了。

建悄悄的走到我的身後，低聲說道：『快些洗了臉去訪我們的故

居吧！」

多悵惘呵，他驚破了我的幻夢，但同時又被他引起了懷舊的情緒，連忙洗了臉，等不得吃早點便向湖濱路崇仁里的故居走去。到了弄堂門口，看見新建的一間白木的汽車房，這是我們走後惟一的新鮮東西。此外一切都不曾改變，牆上貼着一張招租的帖子，一看是四號吉房招租……「呀！這正是我們的故居，剛好又空起來了，喂，隱！我們再搬回來住吧！」

『事實辦不到……除非我們發了一筆財……』我說。

這時我們已到那半開着的門前了，建輕輕推門進去，小小的院落，依然是石縫裏長着幾根青草，幾扇紅色的木門半掩着，我們在客

廳裏站了些時，便又到樓上去看了一遍，這雖然只是幾間空房，但那裏面的氣分；引起我們既往的種種情緒，最使我們覺得悵然的是陳君的死；那時他每星期六多半來找我們玩，有時也打小牌，他總是摸着光頭懊惱的說道：『又打錯了！』這一切影像仍逼真的現在目前，但是陳君已作了古人，我們在這空洞的房子裏，沉默了約有三分鐘，才悵然的離去。走到弄堂門的時候，正遇到一個面熟的娘姨——那正是我們鄰居劉君的女僕，她很殷勤的要我們到劉家坐坐。我們難却她的盛意，隨她進去，劉君才起床，她的夫人替小孩子穿衣服。我們這兩個不速之客夠使她們驚訝了。談了一些別後的事情抽過一枝烟後我們告辭出來，到了旅館裏吃過鷄絲麵，王朱兩位女士已在湖濱叫小划子，

我們議定今天一天玩水，所以和船夫講定到夜給他一塊錢，他居然很高興的答應了。我們買了一些菱角和瓜子帶到小划子上去吃，船夫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忠厚老頭子，他洒然的划着，溫和的秋陽照着我——使全身的筋肉都變成鬆緩，癩洋洋的靠在長方形的藤椅背上。看着畫槳所激起的波紋，好像萬道銀蛇蜿蜒不息。這時船已在三潭印月前面，白雲菴那裏停住了，我們上了岸走進那座香烟闐然的古廟，一個老和尚坐在那裏向陽。菩薩案前擺了一個籤筒，我先抱起來搖了一陣得了一個上上籤，於是朱王二女士同建也都每人搖出一根來，我們大家拿了籤條嘻嘻哈哈笑了一陣，便拜別了那四個怒目咧嘴的大金剛，仍舊坐上船向前泛去。

船身微微的撼動，彷彿睡在兒時的搖籃裏，而我們的同伴朱女士她不住的叫頭疼。建像是天真般的同情地道：『對了，我也最喜歡頭疼，隨便到那裏去，一吃力就頭疼，尤其是昨夜太勞碌了不會睡好。』

『就是這話了，』朱女士說：『并且，我會暈車！』

『暈車真難過……真的呢！』建故作正經的同情她，我同王女士禁不住大笑，建只低着頭，強忍住他的笑容，這使我更要大笑。船泛到湖心亭，我們在那裏站了些時，有些感到疲倦了；王女士提議去吃飯。建說：『到了實行我「大吃而特吃」的計劃的時候了。』

我說：『如要大吃特吃就到樓外樓去吧，那是這西湖上有名的飯館，去年我們曾在這裏遇到宋美齡呢！』

『哦，原來如此，那我們就去吧！』王女士說。

果然名不虛傳，門外停了不少輛的汽車，還有幾個丘八先生點綴這永不帶有戰爭氣氛的湖邊。幸喜我們運氣好，僅有唯一的一張空桌，我們四個人各霸一方，但是我們爲了大家吃得痛快，互不牽掣起見，各人叫各人的菜，同時也各人出各人的錢，結果我同建叫了五隻湖蟹，一尾湖魚，一碗鴨掌湯，一盤蝦子冬筍，她們二位女士所叫的菜也和我們大同小異。但其中要推王女士是個吃喝能手，她吃起湖蟹來，起碼四五隻，而且吃得又快又乾淨。再襯着她那位最不會吃湖蟹的朋友朱女士，才吃到一個的時候，便叫起頭疼來

『那麼你不要吃了，讓我包辦吧！』王女士笑嘻嘻的說。

『好吧！你就包辦，……我想吃些辣椒，不然我簡直吃不下飯去。』朱女士說。

『對了，我也這樣，我們兩人真是事事相同，可以說百分之九九一樣，只有一分不一樣……』建一般正經的說。

『究竟不同是那一分呢！』王女士問。

『你真笨伯，這點都不知道，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呵！』建說。這時朱女士正捧着一碗飯待吃，聽了這話笑得幾乎把飯碗摔到地上去。

『簡直是一羣瘋子，』我心裏悄悄的想着，但是我很驕傲，我們到現在還有瘋的興趣，於是把我們久已拋置的童年心情，從墳墓裏重新

復活，這不能說不是奇蹟罷！

黃昏的時候，我們的船蕩到藝術學院的門口，我同建去找一個朋友，但是他已到上海去了；我們嗅了一陣桂花的香風後，依然上船，這時涼風陣陣的拂着我們的肌膚，朱女士最怕冷，裹緊大衣，仍然不覺得暖，同時東方的天邊已變成灰黯的色彩，雖然西方還漾着幾道火色的紅霞，而落日已墮到山邊，只在我們一霎眼的工夫，已經滾下山去了。遠山被烟霧整個的掩蔽着，一望蒼茫。小划子輕泛着平靜的秋波，我們好像駕着雲霧，冉冉的已來到湖濱。上岸時，湖濱已是燈火明耀，我們的靈魂跳出模糊的夢境。雖說這馬路上依然是可以慢步無礙，但心情却已變了。回到旅館吃了晚飯後，我們便商量玩山的計

劃，上山一定要坐山兜，所以叫了轎班的頭老，說定遊玩的地點和價目；這本是小問題，但是我們却充分討論了很久；第一因為山兜的價錢太貴，我同朱女士有些猶疑，可是建同王女士堅持要坐，結果是我們失敗了，只得讓他們得意揚揚的吩咐轎班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來。

今日是十月九日——正是陰曆重九後一日，所以登高的人很多，我們上了山兜，出湧金門，先到淨慈觀去看浮木井——那是濟顛和尚的靈蹟。但是在我看來不過一口平凡的井而已，所聞木頭浮在當中的話，始終是半信半疑。

出了淨慈觀又往前走，路漸荒蕪，雖然滿地不少黃色的野花，半紅的楓葉，但那透骨的秋風，唱出颯颯瑟瑟的悲調，不禁使我又悲又

喜；像我這樣勞碌的生命，居然能夠抽出空閒的時間來聽秋蟬最後的哀調，看楓葉鮮豔的色彩，領略丹桂清絕的殘香，——靈魂絕對的解放，這真是萬千之喜。但是再一深念，國家危難人生如寄，此景此色只是增加人們的哀痛，又不禁悲從中來了……我儘管思緒如麻，而那擡山兜的伙子，不斷的向前進行，漸漸的已來到半山之中，這時我從兜子後面往下一看，但見層崖壘壁，山徑崎嶇，不敢胡思亂想了，捏着一把汗，好容易來到山頂，才吁了一口長氣，在一座古廟裏歇下了。

同時有一隊小學生也興致勃勃的奔上山來，他們每人手裏拿了一包水果一點吃的東西，都在廟堂前面院子裏的雕欄上坐着邊唱邊吃。我們上了樓坐在迴廊上的藤椅上，和尚泡了上好的龍井茶來。又端了

一碟瓜子，我們坐在藤椅上，東望西湖，漾着灩灩光波。南望錢塘，孤帆飛逝；激起白沫般的銀浪。把四圍無限的景色，都收羅眼底。我們正在默然出神的時候，忽聽朱女士說道：『適才上山我真嚇死了，若果摔下去簡直骨頭都要碎的，等會兒我情願走下去。』

『對了，我也是害怕，回頭我們兩人走下去罷，讓她們倆坐轎！』
建說。

『好的，』朱女士欣然的說。

我知道建又在使捉狹，我不禁望着他好笑，他格外裝得活像說道：『真的我越想越可怕，那樣陡削的石級，而且又很滑，萬一仗子脚一軟那還了得，……』建補充的話和他那種強裝正經的神氣，只惹

得我同王女士笑得流淚，一個四十多歲的和尚，他悄然坐在大殿裏，看見我們這一羣瘋子，不知他作何感想，但見他默默無言只光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景。也許他也正忍俊不禁，所以只好用他那眼觀鼻，鼻觀心的苦功罷！我們笑了一陣，喝了兩遍茶才又乘山兜下山。朱女士果然實行她步行的計劃，但是和她表同情的建，却趁朱女士回頭看山景的一刹那，悄悄躲在轎子裏去了。

『喂！你怎麼又坐上去？』朱女士說。

『呀！我這時忽然想開了，所以就不怕摔，……並且我還有一首詩奉勸朱女士不要怕，也坐上去罷！』

『到底是詩人，……快些念來我們聽聽罷！』我打趣他。

『當然，當然，他說着便高聲念道：「坐轎上高山，頭後腳在先，請君莫要怕，不會成神仙。」』

這首詩又使得我們鬨然大笑。但是朱女士却因此一勸她才不怕摔，又坐上山兜了。中午的時候我們在龍井的前面齋堂裏吃了一頓素菜，那個和尚說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話，我因問他是不是北方人。他說：『是的，才從北方游方駐劄此地。』這和尚似乎還文雅，他的廟堂裏掛了不少名人的字畫，同時他還問我在什麼地方讀書；我對他說家裏蹲大學，他似解似不解的諾諾連聲的應着，而建的一口茶已噴了一地；這簡是太大煞風景，我連忙給了他三塊錢的香火資，跑下樓去，這時日影已經西斜了，不能再流連風景，不過黃昏的山色特別富麗，

彩霞如垂幔般的垂在西方的天際，青翠的崗巒籠罩着一層乾綃似的烟霧，新月已從東山冉冉上升；遠遠如弓形的白堤和明淨的西湖都籠在沉沉暮靄中，我們的心靈浸醉於自然的美景裏，永遠不想回到熱鬧的城市去，但是轎夫們不懂得我們的心事，只顧奔他們的歸程，「嗒啞」一聲山兜停了下來，我們翱翔着的靈魂，從新被摔到滿是陷阱的人間。於是疲乏無聊，一切的情感圍困了我們。

晚飯後草草收拾了行裝，預備第二天回上海，這秋光中的西湖又成了靈魂上的一點印痕生命的一頁殘史了。

可憐被解放的靈魂眼看着牠垂頭喪氣的又進了牢囚。

十一，八日上海

跳舞場歸來

太陽的金光，照在淡綠色的窗帘上，庭前的桂花樹影疏斜斜的映着。美櫻左手握着長才及肩的柔髮；右手的牙梳就插在頭頂心。她的眼睛注視在一本小說的封面上，——那只是一個畫得很單調的一些條紋的封面；而她的眼光却纏繞得非常緊。不久她把半長的頭髮捲了一個鬆鬆的髻兒，嫵嫵的把牙梳收拾起來，她就轉身坐在小書桌旁的沙發上，伸手把那本小說拏過來翻看了一段。她的臉色更變成慘白，在她放下書時，從心坎裏吁出一口氣來。

無情無緒的走到粧台旁，開了溫水管洗了臉，對着鏡子擦了香粉和胭脂。她向自己的影子倩然一笑，似乎說：『我的確還是很美，雖說我已經三十四歲了。……但這有什麼要緊，只要我的樣子還年輕！迷得倒人，……』她想到這裏，又向鏡子仔細的端詳自己的面孔，一條條的微細的縐痕，橫臥在她的眼窩下面。這使得她陡然感覺到氣餒。呀，原來什麼時候，已經有了如許的縐痕，莫非我真的老了嗎？她有些不相信，……她還不曾結婚，怎麼就被老的恐怖所壓迫呢？是了，大約是因爲她近來瘦了，所以臉上便有了縐痕，這僅僅是病態的，而不是被可怕的流年所毀傷的成績。同時她向自己笑了，哦！原來笑起來的時候，眼角也堆起如許的縐痕……她砰的一聲，把一面鏡

子向桌子上一丟，傷心的躲到床上去哭了。

壁上的時計噹噹的敲了八下，已經到她去辦公的時間了。沒有辦法，她起來揩乾眼淚，從新擦了脂粉，披上袂大衣，走出門來，美麗的秋天太陽，照着清碧無塵的秋山；還有一陣陣涼而不寒的香風吹拂過來。馬路旁竹籬邊，隱隱開着各色的菊花，唉，這風景是太美麗了。……她深深的感到一個失了青春的女兒；孤單的在這美得如畫般的景色中走着，簡直是太不調和了。於是她不敢多留意，低着頭，急忙的跑到電車站，上了電車時，她似乎心裏鬆快些了。幾個摩登的青年，不時的向她身上投眼光，這很使她感到深刻的安慰，似乎她的青春并不曾真個失去；不然這些青年何致於……她雖然這樣想，然

而還是自己信不過。於是悄悄的打開手提包，一面明亮的鏡子，對她照着，——一張又紅又白的橢圓形的面孔；細而長的翠眉；有些帶疲勞似的眼睛；直而高的鼻子，鮮紅的櫻唇，這難道算不得美麗嗎？她傲然的笑了。於是心頭所有的陰雲，都被一陣帶有炒栗子香的風兒吹散了。她趾高氣揚跑進辦公室，同事們已來了一部份，她向大家巧笑的叫道：『你們早呵！』

『早』一個圓面孔的女同事，柔聲柔氣的說：『哦！美櫻你今天真漂亮，……這件玫瑰色的衣衫也正配你穿！』

『唷，你真會作怪，居然把這樣漂亮的衣服穿到 Office 來！』那個最喜歡挑剔人錯處的金英作着鬼臉說。

『這算什麼漂亮！』美櫻不服氣的反駁着：『你自己穿的衣服難道還不漂亮嗎？』

『我嗎？』金英冷笑說：『我不需要那麼漂亮，沒有男人愛我，漂亮又怎麼樣？不像你交際之花，今日這個請跳舞，明天那個請吃飯，我們是醜得連同男人們說一句話，都要嚇跑了他們的。』

『噫！你這張嘴，就不怕死了下割舌地獄，專門嚼舌根！』一直沉默着的秀文到底忍不住插言了。

『你不用幫着美櫻來說我。……你問問她這個禮拜到跳舞場去了多少次？……聽說今天晚上那位林先生又來接她呢！』

『哦，原來如此！』秀文說：『那麼是我錯怪了你了！美櫻小鬼走

過來，讓我盤問盤問；這些日子你幹些什麼秘密事情，趁早公開，不然我告訴他去！」

「他是那個？」美櫻有些吃驚的問。

「他嗎，你的爸爸呀！」

「噫，你真嚇了我一跳，原來你簡直是在發神經病呀！」

「我怎麼在發神經病？難道一個大姑娘，每天夜裏抱着男人跳舞，不該爸爸管教管教嗎？……你看我從來不跳舞，就是怕我爸爸罵我……哈哈。」

金英似真似假，連說帶笑的發揮了一頓。同事們也只一閃完事。但是却深深的惹起了美櫻的心事；抱着男人跳舞；這是一句多麼神祕

而有趣味的話呀！她陡然感覺得自己是過於孤單了。假使她是被抱到一個男人的懷裏，或者她熱烈的抱着一個男人，似乎是她所渴望的。這些深藏着的意識，今天非常明顯的湧現於她的頭腦裏。

辦公的時間早到了，同事們都到各人的部份去作事了。只有她怔怔的坐在辦公室，手裏雖然擎着一隻筆，但是什麼也不會寫出來。一疊疊的文件，放在桌子上，她只漠然的把這些東西往旁邊一推。只把筆向一張稿紙上畫了一個圈，又是一個圈。這些無秩序的大小不齊的圈兒，就是心理學博士恐怕也分析不出其中的意義吧！但美櫻就在這莫明其妙的畫圈的生活裏混了一早晨，下午她回到家裏，心頭似乎塞着一些什麼東西，飯也不想吃，拖了一床綢被便蒙頭而睡。

秋陽溜過屋角，慢慢的斜到山邊；天色昏暗了。美櫻從美麗的夢裏醒來，她揉了揉眼睛，淡綠色窗帘上，只有一些灰黯的薄光，連忙起來開了電燈，正預備洗臉時，外面已聽見汽車喇叭嗚嗚的響，她連忙鎖上房屋，把熱水瓶裏的水倒出來，洗了個臉；隱隱已聽見有人在外面說話的聲音；又隔了一時，張媽敲着門說道：『林先生來了！』

『哦！請客廳裏坐一坐我就來！』

美櫻收拾得齊齊整整，推開房門，含笑的走了出來說道：『Good evening Mr. Ling』那位林先生連忙走過去握住美櫻那一雙柔嫩的手，同時含笑說道：『我們就動身吧，已經七點了。』

『可以，』美櫻躊躇說：『不過我想吃了飯去不好嗎？』

『不，不，我們到外面吃，去吧！靜安寺新開一家四川店菜很好，我們在那裏吃完飯，到跳舞場去，剛剛是時候。』

『也好吧！』美櫻披了大衣便同林先生坐上汽車到靜安寺去，……

……

九點鐘美櫻同林先生已坐在跳舞場的茶桌上了。許多青年的舞女，正在那化粧室走了進來。音樂師便開始奏進行曲，林先生請美櫻同她去跳。美櫻含笑的站了起來，當她一隻手扶在那位林先生的肩上市，她的心脈跳得非常快，其實她同林先生跳舞已經五次以上了，爲什麼今夜忽然有這種新現象呢！她四肢無力的靠着林先生；兩頰如灼的燒着。一雙眼睛不住釘在林先生的臉上；這使林先生覺得有點窘，

正在這時候，音樂停了，林先生勉強鎮靜着和美櫻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叫茶房開了一瓶汽水，美櫻端着汽水，仍然在發癡，坐在旁邊的兩個外國兵，正吃得醉薰薰的，他們看見美櫻這不平常的神色，便笑着向美櫻丟眼色，作鬼臉。美櫻被這兩個醉鬼一嚇，這才清醒了。這夜不曾等跳舞散場他們便回去了。

一間小小的房間裏，正開着一盞淡藍色的電燈，美櫻穿着淺紫色的印花喬其紗的舞衣；左手支着頭部，半斜在沙發上，一雙如籠霧的眼，正向對面的穿衣鏡，端詳着自己倩麗的身影。一個一個的幻想的影子，從鏡子裏漾過『呀美麗的林！她張起兩臂向虛空摟抱，她閉緊一雙眼睛，她願意醉死在這富詩意的幻境裏。但是她搖曳的身體，正

碰在桌角上，這一痛使她不能不回到現實界來。

『噫！』她黯然嘆了一聲，一個使她現在覺得懊悔的印象明顯的向她攻擊了：

七年前她同林在大學同學的時候，那時許多包圍她的人中，林是最忠誠的一個。在一天清晨，學校裏因為全體出發到天安門去開會，而美櫻爲了生病，住在療養室裏，正獨自一個冷清清睡着的時候，聽窗外有人在問于美櫻女士在屋裏嗎？』

『誰呀？』美櫻懷疑的問。

『是林尚鳴……密司于你病好點嗎？』

『多謝！好得多了，一兩天我仍要搬到寄宿舍去，怎麼你今天不

曾去開會嗎？」

『是的，我因為還有別的事情，同時我惦記着你，所以不會去。』

美櫻當時聽了林的話，只淡淡的笑了笑。不久林走了，美櫻便拏出一本書來看，翻來翻去，忽翻出父親前些日子給她的一封信來，她又攤開來念道：

『櫻兒！ 你來信的見解很不錯，我不希望你作一個平常的女兒；我希望你要作一個爲人類爲上帝所工作的一個偉大孩子，所以你終身不嫁，正足以實現你的理想，好好努力吧！……』

美櫻念過這封信後，她對於林更加冷淡了；其餘的男朋友也因為聽了她抱獨身主義的消息，知道將來沒有什麼指望，也就各人另打主

張去了。而美櫻這時候又因爲在美國留學的哥哥寫信喊她出去。從前所有的朋友，更不能不隔絕了。美櫻在美國住了五年，回國來時，林已和一位姓蔡的女學生結婚了。其餘的男朋友也都成了家，有的已經兒女成行了。而美櫻呢，依然還是孤另另的一個人。而且近來更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煩悶……………

美櫻回想到過去的青春，和一切的生活。她只有深深的懊悔了。唉，多蠢呀！這樣不自然的壓制自己！難道結婚就不能再爲上帝和社會工作嗎？」

美櫻的心被情火所燃燒；她從沙發上跳了起來；把身上的衣服胡

亂的扯了下來。她赤了一雙腳，把一條白色的軟紗披在身上，頭髮也散披在兩肩。她怔怔的對着鏡子，喃喃的道：『一切都毀了，毀了！把可貴的青春不直一錢般的拋棄了，蠢呀！……』她有些發狂似的，伸手把花瓶裏的一束紅玫瑰，撕成無數的碎瓣，散落在她的四周，最後她昏然的倒在花瓣上。

……

第二天清晨，灼眼的陽光正射在她的眼上，把她從昏迷中驚醒！
『呀！』她翻身爬了起來含着淚繼續她單調的枯燥的人生。

人生的夢的一幕

這幾天紫雲的態度分外的柔媚，一絲笑痕常印在豐潤的雙頰上。每天她坐在公事房裏，一邊機械式的在一疊學生的課卷上批改，但她的靈宮是縈繞了一縷甜蜜的柔情，火爐裏燃着熊熊的煤炭火舌旋掩着，同時夾着一陣陣的畢剝聲，房中的空氣十分溫暖，冬天的陽光，也似知趣般的漾着金蛇的光波，射在她充溢春意的臉上。

『喂，紫雲幾時請我們吃喜酒呀？』一個手裏正織着絨線的荷芬含笑問。

『我一個人都不請，……』紫雲忸怩的說。

『那怎麼可以呢？……你就是不請我們也是要來的！』荷芬仍是笑嘻嘻的說。

紫雲聽了這話，默靜了一會，同時把手邊的課卷往桌旁一推，嬌柔的伸了個懶腰，手裏一隻半截的紅色鉛筆，仍然緊握着，在一張白紙上畫了一些不規則的條紋，一面仰起頭來對荷芬說：『真的，你們以後可以常到我們那裏去玩，我想把房子佈置得乾乾淨淨的，非常藝術化！』她對於這一番話，似乎自己也感覺太喜形於色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於是立刻又轉變了口氣說道：『咳！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馬馬虎虎的過掉算啦！』

『喂！你們聽，紫雲對於那位先生夠多麼親熱呵！』坐在椅角裏正在出神的瑩玉向她身旁的若蘭說：『現在就已經我們，我們了。』她說着哈哈的笑起來。

若蘭斜睨了她一眼『你眼熱嗎？不妨也快些找一個好了！』

『我呀！沒有那麼容易，……假使我要想嫁，不怕你們笑話，兒女早就多大了。』

她倆在一旁悄悄的議論着，但紫雲似乎並不曾注意，依然向荷芬說：『你說是不是？一個人何必那麼認真呢！』

『不錯！』荷芬似乎很同情的說：『Life is but a dream』這話實在不錯，不過夢有甜的有苦的分別，我祝福你運氣好，永遠作甜夢！』

『是嗎？……其實甜也罷苦也罷，總不過是一場夢罷了！』紫雲斜轉頭向荷芬嫣然一笑，便嫵娜的走到隔壁房裏去了。

這是一間佈置簡單的辦公室，紫雲坐在一張有手靠的椅子上，手裏握着鉛筆，默默的敲着桌緣，這時其他的同事都出去了，他獨自呆坐着，心頭感覺着一種從來所未有的充實，誰說人生沒有歸宿呢？投在愛人的懷抱裏，不就是最理想的歸宿嗎？……這幾年來終日過着東飄西蕩的生活，每逢看見別人享受着融融洩洩的家庭幸福，立時便有一重沉默的悲哀，悄悄向靈宮襲擊，雖爲爲了女兒的尊嚴，不敢向人前低訴，但夜半夢回枕上常常找到孤獨者的淚痕……現在呀！現在至少可以在那些沒有歸宿的人們面前昂起頭來，傲然的向她們一笑

了……。」

她沉思到這裏，從心坎裏漾出來的笑意，浮在兩片薄薄的脣上。正在這時，若蘅推門進來了。她把一疊書放在桌上很吃力的吁了一口長氣，同時拖了一張椅子坐在爐旁，向紫雲含笑道：『你紫雲的新家庭佈置得怎樣了？』

『簡直是亂七八糟，我真煩死了，又是看房子，又要買家具，並且還得上課，豈不忙死人嗎？』

『這種忙是甜蜜的，有人還希望不到呢！』若蘅天生一張忠厚的臉，使紫雲不知不覺把心肝掏了出來說道：『現在我也兩個姓了，每天辦完公回去，也有人談談笑笑，有時倦了我彈彈吉他，他唱唱歌，

你想不是很快樂的生活嗎？」

「對了，一個人最難得到是幸福的家庭，你現在有了這樣一個滿意的家庭，無形中可增加你許多生活的力量，我們都很替你開心！」

「真的嗎？……」紫雲說了一句忽然站了起來，道：「我去打電話叫他就來同我去看看家具。」她匆匆的出門去了。

這小辦公室裏陸續的進來了幾個同事，那個平素最有心計的瑩玉低聲向若蘅說道：「紫雲同你談些什麼？」

「談她未來的美滿的夢！」

「呵！人生真像作夢！」瑩玉慨然的說：「在一個多月以前，誰能料到紫雲會同金約翰結婚，而且是這麼快，……她現在真高興極

了！」

『對了。一個期演標梅的人，本來有找個愛人的需要，這是Nature。』若蘅很諒解似的說。

『不過我總覺得太快了，兩方面情形都不曾深切的了解……但願她們一直好下去！』很有經驗的楊冰說。

『大概不會怎樣吧！』荷芬推測着說：『因為紫雲是個多情人，她要同男人結了婚，一定會死心蹋地的對他好，所怕就是男人靠不住罷。』

『對了。女人變心的很少……不過這位金先生人也很忠厚，並且他很固執，愛什麼人就愛到底，……』若蘭說。

『那麼就沒有問題了。』若蘅說。

『不過經濟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嫁一個男人，至少這個男人應有獨力養家的能力……紫雲初結婚時當然還可以來作事，將來生了兒女，又怎麼辦呢？』……楊冰說。

『那又有什麼要緊，只要她倆有愛情，窮苦些又有什麼關係呢！』荷芬很超然的說。

『那到不盡然。』楊冰接言說：『從前我有一個朋友，她愛了一個青年學生，不顧家庭的反對，竟和他結了婚，起先還勉強過得去，後來生了小孩，便經濟更拮据了，兩個人東住住西吃吃，真不知道有多苦，最後還是分開了！』

楊冰舉出事實的證明，這使超然的荷芬也沒話說了。大家都沉默着。

紫雲打完電話回來了，笑咪咪的向若蘭說道：『你昨天說的有一家賣西式家具的在什麼地方，請你開個地名給我！』

『好！就離這裏不遠，坐二路電車可以直到門口。』

『請你把地名寫給我好吧？』金就來同我去看看。紫雲一面說着，一面把屈子打開，從那裏面拏出一個小小的立鏡來，支在辦公桌上，同時又拏出一盒香粉和鮮紅的胭脂來，先用一塊乾手巾把臉上的浮油揩乾了，然後輕輕的撲了些香粉，又淡淡的在兩頰抹了一些的胭脂！

『嗚！真漂亮！』瑩玉打趣的說：『可是胭脂擦得太淡了！』

『不，你不知道』Mr. 金頂不歡喜人擦很厚的胭脂，他歡喜自然，不愛打扮得和妖精樣的！』紫雲得意的說。

『真是女爲悅己者容呀！』從不會說笑話的若蘅也來了這麼一句頗俏皮的話，這使得在座人們都笑了。

紫雲收拾了一陣，站了起來把大衣穿上：『你們看我美嗎？』

『美極了！』大家不覺異口同聲的叫了出來，紫雲就在這些讚美聲中，嫵娜的出了辦公室。

一陣窸窣的皮鞋聲去得遠了，大家臉上都不期然露出一種冷漠的表情。

——這真是人生的夢的一幕——

——可是作夢的人往往不覺得這是夢！

這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裏，這剎那間是充滿着複雜的情緒。

原书空白页

水 災

薩縣有好幾天，不聽見火車經過時的汽笛聲，和車輪輾過軌道時的隆隆聲了。這是怎樣沉悶的天氣呵！絲絲的細雨，從早飄到夜，從夜飄到明，天空黑黝黝的，如同潑上了一層淡墨，人們幾乎忘記了太陽的形色，那雨點雖不是非常急驟的傾瀉着，而簷前繼續的雨漏聲，彷彿奏着不調協的噪樂，使人感到天地間這時是充塞了非常沉重的氣流，頭頂上的天，看着往下墜，幾乎要壓在人們的眉梢上了。便連呼吸也像是不容易呢，有時且聽見浪濤的澎湃聲，就是那些比較心胸曠

達的人，用一種希冀那僅僅是松濤的幻想，來自慰藉；也仍然不能使他們的眉峯完全舒展，一個大的隱憂正攪亂着這一縣民衆的心。

一天一天過去了，雨也跟着時間加增它的積量，愁苦也更深的剝蝕着村民的心。

忠信村的農夫王大每日每日，悶坐在家門口的草棚下，看着那被雨打得偃伏在地上的麥梗，和那漸漸萎黃的嫩麥穗，無論如何，他不能不被憂苦所熬煎。

「唉，老天爺！」他訥訥的叫着，忽然有一張絳紅色的小圓面孔，從草屋的門口現了出來，在那鮮紅的唇裏包滿着山藥，兩輔上下的扯動着。同時一雙亮晶晶的深而大的眼睛，不住的看着那正在嘆氣的

王大叫道：「爹爹！」

這是一種沁心的甜美的聲調，王大的心弦不禁顫動了，嘴角上掛了不能毀滅的笑容，伸手拉過這個可愛的孩子。溫和的撫弄他額前的短髮。但是雨滴又一陣急狂的敲在草棚上，王大只覺眼前一黑，陡然現出一個非常可怕的境地，他看見那一片低垂着頭，而大半萎黃了的麥穗，現在更憔悴得不像了，彷彿一個被死神拖住的人，什麼希冀都已完結。同時看見麥田裏湧起一股一股的白浪來，像一個伸牙舞爪的惡魔，正大張着嘴，吞噬着稼禾，屋舍人畜。漸漸的水湧到他的草房裏來，似乎看見自己的黑兒，正被一個大浪頭捲了去，他發狂的叫了起來。

正在編草簾的妻子，聽見這驚恐的吼叫，連忙從屋裏搶了出來，一把拖住王大，只見他兩眼大睜着，不住的喘氣。

『噫！黑兒的爹！這是怎麼啦？』妻驚慌的問他，這時黑兒也從草棚的木棹底下鑽了過來，用小手不住的推王大叫道：『爹爹！爹爹！』王大失去的魂靈，才又漸漸的歸了原殼，抬眼看看妻和黑兒，眼裏不禁滴下大顆大顆的眼淚，一面牽着黑兒，長嘆道：『這雨還只是下，後河裏的水已經和堤一般高了，要是雨還不止，這地方就不用想再有活人了！』

『唉，黑兒的爹，這是天老爺的責罰，白發愁也不濟事，我想還是到村東關帝廟，燒燒香，求求大慈大悲的關帝爺吧！也許天可憐』

見，雨不下了，豈不是好？」王大的妻，在絕望中，想出這唯一的辦法來，王大覺得妻子的主意是對的，於是在第二天，東方才有些發亮時，他便連忙起來，洗淨了手臉，叫起黑兒，拏了香燭紙錠往村東的關帝廟去。

到了那裏，只見那廟的矮牆，已被水冲倒了一半，來到大殿上，禮參了關公的法像，王大一面燒化紙錠，一面叫黑兒跪下叩頭，他自己并且跪在神前，禱祝了許久，才站起來，恭恭敬敬的又作了三個揖，這才心安意得的，同着黑兒回去了。

這一天下午，雨像是有住的意思，潑墨似的黑雲已漸漸退去，王大大心裏虔信關帝爺的百靈百驗，便自心裏許願，『如能免了這次的水

災，他一定許買個三牲供祭，『同時美麗的幻夢，也在腦子裏織起來，他在麥地裏遶着圈子，雖是有些麥穗已經澇了，但若立刻天晴，至少還有六七成的收穫，於是一細一細的糧食，在那金色的太陽下面閃光了，一擔擔的米穀，挑到打麥場去，跟着一疊疊的銀元握在手裏了，王大抱着希望而快樂的心情奔回草屋裏去，走進房，正迎着黑兒在抱着一個餅子啃呢，王大含笑的，把黑兒抱在膝上，用着充滿快樂的語調向黑兒說道：『小黑你想到村學裏去讀書嗎？』

黑兒笑嘻嘻的扳着王大的頸子道：『爹爹，我要念書，你得給我買一頂好看的帽子，也要作一件長衫，像鄰家阿英一樣的。』

『好吧，只要我們今年有收成，爹爹全給你買。』

黑兒真覺爹爹太好了，用嘴親着爹爹的手，漸漸的眼睛閉起來，他已走進甜美的夢境去了，王大輕輕的把他放平在大木床上，自己吃了一袋煙，和妻子吃過飯，也恬然的睡去。

半夜裏一個關雷，把這一家正在作着幸福之夢的人，驚醒了，王大，尤其心焦的不能睡，草房上正飛擊着急驟的雨點，窗眼裏閃着火龍似的電光；王大跳下地來，雙手合十的念道：『救苦救難的關帝爺。

……』

轟隆，轟隆，一陣巨響，王大的妻發抖的叫道：『你聽，你聽，黑兒的爹，這是什麼聲音呵？』

王大開了門，借着一道光亮的閃電，看見山那邊，一團，一團的

山水向下奔，王大失聲叫道：『老天，這可罷了，快些收拾東西逃命吧！』

王大幫着妻，打開床旁的木箱，抓了一堆衣服，用一個大包袱包了，又鄭重的把那歷年來存積的五十元光洋錢，搶出來，塞在懷裏，一面背了黑兒，冒着急雨，一脚高一脚低的奔那高坡去。

轟隆，轟隆，又是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他們回頭一看自己的草屋和草棚都被山水沖去了，許多的黑影，都向高處狂奔着，淒厲的叫着哭着，黑兒躲在王大的背上，叫道『我怕，我怕，爹爹呀！』王大喘着氣，拉着妻子已來到高坡上了，他放下黑兒，這時天色已漸亮了，回頭一看這村子已成了茫茫的大海了，而水勢依然狂漲，看看離這高

坡只有二三尺了，王大的妻把黑兒緊摟在懷裏，一面喊着菩薩救命呀！但是一切的神明都像聾了耳朵，再聽不見這絕望的呼聲，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高掀的大浪頭，向這土坡捲過來，於是這三個人影便不見了，土坡也被淹沒，只露出那土面上面的一株樹梢。

這樣恐怖的三天過去了，忠信村的水也漸漸退了，天色也已開晴，便是陽光，也仍然燦爛的照着，但在這燦爛光影下的一切的東西，却是令人可怕，被水泡腫了龐大的黃色尸體人和牲畜凌亂的擺着，在那一株松樹根下，正睡着王大的妻和黑兒可怕的尸體，而王大却失了蹤跡，不久來了灰衣灰褲的工兵，擎着鐵鍬土具，正在從事掩埋的工作，還有幾個新聞記者，帶了照像機，在這裏拍照。

忠信村已被這次的大水所毀滅了，現在雖然水已退淨，而房屋倒塌，田具失落，村民就是不死，也無法生存，但是有些懷戀着故土的村人們，仍然回來，草草搭個草棚，苦挨着度日，在一天早晨，鄰村的張泉從這忠信村經過，看見一個老農人，坐在一個小土坡前，低頭垂淚，走近細認，原來正是失蹤的王大，他站住叫道：

『王大叔。』

『是你啊！泉哥兒！』王大愁着眉說。

『王大叔！嬀子和黑兒兄弟呢？』張泉問。

王大聽見阿泉提起他妻和黑兒，抖擻着聲音道：『完了，什麼都完了！這一次的水災真夠人受啊！你們那裏倒還好？』

『哦，』阿泉說：『比這裏好些，不過也淹了不少的莊稼，冲倒三五十間草房呢？』……王大叔你這些日子在什麼地躲着的？

王大嘆了一口氣道：『你這裏坐下吧。』

阿泉坐在他身旁，於是王大開始述說他被水的經過：

『那夜大水來的時候，我們一家人都躲到屋後的高土坡上去，忽然一個浪頭蓋了下來，我連忙攀住一塊木板，任着牠飄了下去，幾陣浪頭，從我身上跳過去時，我噙了兩口水，就昏迷過去了，後來不知怎麼我竟被冲到一塊沙灘上，醒來時，看見一個打魚的老人正蹲在我身邊，看見我睜開眼，他叫道：『大嫂，這個人活了。』於是一個老婆婆從一隻魚船裏走來，給我喝了些水，我漸漸清楚起來，又蒙那好心

的魚翁，給我換了衣裳，熬了熱粥調養我，一連住了三天，便辭別了他們回到村裏來，唉，阿泉你看這地方還像是一個村落嗎？我今早繞着村子走了一遍，也不會看到黑兒和他的娘，後來碰見李大叔，他才告訴我他們已經被水淹死了，那邊的大塚埋着幾十個尸首呢，他們也在那裏邊。唉，泉哥兒，什麼都完了啊！」

「王大叔，你現在打算怎麼過活。」

「我已經答應李大叔同去修河堤，」王大說。

「是的，昨天我已經看見縣裏招募民夫修河堤的告示了！」張泉停了停接着說道：「我們村裏大半的人都要去，這到是一件好事，修好了河堤，以後的村民就不會再遭殃了。」

『我也正是這樣想。』王大說：『我自己受了苦，我不忍心以後的人再受苦。』

阿泉站起來點點頭道：『那麼明天我們河堤上見吧？』阿泉說完便走了，王大又向着那大塚滴了些淚，便去應募了。

幾個月以後河堤完工了，王大仍然回到忠信村來，他仍在他本來的草屋那裏，蓋了一間草屋，種了一些青菜和麥子，寂寞的生活着。

第二年的夏天到了，雖然仍接連着下了幾天雨，但因河堤的堅固高峻，村子裏是平安的，只有王大他是無福享受自己創造的命運，在那一年的秋初，他已被沉重的憂傷，銷毀了他的生命。

原书空白页

飄泊的女兒

震動全上海市的礮聲，在天色黎明的時候又從新開始了。一種恐怖和不知所措的情流，正通過每一個人的心，尤其是那一雙拋家失業飄泊在上海的女兒，她們簡直連一分鐘都不能勉強鎮靜了。她們睜開惺忪的而帶惶惑的眼睛，向她們所借住的朋友的客堂間，默察了以後，那個人材瘦弱名叫畏如的轉過面孔長嘆了一聲，兩顆亮晶晶的眼淚滴在枕上了。她的同伴星若是一個肌肉豐潤的女郎，這正是兩個相反的人型而她們發生了愛情，已經共同生活了五六年。

這時星若溫柔的撫弄着畏如垂在枕下的絲髮故意的歡笑道：『你這個傻瓜，又在發什麼神經病！』

畏如哽咽着道：『不是喲！哦，我那裏發什麼神經病，我真的是感着痛心！……』

『有什麼可痛心的，日本人的大鑿使你痛心嗎？那也不只你一個人呵！』

『你不要故意的氣我了，聽我告訴你，世界上的人都壞透了，尤其是那些男人，從前那樣熱烈的追逐着，懇求着，而到現在緊急的時候便想求他們幫幫忙就沒有了一個人肯理睬了，你想怎麼不叫人傷心！』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星若說

『這是什麼意思！……』畏如有些氣憤的反問着。

『唉，我說你是傻瓜，究竟還是個傻瓜，從前你年輕，他們想佔有你，而被你拒絕了，現在你的青春已經消逝，他們不想佔有你而你想他們幫你的忙，自然你要被他們拒絕了。』

『星呵，』畏如將頭俯在星若的胸前低聲說：『你的話真對，我這一生只要有你愛我，什麼男人我都不要了。』

『好吧！我永遠的愛你了，……快些起來，我們還要出去找點工作，或當救護隊去，或者到前線去，無論怎樣，老住在人家總不是辦法。』

『對，我就起來，星呵，你可不許變了心，你那天要愛了什麼男

人——除非我也有了，不然你不能拋下我去睡在別人的懷裏。』畏如攙住星若的腰喃喃的說。

『當然，我們要嫁一同嫁，最好連結婚的日期地點，都要一樣：……』星如含笑說。

『那我就放心了，星呵，我聽你話，起來了。』畏如一面說一面掀開棉被起來了。

她們一同到洗臉房裏收拾妥貼了，便雙雙的到外面去找工作。

黃昏的時候她們露着疲倦的樣子回來了。畏如連大衣都不顧得脫，頹然倒在沙發上，閉着眼睛喃喃的說道：

『是呵！什麼都失敗了，就連作看護婦都擠不進去，上海沒有我

們的立足地，還是回到我的家鄉去罷！假使我能活動到一個女子中學的校長，那我應該就在那裏住上兩三年，等上海局面變動了我們再來找機會！」

『不過我離家已經四五年了，我也想回去看看我的老母親！我們還是分途進行罷！』

『星，不要這樣固執，你先同我到我家裏住些時候，等我把事情進行得略有頭緒，我再同你到你家鄉去，這樣我們可以不寂寞了。』

『也好，那麼我們就決定走，明天去買船票，明晚就可以離開上海了。』

一星期後她們所乘的船，正傍着漢口的岸邊，畏如決意去訪一個朋友，同時還想在這裏看看機會，所以她們等第二趟船再走。

當晚她們找到一家旅館住下，畏如獨自去看朋友，當她將要出門時，星若叫住說。

『畏如！你不要忘記你自己的約言！』

『當然，你放心罷！無論什麼事，我不得你的同意絕不單獨行動，……星，乖乖的先睡呀！』

『是啦！快去快回！』

畏如匆匆的去了，星若獨自回到房裏，電燈雪亮的照着，這使她有些煩燥，她喊茶房把屋外的電門關了，讓窗隙間的上弦月的清光，

射在帳子上，拖過一隻綿軟的枕頭睡下，陡然那個向她求愛的中年男人，肥碩的身影，湧上她的心幕，這是有些甜美又有些刺心的回憶，他爲她受盡求愛者所能容忍的磨折，在平日的世故上，他是一個深心的有計較的辣手段的男人，而在她面前却是一隻小羊一個溫柔熱烈的男人，真的他曾爲她流過最不容易流的眼淚，只爲了她拒絕他的愛……

星若這一些的回憶使她徒然增加了女兒身份的尊嚴，他是一個什麼人，也值得我把處女的純愛貢獻給他，這是星如最後的結論。現在她到是心平氣和的恬然睡去。

不久星若從夢中醒來，看見床旁坐着一個掩淚嗚咽的畏如，她連

忙翻坐起來。

『畏，什麼事？』

畏如哭得更厲害了，星若莫明其妙的望着她，過了許久，畏如才

止哭嘆息道：

『我現在才了解什麼叫作戀愛，女人到底還是一件玩物！』

『你忽然間怎麼又發起牢騷來，你見到你的朋友沒有？』

『怎麼沒見到，不是爲了他那短命鬼，我還不至於這樣傷心呢！』

『他對你說些什麼呀！』

『他嗎？他見了我，先將我上下看了又看然後冷然的笑道：「小姐！老了！我們不見已經五年，日子真是快！」你想我特地去看他，

而所得到的竟是這樣的一聲嘆息，我怎麼不惱，當時我全身都在抖顫，我使一驚不響的跑出來了。唉，星呵！要不是還有你在，我早就跳進那滾滾的江心裏去。」

『那你也太想不開！』

『不是我想不開，你是知道我的，我平生只想作一個奇女子，我不願意將就就嫁個男人，當然我有些幻想，我要玩弄所有的男子，如他們玩弄所有的女人一樣。可恨天生成的不平等，社會上一切的法律一切的輿論都只是方便男人的，男人可以用金錢勢力買女子的青春，而女子呢，除了不長久的青春外便一無所有——到底女子還只是一個玩物而已。』

『畏如你太興奮了，這些東西看透就是了，何必生氣！睡吧，男人再可惡，這一輩子不嫁男人也就完了！……而且你還有我愛你。』

『星，多謝你！此後我生是爲你死也爲你罷！』

畏如說着眼圈又有些發紅了。星若也有些默然，這一雙飄泊的女兒，無言的在深夜中互聽心弦的低訴。

兩天後西行的航船經過漢口時，他們倆就乘了這船回家鄉去。

畏如約着星若到家裏去住，——這是一個清淡的家庭，當星若見到畏如年邁的父母時，她也不禁陪着畏如滴下淚來，她們坐在一間陳設簡陋的客堂間裏，聽着門外風撼衰林的淒響，她們的心頭充滿了冷寂茫漠的情緒。雖然慈和的父母，正舉着龍鐘的步履，爲他們遠地歸

來的女兒忙着。而她們呢，除了覺得對不住父母外她們更熱切着要改變這冷落的環境，她們需要一個溫暖的家庭。

她們在家裏住過兩個星期，星若便決定回家去。

星若到家後見了許多的親友，她們大家的意思都勸她及時結婚，因為星若已經廿五歲了，青春已經剩了殘尾，而星若更爲看了畏如的榜樣所以她不像從前那樣固執，……不過鄙塞的家鄉，究竟沒有相當的人物，於是仍決定到上海來，當她到上海以後曾接到畏如一封信說道：

『星，回家來所謀畫的一切，都成了畫餅，而堂上兩老，又都是風前殘燭，勢不能謀生活，而我是長女，家裏的担子當然是要我來負

担，可是當此生活難的時代，男子失業的在在皆是如我更不見得能爭得過男人，因此我現在甘心作社會的俘虜，……戀愛這種雋永美妙的字眼在我已成過去，從今以後我再不想戀愛了，找個有錢的，不管老頭也好，商人也好，嫁個男人告個歸宿，同時也可養我堂上兩老。唉，星，你還年輕，當然你還可以利用你的青春找一個好男人嫁了罷，奇女子只是社會上的怪物，作不到，夢想到底無聊。我們太柔弱，沒有鐵肩膀，最後我們只有作俘虜，我一時想不到上海來，下半年不知又將飄泊何地。第一件事眼前的經濟問題不能不解決，你好自保重罷。星若！……』

星若回到上海，依然找不到相當的出路，住在一間亭子間裏冷冷落落真不知怎樣安排身心。每逢黃昏時一個寂寞的人影，淒淒涼涼徘徊在靜安寺的墳場左右，并見她時時舉目遙望天末。唉，她正懷念着那天涯同命的飄泊女兒呢。

原书空白页

攔淺的人們

『世紀的潮流雖然不斷的向前猛進，然而人們還不免攔淺的嘆息！』當莉玲從一個宴會散後歸來——正是深夜中，她兀自坐在火焰已殘的爐旁這樣的沉思着。

窗外孤竹梢頭帶些抖顫的低呼聲，悄悄的溜進窗櫺縫，使幽默的夜更加黯淡；寂靜的書房更加荒涼。莉玲起身加了幾塊生炭在壁爐裏，經過一陣霹拍的響聲後，火焰如同魔鬼的巨舌般，向空中生而復捲，莉玲注視這詭異的火舌，彷彿看到火舌背後展露着人間的一幕。

那時恰是溫暖的春天，紫羅蘭的碎花，正點綴着嫩綠的草坪，兩個少女手裏擎着有趣味的文學書臥在草坪上，靜靜的讀着，忽然一個着淺綠色衣裙的少女，抬頭望着蔚藍不染烟塵的雲天說道：

『蔣文畢業後，你打算怎麼樣？』

『我想作一個好教員，……可是你呢，莉玲？』

『我嗎？也想作教員，但是我覺得我還要追着時代跑。』

『追着時代跑！多麼神祕的一句話，我簡直不懂，你能再解釋清楚些嗎？』

『我的意思是說，單作一個教書匠的教員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作一個站在時代前面的先鋒。』

『那麼，你是要比時代跑得更快了，豈只追着時代跑？』

『不錯，我也許有點過分的奢望，是不是？』

『不……倘使你想這樣做，我預料你是作得到。不過跑在時代前面你一定要碰釘子的，上次我們的文學先生不是說過嗎？』

『碰釘子？……就像一股溪水碰到巨石上不是嗎？那并不是沒有意思的事，平常溪水平和的流，看不到白浪的激湧，那又有什麼趣味？但是等到溪水碰到巨石的時候，那就不同，有飛濺的白沫，那澎湃的音樂，同時也有強烈的生的奮鬥；假使一日擊穿那巨石的阻礙，前途就有了更大的開展，小溪——平凡的小溪也許立刻變成了一條詭奇多波浪的大河。蔚文，碰釘子我是不怕的。』

「莉玲，我相信你是勇敢的，我投降你了！」蔚文放下書跑過來握住莉玲的手道：「好，我們以後各人都抱定這個宗旨作人……」

微含幽綠的火舌，現在變成血般的深紅，同時書房裏充滿了熱濕的空氣，莉玲離開壁爐走近書案旁，一張宴客的卡片排在桌上；這很自然的使她想起今天晚上的宴會。莉玲同蔚文分別以後整整八個年頭不曾見面了，今夜是莉玲的一個朋友楊太太邀她在家裏宴會，在宴客的卡片後面并注着一行小字道：

「蔚文已從俄國回來，她渴想見你，所以今夜請你務必要來。」當然這是非常能打動莉玲心弦的消息。當她還不曾見到這位久別的朋友

時，已經用過一番想像和推測的工夫。她想：『見了她時，一定可以談些真摯的話，也許還可使她少女的青春復活，』……真的這些年了，她在人間所遇到的都是些虛偽的面孔，冷刻的心，敷衍的談話，同時她還打算告訴她的朋友碰釘子的經過，那麼她的朋友也許能爲她流一滴同情淚，或讚她一聲勇敢的朋友！唉，這些莉玲所渴望於她朋友的，恨不得立刻就從她朋友那裏得到，所以還不到宴會的時間，莉玲老早就跑到約她的楊太太家裏去等蔚文。

到了楊太太家裏，莉玲非常關切的問道：『楊太太，你見過蔚文嗎？』

『見過的，她昨天晚上在我家裏吃飯。』

『她老了嗎？……是不是還和從前一樣？』

『似乎瘦了些，其餘還是一樣。』

『樣子雖然不會改變，但是我想她的思想一定要新得多了。』

『怎麼見得呢？』楊太太似乎有些懷疑。

『一定的，楊太太，……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的思想既然比從前進步了，她當然也會進步，并且她又曾到過俄國。』

楊太太靜默的望着我，在她的眼神中，表現着反駁我的揣想的意味，同時她伸過手拊在我的肩上，說道：『你是個老好人！』我這時精神似乎挨了一鞭，不由得心裏有些忐忑不安，使我不能不問道：『她談到我嗎？』

『自然談到的。』

『她怎麼說？』

『她問起最近的生活……并且說她聽見你從新組織了家庭，她以爲這是不可信的，她追問我是不是真的。……當時我看見她的態度似乎有些不讚成你，所以我只推說不知道。』

『後來她又怎麼說？』

『她說她以爲你不至於從新組織家庭，因爲一個女忤只能終身愛一個人，如第一個愛毀滅了以後，就應當保持片面的貞操，一直到死。』

『呵，真的嗎？楊太太，我作夢也不會想到她會對我作如是的』

批評……」莉玲黯然的說。

『世界竟多夢想不到的事呢！……但是你也必管她，……』

一朵陰雲蔽翳莉玲熱望的光明的心，她無精打采的靠在沙發上，過了一刻，她站了起來說：

『楊太太，請恕我，今夜我不想在這裏看見她……并且我願此生不再見她。』

『你真想不開，世界上像她一樣的人到處都是，你躲避得多少呢！』

『不，我還是想不見她的好！』

正在這時候，蔚文已從門外進來了，莉玲冷淡的點了點頭，蔚文

神氣莊嚴的向楊太太寒暄後才走近莉玲面前說道：「怎麼樣，好嗎？」

「很好，你呢？」

「我還是這樣。」

「但是太陽的火輪是天天在轉動呢？」

「那是很自然的事實，對於作人發生什麼關係呢！」

「不過你從前是個充滿了生命的少女，而現在却是老成持重的教授夫人了，這不能說太陽的轉動與你無關吧！」

那位教授夫人淡淡的笑了一笑，莉玲却不響的狂吸着香煙，使濃厚的烟霧遮住她那陰沉的含淚的面容。

在宴會席上，教授夫人和楊博士——楊太太的丈夫——矜持的談着。

她的顯赫的丈夫某教授在國外的怎樣被人歡迎，她們過着怎樣華貴的生活，那種驕慢的氣焰，真使人不敢正眼望一望。全席人的視線都只在那位儀態萬方談吐名貴的教授夫人身上繚繞着。這使得莉玲對於她一向的信念不禁有了動搖，站在時代前面碰釘子，到底是個傻念頭，也許正像耶穌爲了救世的狂望而被釘在十字架上，被人訕笑他的不識時務一樣的可憐。

教授夫人在發揚過她光耀的生活以後，不知什麼魔鬼把她的目光引向她幼年的好朋友莉玲身上，那時莉玲正徘徊在荒涼的沙漠上，她不求人們的援助，也不希冀人們的同情，更不曾想望這位住在宮殿裏的教授夫人垂青，但不巧，教授夫人偏偏注意到她。教授夫人似乎

憐憫般的說道：『莉玲你現在還在寫文章嗎？……你倒真肯努力，我大約總有幾年不動筆了！』

『寫文章那只是碰釘子的倒糞人的勾當，你當然是可以不動筆了！』

『那裏的話，我們只是時代潮流中攔淺的人們，和你們想追着時代，跑到時代前面去的人比不得，……不過人生幾十年，我只求過得去就完了，身後名我真不高興去探求。』

『自然你現在是過得去，所以不用去探求，可是我們是過不去的呀！』

『那裏的話，你現在教書每月也有一二百元的進款，爲什麼過不

去？」

『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比不上你……』

『你真會說笑話，我將來挨餓的時候，還要求你也給我找點書教呢！』

『等到你們這些大人物都挨了餓，那我們早就餓瘋了。』

莉玲談到這裏，覺得這些話毫無意味，不願再繼續下去。她站了起來，辭別了楊太太，嫵嫵的回來。……

壁爐中的火舌漸漸的淡了下去，窗外孤竹梢頭帶些抖顫的低呼聲，聽得十分清晰夜更深了。莉玲離開那將殘的火焰，悄然回到寢室

去。世界的整個孤寂是包圍了她。

原书空白页

補襪子

一天下午，空氣特殊的沉悶，滿天堆疊着雨雲，房裏的光線十分黯淡，這也許正是使人發脾氣的原因吧！路俠從學校教課回來，嘴裏唧住一枝小茄利克，洒然的斜倚在沙發上，當然她滿臉都表現着懶散的神情，這更觸怒他。子韻的滿腔不高興，路俠對於他的發牢騷，常認為是一種心理變態，最初一兩次路俠看得頗嚴重，彷彿這是一種可怕的暴風雨，平坦的前途，也許就要受影響，有時竟傷心的落下淚來，但是每次在路俠心灰意懶的時候，子韻的脾氣便不發了，他必含着

溫和的微笑道：『路俠！我們講和罷！』於是一天的雲霧都消散在路俠一聲長嘆裏了。

今天子韻因為要洗澡，打開衣櫥，找襪子，一雙咖啡色的線襪，頭裏破了一個口子，女僕忘記替他縫，他把破襪子一摔摔到床上，冷笑了一聲道：『這真奇怪，從來襪子破了不曉得補，這算什麼家庭，我還不如去住旅館呢！』

『這有什麼奇怪呢！襪子破了叫娘姨補補就是了，生什麼氣！』路俠滿不在意的說。這更使他不爽快，額上漲起幾條青紫的筋來，面頰發着紅，不住的冷笑，這不免激起路俠滿肚皮的不平來，她冷然的說道：『你冷笑什麼，我看你這個人，真正是有點神經病，心理作用太

大了，想到風就是風，想到雨便是雨，像這芝麻點大的事也值得氣得這個樣子？」

『不管怎麼樣，你對於管家太不行了，不用說我的衣服你料理不清楚，就是你自己也是有了這件缺了那件，其實每年并不少作衣裳，結果還是弄得沒有衣服穿！』

他氣憤憤的叨嘮着，路俠陡然站起，把吸殘的烟頭丟在痰盂裏，含怒的說道：『我本來不配作好太太……其實呢，你也太會替自己想了，因此就忘記了別人。你爲了一雙破襪子沒有補就像是拏到把柄了，一股勁的向我發脾氣，我老實說說罷，別人的太太沒有替老爺補襪子也許是太麻糊不管閒事了，至於我呢，每天和你一樣的在外面教

書作事，下午回來對於這些瑣碎的事情真沒精神了。你自己爲什麼不會吩咐娘姨一聲……。假使你以爲我沒有替你補襪子就不夠好太太的資格，那我就只好退位讓賢了。」

「當然我不能怪你，……不過我覺得補襪子的太太也很需要的呢！譬如炒炒小菜呀，管管僕人呀，家裏弄得清清爽爽多少舒服呢！

……」

「我也知道你的話是很有理的，不過天下事很難兩全，你要是要我送你兩雙新襪子到好辦，如果要我替你補襪子那就辦不到了。別說我一天到晚都忙着在外面工作，就是有些工夫與其補那破襪子，我還不如寫寫文章呢。」

『當然，當然，』子韻的口鋒忽然柔和了許多，想來離講和的程
度不遠了。可是路俠的脾氣還不會發夠，她故意的激他道：『我想你
還是趕緊到紗廠裏去找個好太太吧，她不但會補襪子而且還會織襪子
咧。同時當然也會燒小菜，領小孩子，色色出人頭地——但只一件她
可未必能經濟獨立。同時也不見得能陪你這神祕的詩人清談罷！』

『噢嚇』一聲子韻轉過頭去笑了，『不鬧，不鬧，我們下去品茗
吧！』

『噫！老爺的花頭真多，幾時又學會了品茗，我簡直不渴則已渴
了就是牛飲，沒有這麼多講究。什麼龍井雨前……不過是些嫩樹葉子
泡出一股苦澀味兒的水來罷了，有什麼可品的呢！』

『那裏，你不知道，好茶確有妙品……你真感覺不靈』

『當然！如果感覺靈，至少就能直覺到你的襪子什麼時候破就連忙替你補好了，免得你發牢騷了！』

路俠說着不禁也笑了，他們間補襪子的公案，就在這笑影裏消除了，不過在喝着清冽的龍井茶時，子韻仍舊很鄭重的說道：『補襪子的太太，和能經濟獨立的太太不可得兼，也算是一個婦女問題呢……』

『不錯，是一個婦女問題。』路俠捧着一杯茶懶懶的回答着，熱茶的蒸汽在他們之間罩了一層烟霧，但剎那間便又消除盡淨了！

丁玲之死

前五六年，我在北平常同胡也頻來往，以此因緣，我曾見過丁玲兩次。那時她還不曾發表過文章，也不曾用丁玲這個筆名，我只曉得她叫蔣冰之，她是一個圓臉，大眼睛，身材不高，而有些胖的女性，她不大說話，我們見了他只點頭微笑。

在那時候，我就覺得她有點不平凡，但我可猜不透她是負着重大的革命工作。

不久也頻和她離開北平到上海來，兩個月後，我就在小說月報上

讀到她的處女作莎菲日記署名是丁玲，有人告訴我，這就是蔣冰之的筆名，當時我心裏很高興，我知道我對於丁玲的猜想到底不錯。

前幾年我正在日本吧，忽然接到朋友的信說：『胡也頻以共產故被捕，』我得了這消息，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後來我也到上海作事，有時很想看看丁玲，但聽說她的行蹤祕密，不願意有人去看她，所以也就算了，不過無論如何，她的印象直到如今，依然很明顯的在我心頭。

最近忽聽到丁玲被捕失蹤，今又在時事新報上看到丁玲有已被槍決之說，如果屬實，我不禁爲中國文藝界的前途嘆息了。不問丁玲的罪該不該死，只就她的天才而論，却是中國文藝界一個大損失。

唉，時代是到了恐怖，向左轉向右轉，都不安全，站中間吧，也不妙，萬一左右夾攻起來，更是走頭無路，唉，究竟那裏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裏，我不但爲丁玲，更爲恐怖時代下的民衆弔了。

原书空白页

災還不夠

每天擎起報紙來，最使我刺心的，就是這裏堤決，那裏河漲，似乎滿報紙上，都漾出了洪水的恐怖，滿耳朵裏都響着惡濤兇浪，和災民的悲呼慘號的怪聲。

『怎麼好？一天到晚，不是天災，便是人禍，何時是了？』我憤恨的叫着。

一個同事，向我一聲冷笑道：『我覺得災還不夠！』

我不由得睜起一雙驚奇的眼望着她說：『怎麼？災還不夠？你縱

不曾親到過災區，但你總應當有點想像力呵；你難道沒有看見報上的記載嗎？田產牛馬都被無情的大水衝得乾乾淨淨，那些百姓流離顛沛，不死於水，也死於飢寒，這種災害還小了嗎？……」

我刺刺不休的詰責她，而她的態度，仍是那樣冷漠，似乎笑我，像個孩子，全不懂世故，我被她那態度所征服，竟沒有勇氣再說下去，只低頭敬待她的下文。

果然她態度沈着慢慢的說道：『你看民衆，直到現在，仍然是隻綿羊，在那種種的惡勢力下，求苟安，再不想反抗，也再不想找出路。這難道不是因爲災還不夠嗎；我以爲還應當有更厲害的鞭策，置民衆於死地，然後才有從苟安懶惰中覺醒的人羣！』

她的話當然不能說毫無理由，可是，我仍不能拜服，我說：『不然，這并不是災還不夠，只是大人物沒有受到災罷了。如果能使大人物一樣的受苦，你看河淤了有人開掘沒有？堤潰了有人修理沒有？何至於讓洪水一次兩次的汎濫於中國，……現在却不然，災害只有使大人物多些升官發財的機會，所以他們樂得多製造些災來，魚肉民衆了！』

『但是請問，中國是民衆佔大半數，還是大人物佔大多數？』那位同事態度強硬的說：『……爲什麼以大多數的民衆而爲幾個大人物作奴隸供宰割，這不是自找苦吃？但凡民衆能覺悟；國家是民衆的，改善國家是自己的責任；大家團結起來，這些魍魅魍魎將不打而自倒』

了，而民衆到現在，還不覺悟，難道不是災還不夠嗎？」

唉！我現在只有嘿然了！

屈伸自如

晝長無聊，偶翻十三經至孔老先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不禁掩卷而長嘆道：『傻子哉，孔老先生也！』怪不得有陳蔡之厄，周遊列國，卒不見用！苟能學今之大人先生，又何往而不利？

然則今之大人先生處世之道如何，無他，能『屈伸自如』耳，何謂屈伸自如？即見人之勢與財強於我者，則恭敬如兒孫之對父祖，卑顏屈膝舐痔拍馬，盡其能事而爲之，如是則可狗仗人勢，狐假虎威，昂

首揚眉，擺擺搖搖，像煞有介事，漸漸而求之，不難爲人上之人矣？

至於見無勢無財之人，則傲之，驕之，虎嚇之，吹法螺，裝腔而作勢，威風凜凜，氣派十足，使其人不敢仰目而視，足恭聽令，因之其氣焰蒸蒸日上，灼灼焉，不可一世矣。

『屈伸自如』既有如是之宏功偉業，吾人寧可不鞠躬受教，以自取於滅亡耶。

然操此術者，亦有所謂秘訣者在，即忘記自己是個人，既非人則何恤乎人格？故不要人格是第一秘訣，試看古往今來，愚忠愚孝的傻子，修德立品的獸子，都是太看重自我和人格了，所以弄得『殺身成仁』徒貽笑於今日之大人先生，眞眞何苦來哉！

時至今日，世變非常，立身之道豈可不變，苟不知應付之術，包管索爾於枯魚之肆，反之則可以大作其官。大發其財了！

窮小子們覺悟罷，不要被孔老先生所誤，什麼立功立德立言，這都是隔壁眼，還是練習其「屈伸自如」之本事，與今之大人先生抗衡於二十世紀之世界，豈不妙哉！

原书空白页

監守自盜

聽說中國也有法律，法律也是保障民權，制裁人們行爲的那一套原理，可是吾輩愚民，所見不廣，只覺那法律作怪只會向小百姓瞪眼發威，那些袞袞諸公，何嘗把法律這小子放在眼裏呢，哦，是了，我想起來了：子墨子曾經有這麼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只限於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因此失地萬里的將軍，塗炭人民的元帥，儘

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於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

中國法律的效用，既是如此這般，而今甚囂塵上之『監守自盜』的案件，能不能伸之以法，以昭公允，我們也就可想而知了，崔振華女士究竟太相信正義了，謂予不信，且大睜着眼睛看吧！雖然某夫人在挑選皮貨時，被崔女士親眼看見，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原是因為皮貨不能久藏，所以袞袞諸公議決出賣，這一個監守自盜的嫌疑，就這樣輕描淡寫的有了交代，此外如古字畫書籍等，也不是永遠不壞的東西；當然也可以那一天隨他們的高興出賣了，但這些有時間性的皮貨與字畫書籍等，既不能保存於公共場所，却偏能保存於私人箱篋

中，豈不令人費解？又豈是買皮貨和字書等的人，算盤不精嗎？而且既是公決出賣，竟可大大方方，爲什麼要那麼門禁森嚴，玩得那麼神祕呢？

哈哈！神祕的中國法律，神祕的中國政治，更神祕的是袞袞諸公的心腸，吾輩愚民只有向此神祕之神，神祕的膜拜了，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原书空白页

愧

在整理舊稿時，發現了一個孩子給我的信，那是一顆如水晶般透明的
心，熱誠的貢獻給我，而且這個孩子，正走到滿是荆棘的園地裏，
家庭使他受苦，社會又使他惶惑，他那顆稚嫩的心，便開始受傷，
隱隱的滴血，正在這時候，他抓住了我，叫道：『老師！你領導我呀，
你給我些止血的聖藥呀！』唉偉大這霎時間，在我心靈中閃光，
我覺得我的確充實着力量，而且我很願意，摧毀一切的虛偽，一
樣的把我赤裸裸的心，貢獻於他，於是兩顆無疵無瑕的心，攜着手，

互相的撫摸安慰。

但惡魔從暗陬裏閃了進來，把我靈宮中，曇花一現的神光遮蔽了，在漸積的世故人情的威權下，我忽略了那孩子所貢獻給我的心，他是那樣飢餓的盼望我的救助，而我只是淡淡的對他一瞥便躲開了。

殘酷的流年，變遷了一切，這顆孩子的心，恐也不免被漸積的世故人情所污染，這自然未必都是我的錯，可是在事隔五年的今天，翻出那孩子所給我心的供狀，我的臉不禁火般的灼熱：我的心難免戰抖，呵，我怎能避免良心的鞭策？

而且就是如今，我仍繼續着，幹這慘忍的勾當，我不能如我想像般應付那些透明孩子的心，當她們將純潔的心淚，流向我面前時，只

在我受恩惠，因為在那一霎時，我真燭見無掩無飾的人生，而又給他們些什麼呢？

慚愧，我對於一切的孩子的心抱愧，在這譎詭奸詐的社會裏，孩子們從所謂教育家那裏所能得到，僅是一些齷齪的人世經驗，唉，這個世界上只有孩子才配稱得起人們之師吧！

原书空白页

夏的歌頌

出汗不見得是很壞的生活吧，全身感到一種特別的輕鬆。尤其是出了汗去洗澡，更有無窮的舒暢，僅僅爲了這一點，我也要歌頌夏天。

其久被壓迫，而要掙扎過——而且要很坦然的過去，這也不是毫無意義的生活吧，——春天是使人柔困，四肢攤軟，好像受了酒精的毒，再無法振作，秋天呢，又太高爽，輕鬆使人忘記了世界上有駱駝——說到駱駝，誰也不忘了它那高峯凹谷之間的重載，和那慢騰騰，

不尤不怨的往前走的姿勢吧！冬天雖然是風雪嚴厲，但頭腦尚不受壓扎。只有夏天，它是無隙不入的壓迫你，你每一個毛孔，每一根神經，都受着重大的壓扎，同時還有臭蟲蚊子蒼蠅助虐的四面夾攻，這種極度緊張的夏日生活，正是訓練人類變成更堅強而有力量的生物。因此我又不得不歌頌夏天！

二十世紀的人類，正度着夏天的生活 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着四季如春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齏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扎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那一個不是喘着氣，出着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拚命呢？脆弱的人羣

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却以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們儘量的出汗，我們儘量的發洩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夏天，將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

夏天是人類生活中，最雄偉壯烈的一個階段，因此，我永遠的歌頌它。

原书空白页

戀愛不是遊戲

沒有在浮沉的人海中 翻過筋斗的和尚，不能算善知識；

沒有受過戀愛洗禮的人生，不能算真人生。

和尚最大的努力，是否認現世而求未來的涅槃，但他若不曾了解現世，他又怎能勘破現世，而跳出三界外呢？

而戀愛是人類生活的中心，孟子說：『食色性也。』所謂戀愛正是天賦之本能；如一生不了解戀愛的人，他又何能了解整個的人生？

所以凡事都從學習而知而能，只有戀愛用不着學習，只要到了相

當的年齡，碰到合式的機會，他和她便會莫測其妙的戀愛起來。

戀愛人人都會，可是不見得人人都懂，世俗大半以性慾偽充戀愛，以遊戲的態度處置戀愛，於是我們時刻可看到因戀愛而不幸的記載。

實在的戀愛絕不是遊戲，也絕不是墮落的人生所能體驗出其價值的，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偉大無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麗的象徵。

在一雙男女正純潔熱愛着的時候，他和她內心充實着驚人的力量；他們的靈魂是從萬有的束縛中，得到了自由，不怕威脅，不為利誘，他們是超越了現實，而創造他們理想的樂園。

不幸物慾充塞的現世界，這種戀愛的光輝，有如螢火之微弱；而且「戀愛」有時適成爲無知男女墮落之階，使維那司不禁深深的嘆息：

『自從世界人羣趨向滅亡之途，戀愛變成了遊戲，哀哉！』

原书空白页

花瓶時代

這不能不感謝上蒼，它竟大發慈悲，感動了這個世界上傲岸自尊的男人，高抬貴手，把婦女釋放了，從奴隸階級中解放了出來，現代的婦女，大可揚眉吐氣的走着她們花瓶時代的紅運，雖然花瓶，還只是一件玩藝兒，不過比起從前被鎖在大門以內作執箕帚，和洩慾製造孩子的機器，似乎多少差強人意吧！

至少花瓶是一種比較精緻的器具，可以裝飾在堂皇富麗的大廳裏；銀行的櫃檯畔，辦公室的桌子上，可以引起男人們超凡入聖的美

感，把男人們墮落的靈魂，從十八層地獄中，提上人世界，有時男人們工作疲倦了，正要咒詛生活的乾燥，乃一舉眼視線不偏不叻的，投射到花瓶上，全身緊張着的神經鬆了，趣味油然而生。這不是花瓶的價值和對人類的供獻嗎？唉，花瓶究竟不是等閒物呀！

但是花瓶們，且慢趾高氣揚，你就是一隻被詩人濟慈所歌頌過的古希臘名貴的花瓶，說不定有一天，要被這些欣賞而鼓舞着你們的男人們，嫌你們中看不中吃，砰的一聲把你們摔得粉碎呢！

所以這個花瓶的命運，究竟太悲慘，你們要想自救；只有自己決心把這花瓶的時代毀滅，苦苦修行，再入輪迴，得個人身，才有辦法。而這種苦修全靠自我的覺醒。不能再妄想從男人們那裏求乞恩

惠，如果男人們的心胸，能如你們所想像的，偉大無私，那麼，這世界上的一切幻夢，都將成爲事實了！而且男人們的故示寬大，正足使你們毀滅，不要再裝腔作勢，搔首弄姿的在男人面前自命不凡吧？花瓶的時代，正是暴露人類的羞辱與愚蠢呵！

原书空白页

我願秋常駐人間

提到秋，誰都不免有一種淒迷哀涼的色調，浮上心頭；更試翻古往今來的騷人、墨客，在他們的歌詠中，也都把秋染上淒迷哀涼的色調，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鷄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柳永的雪梅香辭：『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周密的聲聲慢：『對西風休賦登樓，怎去得，怕淒涼時節，團扇悲秋。』

這種淒迷哀涼的色調，便是美的元素，這種美的元素只有「秋」才

有。也只有在那「秋」的季節中，人們才體驗得去，因為一個人在感官被極度的刺激和壓扎的時候，常會使心頭麻木。故在盛夏悶熱時，或在嚴冬苦寒中。心靈永久如蟲類的蟄伏。等到一聲秋風吹到人間，也正等於一聲春雷，震動大地，把一些僵木的靈魂如蟲類般的喚醒了。

靈魂既經蘇醒。靈的感官便與世界萬彙相接觸了。於是見到階前落葉蕭蕭下，而聯想到不盡長江滾滾來，更因其特別自由敏感的神經，而感到不盡的長江是千古常存，而倏忽的生命，譬諸曇花一現。於是悲來填膺，愁緒橫生。

這就是提到秋，誰都不免有一種淒迷哀涼的色調，浮上心頭的原因了。

其實秋是具有極豐富的色彩，極活潑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現象，并不像敏感的詩人墨客，所體驗的那種淒迷哀涼。

當霜薄風清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見如火般的顏色染在楓林、柿叢，和濃紫的顏色潑滿了山巔天際，簡直是一個氣魄偉大的畫家的大手筆，任意趣之所之，拘抹塗染，自有其雄偉的豐姿，又豈是纖細的春景所能望其項背？

至於秋風的犀利。可以洗盡積垢，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燭幽微，秋是又犀利又瀟灑，不拘不束的一位藝術家的象徵，這種色調，實可以蘇息現代困悶人羣的靈魂，因此我願秋常駐人間！

原书空白页

男人和女人

一個男人，正陰謀着要去會他的情人。於是滿臉柔情的走到太太的面前，坐在太太所坐的沙發椅背上，開始他的懺悔：『瓊，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你能諒解我——第一你知道我是一個天才，瓊多幸福呀，作了天才者的妻！』這不是你時常對我的讚揚嗎？

太太受催眠了，在她那感情多於意志的情懷中，漾起愛情至高的浪濤，男人早已摺住這個機會，接着說道：天才的丈夫，雖然可愛，但有時也很討厭，因為他不平凡，所以平凡的家庭生活，絕不能充實

他深奧的心靈，因此必須另有幾個情人，但是瓊你要放心，我是一天都離不得你的，我也永不會同你離婚，總之你是我的永遠的太太，你明白嗎？我只爲要完成偉大的作品，我不能不戀愛，這一點你一定能夠解我，放心我的，將來我有所成就，都是你的賜予，瓊，你夠多偉大呀！尤其是在我的生命中。」

太太簡直爲這技巧的情感所屈服了，含笑的送他出門——送他去同情人幽會，她站在門口，看着那天才的丈夫，神光奕奕的走向前去，她覺得偉大，驕傲，幸福，真是那世修來這樣一個天才的丈夫！太太回到房裏，獨自坐着，漸漸感覺得自己的周圍，空虛冷寂，再一想到天才的丈夫，現在正抱在另一個女人的懷裏：『這簡直是侮

辱，不對，這樣子妥協下去，總是不對的。」太太陡然如是覺悟了，於是「娜拉」那個新典型的女人，逼真的出現在她心頭：「娜拉的見解不錯，拋棄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太太急步跑上樓，從床底下拖出一隻小提箱來，把一些換洗的衣服裝進去，正在這個時候，門砰的一聲響，那個天才的丈夫回來了，看見太太的氣色不大對，連忙跑過來攬着太太認罪道：「瓊，恕我：爲了我們兩個天真的孩子你恕我吧！」

太太看了這天才的丈夫，柔馴得像一隻綿羊，什麼心腸都軟了，於是自解道：「娜拉究竟只是易卜生的理想人物呀！」跟着箱子恢復了它原有的地位，一切又都安然了！

男人就這樣永遠獲得成功，女人也就這樣萬劫不復的沉淪了！

代三百萬災民請命

連日翻開報，都看到黃河水漲，勢將成災的消息，心頭不禁爲之惴慄，但願能倖免於萬一，那知前日報上竟載着黃河決口災情慘重，沿河村落，竟成澤國，災民不下三百萬，於是各慈善團體，開緊急會議，籌思所以賑濟之策。這本是大慰人心的消息，不但是那些嗷嗷待哺的飢民，要額手稱慶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了，就是我們小民，滿心頭也充塞着見死不救何以人爲的氣概，不能不多少減衣省食，蓄積三五元去救助他們。

但是再一看過去的種種事實，我們又不能爲了這個賑濟的消息，就放心得下。這是什麼緣故呢？唉！說起來只是裝我們貴國人的幌子，即擊九一八以來。民衆對於前方抗敵的健兒，所捐助的款項來說吧，據傳說共收到民衆捐款在兩千萬元以上，而前途實際上只收到一百餘萬元，日來正鬧着什麼對經手人的檢舉，及清查賬目這一類的事，同時又聽見說有一部分人，本是住在人家後樓或亭子間的窮光蛋，只因爲充了什麼會的一員後，不到兩三個月，居然租起洋房坐起汽車，討起小老婆來了。嗚呼，這是什麼錢，竟忍心往腰包裏放，真所謂此可爲，天下事孰不可爲了！

如果這次對災民的捐助，不能有一妥善的辦法，仍只是爲一部份

人充實腰包，不但災民無從得救，就是我們這些捐錢的小百姓，也不願永遠作冤大頭，把那辛苦的血汗錢，不明不白的供給他們作討小老婆，吃黑飯的開銷，結果必致因噎廢食，沒有人肯捐錢了，那些災民的前途，還堪設想嗎？因此我們又不能不代三百萬災民請命，請辦賑的大人先生們，破格的克己點吧！

原书空白页

今後婦女的出路

時代的輪子不停息的在轉動，易卜生早已把婦女的出路指示了我們。當然娜拉的出走，是不容更有所遲疑的。不過在事實上，娜拉究竟是太少數，而大多數的婦女呢，仍然作着傀儡家庭中的主角。而且有一些懶散慣的婦女，她們拏擁護母權作擋箭牌，暗地裏過着寄生的享樂生活。另有一部份人呢，因為腦子裏仍存着封建時代的餘毒；認定「男治外女治內」的荒謬議論。含辛茹苦作一個無個性的柔順賢妻；操持家務的良母。同時許多男性中心的教育家，惟恐婦女有了本事，

不利於男人們；使極力的反響婦女到社會上去，什麼婦女的智力體力趕不上男人囉，又是賢妻良母是婦女唯一的天職囉，拏這些片面之辭的帽子壓到婦女頭上。使她們不得不回到家裏去。

其結果呢，一失掉了獨立的人格。二失掉了社會的地位。三埋沒了個性。真是爲害不淺呢！不信，聽我細細說來：

一、失掉了獨立的人格婦女回到家裏去，她們的世界除了家庭還是家庭，她們所應付的，也僅僅是家庭裏的幾個人，她們的能力，也僅僅懂得一些瑣碎雜務的操作，一旦叫她們離開家庭到社會上來，對於一切都感到陌生，無法應付，結果只好躲在男人背後；受盡他們的支配，任他們去宰割，愛之當寶貝，惡之棄若敝屣；而婦女呢，還

得繼續受下去。因為她們已失掉了獨立的人格。這種結果，便造成畸形的病態的社會了。

二、失掉了社會的地位不論男女，天經地義的應取得社會地位。人類對於社會負有義務，當然也應享有權利。而婦女們對於社會似乎不負責任，當然社會的一切利權，設施，也只以男子為對象。但是婦女為什麼對社會不負責任？為什麼不想享受社會上的權利？不怪別的，只怪她們錯誤了。她們把自己鎖在家裏，使男子得有壟斷社會事業的機會，使男子的勢力膨脹到，壓得婦女不能喘氣，唉，這是多麼悲慘的現象呢！

三、埋沒了個性 婦女的天性，果然有些和男子不同，但不同，

同，也要看環境的，如果男女的環境完全一樣，其不同之點，與其說是心理上的，不如說是生理上的更多些，而生理上的不同，也可以加以人力，而使之能力方面，無所差別。比如說鄉間的婦女，她們能鋤地，挑柴。男人呢，也能作裁縫理髮等細膩工作，如此看來，人類只有個性的差異，而無男女間的軒輊，所以婦女們雖有喜歡在家庭操持家務，撫育兒女的，但也有許多人是喜歡作科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師、醫生種種的事業，而既往的婦女，也爲了回到家裏去，埋沒了個性，牛馬般的作着不願意作的工作。這不但是婦女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甚至還是人類的損失呢！

就以上三點看來，主張婦女回到家裏去的論調，當然算不得正

確。不過在家庭制度還存在的今日，我們也不能說所有的婦女都到社會上去，置家事於不顧。那麼如之何而後可呢？我以為家庭是男女共同組織成的，對於家庭的經濟，固然應當男女分担；對於家庭的事務，也應當男女共負。除了婦女在生育期中，大家都當就其所長服務社會，求得各人經濟之獨立。男女間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而沒有倚賴的生活。

至於對於家務的料理，子女的教養，職業婦女似乎有不能兼顧之弊，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并且也不是絕對沒有補救的方法，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個性近於家事，而妥當的保姆，替我們整理家務，保育子女，在她們也是一種職業，不害她們的人格獨立，經濟獨立，個性發

展，種種方面，這所謂之兩不相害而且相成。

所以我對於今後婦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籬到社會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過人類應過的生活，不僅僅作個女人，還要作人，這就是我唯一的口號了。

著作家應有的修養

所謂著作家，當然不僅是文學的著作家而已，其他如社會科學，哲學等著作亦統稱之爲著作家。但本文所說的著作家，是專指文學的著作家而言，而且還是指文學創作的著作家而言，當然我不是學者，我僅僅是個努力創作的人而已，我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我的本行了。

但是文學創作者，與學者，究竟有什麼不同之點呢？簡略說起來，文學創作者更重感情，富主觀，憑藉於剎那間的直覺，而描寫事

物，創造境地；不模倣，不造作，情之所至，意之所極，然後，發爲文章，其效用則在安慰人生，刺激人生，鞭策人生。

至於學者呢，正處於相反的地位，是重理智，要客觀，憑藉於系統的研究攷證諸家之言，博覽羣書，然後整理之，增補之另成一家之言，其效果使人不費若干心力，而能知古往今來一切事實，增加人類知識。

二者的異同如此而已，但亦有例外，即文學創作家亦有略帶學者氣味，而學者亦有略帶文學創作家之精神者，如莎士比亞的歷史戲劇，不得不以歷史爲背景，故必須研究歷史事實，又如易卜生的問題劇，乃以社會問題爲背景，即不能不研究，當時挪威的社會情形，尤其帶

學者氣味而創作者，即兒童文學家，第一須知兒童的心理，及當時教育的情形，同時亦須有詩的靈魂，美的辭藻，而後才告厥成。

又如英國羅素的數理哲學，即給我們人類正確數上的觀念，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用歷史的方法，推釋整理中國古哲學之學說，予吾人一個清楚的觀念。

但是一個大學者能成一家之言者，亦略有創作之成份，如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其中有一章說到未來的世界與文明，這是根據以前的事實而推測想像未來的世界。唯此與藝術家的創作略有所不同。又如王維的紅樓夢評論即以其個人的人生觀來解釋紅樓夢的內容，及其真正的價值。

文學創作家，和學者的界限，既已說明，其次就要說到創作家在文化上所佔的地位了。

人類的文化的內在的活動，是在思想方面，其他如政治軍事等都不過是這思想的表現，所以欲改革時代，第一須改革思想。創作家譬如是在人類心靈上建築一些東西，這些東西的活動比什麼都猛烈，如盧騷的寫民約論，愛米爾新愛路意司，於是促成法國的大革命，又如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其影響於當時青年的思想極大，又如英國的Stowe夫人，著黑奴籲天錄，是在林肯時代出版的，因此引起林肯及各國人士的同情，而有「南北」戰爭，黑奴竟得以釋放。又如俄國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中，對無產階級表示同情，杜斯朵也夫斯基，他的

小說中，有描寫資本家壓迫平民的，因此而激起共產革命。

照上面的話看來，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上，種種的進展，變化，走到山窮水盡時，都由幾個有力的作家，引導羣衆，另闢一條新路，因之由幾個創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時代的轉變來，——這當然爲了創作家的感覺特別靈敏，同情特別深，所以有此功效。

英國詩人雪萊的西風歌中，有一句話道：『願你當我是一隻喇叭，將新思想吹向人類。』這很可以證明創作家在文化上所佔的地位，如何重要了。

文學的特質，既已說清楚了，現在該說到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了。我以爲創作家的修養，可分兩方面來說：

一、內質方面的修養。

二、外形方面的修養。

內質方面的修養，可分為思想，想像，感情，三種。

思想方面，創作家的思想，不但直接影響其作品的本身，同時也能影響到社會上的羣衆，所以一個創作家應當怎樣麻襲其思想，應如何盡量吸收社會種種的現象，作為對社會批評的準則，及引導人類而開闢一條新路徑，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例如有許多作家，他們很能忠實的觀察人生，也能很技巧的表現人生，但能給我們以一條新路的，究竟還是太少，所以創作家尤應在這一點上努力修養。

想像方面，根據既往的經驗，而成功一個新的意像，這就是所謂

想像，——而想像力是組織一篇文章必要的元素，如果有了很好的思想，也有了象徵這思想的人物，而作者缺少想像這些人物的個性的能力。那麼這作品必有不真切的描寫，和矯揉造作的弊病了，同時也必失掉文學感人之力，想像力之重要可想而知，所以創作家必努力修養其豐富的想像力，——這當然一部份還是要靠天才，不過果能忠實的生活，細密的生活，也未嘗無助於想像力。

感情方面，這一點要比以上的兩點，與文學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也可以說這就是文學的特徵，譬如思想，想像，就是哲學家，科學家，也缺少不得的，只有感情，是文學所特別需要的，而是哲學科學所摒棄的。

感情對於文學既有如是密切的關係，然則創作家對於感情應如何修養呢？

在過去的文學上，我們可以找出作家永不朽的感情，那不是小我自私自利的情，而是大我的同情，如鄭板橋，蘇東坡，杜甫這一類的人。那一個不是富於同情心的呢，杜甫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及鄭板橋，於淮安舟中寄弟墨書說：『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人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的好處。……』

這些無猜忌，無偏私的博愛的同情心，正是文學家所需要的。如

果文學家缺少了同情心，他的作品也就缺少了靈魂，永也不能引起人間的共鳴，慰藉人生；鼓勵人生的功效也要抹煞了。

所以我們在這裏可以得一個結論：就是文學創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一應對於人類的的生活，有透澈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癥結，把浮光下的醜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有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像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徬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的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

這本不是很容易成功的事，一個作家，能作到這一步，恐怕要盡他畢生的歲月在修養，在努力，最後才能有與日月爭光的作品，貢獻

於人間，著作家勉力吧！

其次當然要討論到外形的方面來了。外形雖然僅僅是技巧問題，但也不是可以忽略的問題，一個作家內在的精神，能夠表現到幾分，那就要看他的技巧有幾分了。你如有充分的技巧，當然可以表現你十分的內在精神，否則你縱有好思想，好材料，而沒有剪裁的能力，結構的方法，調協音律的功夫，便不能引人入勝。好像一個鄉下的土財主，他縱有幾千幾萬的財產，但他不會運用，只是挖個土窖，把財產埋在裏面。誰又知道他是個大財主呢！創作家只有內在的精神，而無表現的能力，也正如土財主不會運用他的財產一樣的可惜。

技巧既然如是重要，那麼我們的創作家，又應怎樣修養呢？我以

爲除去多寫多看之外，還應當多改，修改，對於文字技巧的進步，是極有效的，所以我們的作家託爾斯泰，他每次作稿，總要多次的修加，把一章原稿，改得幾乎都看不清了。然後經他的夫人替他謄清，放在他的書桌上，預備他第二天寄出去，那曉得他第二天從樓上走下來，把那謄清的稿子，看了一遍，又不知不覺的要改削起來，直改到連自己都覺得對不起替他謄清的夫人了，於是他對夫人說：『吾愛！我一定不再改了。』但這又有什麼用呢，不久他仍然還是要改的。有時甚至這稿子已經寄出去了，他忽覺得某兩字不妥當，便立刻打電報去更正。由此可見他對於文學的技巧，是如何的苦修，又是如何的忠實了。

有了好的技巧，又有好的思想，豐富的想像，熱烈的感情，便可以作一個成功的創作家了。有志於文學的人，你們讀了這篇文章，當知所努力了吧！

吹牛的妙用

吹牛是一種誇大狂，在道德家看來，也許認爲是缺點，可是在處世接物上却是一種刮刮叫的妙用。假使你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領，別說好飯碗找不到，便連黃包車夫也不放你在眼裏的。

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癡，什麼事都只講究腳踏實地去做，這樣費力氣的勾當，我們聰明的中國人，簡直連牙齒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麼事都講究按步就班的慢慢來，從來沒有平地登天的捷徑，而我們中國人專門走捷徑，而走捷徑的第一個法門，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看輕的藝術，就如修辭學上不可缺少「張喻」一類的東西一樣，像李太白什麼「黃河之水天上來」又是什麼「白髮三千丈」這在修辭學上就叫作「張喻」，而在不懂修辭學的人看來。就覺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實際上說來，吹牛對於一個人的確有極大的妙用，人類這個東西，就有這麼奇怪，無論什麼事，你若老老實實的把實話告訴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鳴的情緒，而且還要輕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見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裏早飯的米是當了被褥換來的，你只要大言不慚的說「某部長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叔，我認得某某鉅商，我的太太同某軍閥的第五位太太是乾姊妹」吹

起這一套法螺來，那摸不清你的人，便貼貼服服的向你合十頂禮，說不定碰得巧還恭而且敬的請你大吃一頓燕菜席呢！

吹牛有了如許的好處，於是無論那一類的人，都各盡其力的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認清對手方的。不然的話必難打動她或她的心弦，那麼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說你見了一個仰慕文人的無名作家或學生時，而你自己要自充老前輩時，你不用說別的，只要說胡適是我極熟的朋友，郁達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妙你再轉灣抹角的去探聽一些關於胡適郁達夫瑣碎的遺事，比如說胡適最喜聽什麼，郁達夫最討厭什麼，於是便可以親親切切的叫着「適之怎樣怎樣，達夫怎樣怎樣」，這樣一來，你便也就成了胡適郁達夫同等的人物，而

彼人所尊敬了。

如果你遇見一個好虛榮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說你周遊過列國，到過土耳其南非洲！并且還是白費去的，這樣一來就可以證明你不但學識闊歷豐富，并且還是個資產階級。於是乎你的戀愛便立刻成功了。

他如遇見商賈，官僚，政客，軍閥，都不妨察言觀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總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權勢者以權勢吹之，此所謂以毒攻毒之法，無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雖大，但也要善吹，否則揭穿西洋鏡，便沒有戲可唱了。

這當然是實話，并且吹牛也要有相當的訓練，第一要不紅臉，你雖從來沒有著過一本半本的書，但不妨咬緊牙根說「我的著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燒掉了！」。你家裏因為要請幾個漂亮的客人吃飯，現買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說「這些東西十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為請客受窘。假如你荷包裏只剩下一塊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來八圈，你就可以說：「我的錢都放在銀行裏，今天竟勻不出工夫去取！」假如那天你的太太感覺你沒多大出息時，你就可以說「張家大小姐說我的詩作的好，王家少奶奶說我臉子漂亮而有丈夫氣，這樣一來太太便立刻加倍的愛你了。

這一些吹牛經，說不勝說，但神而明之，在乎其人！